

青年文庫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蕭滌非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青年文庫

蕭滌非著

漢魏六朝樂



學史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青 年 文 庫

主 編

盧于道

程希孟

鄭學稼

編 審 委 員

朱光潛

朱自清

范存忠

柳無忌

老 舍

葉聖陶

楊振聲

劉永濟

羅根澤

羅莘田



引言

是編為余清華研究院畢業論文，由先師順德黃晦閣先生指導，審查一文，即出先生手筆，此民念二年事也。是年，以先師故，託足青島山東大學，其明年，因授樂府之便，決將論文修改，編為講義，不意屬稿甫半，而先師捐館，奔喪之餘，余亦大病，幾欲一切廢絕。嗣念先師平日不輕許與，而余以後生小子，過蒙知遇，片言單辭，所當自惜，爰力疾重寫二稿。民念五，受聘四川大學，遠道孤栖，乃多感觸。翌年而抗戰軍興，余方迎眷避蜀，自此始困塵雜，而系中又無此課，每欲將舊稿重加董理，輒復未遑。民三十，余來西南聯大，則生計益困，間惟作小文，以易升斗，用是放置篋中前後積七八年。今秋，偶與羅莘田先生晤談，先生舊聞余嘗有此稿，因誘之曰：足下何不謀付剞劂，而即以黃先生遺文為序乎？余既夙懷此志，聞言乃大感慟，念雖不才，終當有以塞此願。而吾友鍾子道銘暨洪謙先生復縱臆之，謂鐫行無難。於是屏除一切，晝則課授，夜則鈔謄，閱五月而畢，雖大體仍舊，已復有增刪，蓋至是亦三易稿矣。

關於樂府，個人臆說，已散見緒論，茲所欲言，約有四事：其一，樂府主聲之說，

791456

89018/46

此自當時言之則可，若在今日，則雖有舍聲求義。蓋其聲久佚，不可得而聞知，所謂郊祀鼓吹，相和清商，等一無聲之詩耳。而其義則猶存乎篇章之間，昭然可見，闡而明之，擇善而從，則樂府雖亡，而其精神實未嘗亡。故茲編於聲調無數之末，多所從略。其二，班固謂樂府一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一雖專指漢世民歌，魏晉以後，亦有其作，並足爲論世之資，此實樂府之大特性，亦樂府與詩之一大分野。茲編中於作品之本事及背景，求之不厭其詳。竊冀讀者觀一時代樂府之得失，而知其有以關乎一時代政教之隆污，民族之興替。往一漏萬，孤陋自知。素強比附，庶可免。其三，自來皆誤認樂府爲詩之一體，實則一切詩體皆從樂府出也。如三言五言雜言出於漢，七言出於魏，五七言律絕出於南北朝，殆無一不淵源樂府。故編中於凡與詩體有關之作，皆特加提示。其四，文學詩歌，貴乎涵詠，斷章摘句，殊非所宜。然使文意之不曉，斯賞析之無從，故凡所著錄，概屬全篇，並隨時擇要附釋，往哲時賢，均所采摭，竊圖寓誦讀於敘述之中，以補一般概論之所不及，且免初學翻板之勞。

夫社會不能無病也，雖今日詩道之難，然體有新舊，而理無二致，苟能含英咀華，推陳出新，以吾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感，抉發而歌詠之，使夫聞者足戒，亦吾

人之所有事也。

嗚呼，自是編之作，今十年有奇矣，先師之卒，亦且十年矣，而小子始勉克一償所願，蓋可哀也已！可愧也已！先師在日，每戒以勿輕言著述，今刊行少作者，以此嘗經先師之評定，不敢藏拙也。既以識余痛，兼以求正於世之君子云爾。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蕭滌非敬識於昆明西南聯大。



第十二頁

...

...

...

黃序（審查報告）

論文第一章總論樂府之變遷。謂漢魏而後，民間樂府與貴族樂府實行分化，是爲變遷之所由，探源得要，甚有見地。其論五言詩之始，謂先有五言樂府，而後有五言詩；非先有五言詩，而後產生五言樂府，所舉證佐，至爲切實。又謂魏二祖陳王，大變漢辭，以舊曲翻新調，變兩漢質樸之風，開私家模擬之漸，所論皆洞悉源流。

論文論兩漢樂府，謂新聲之輸入，由於漢武帝好大喜功，開邊黷武，足見讀史得間。至所論安世房中歌，能舉歌辭以正通志之誤。論鼓吹饒歌，能舉漢書韓延壽傳以正通考之失，皆特見也。

論文論兩漢民間樂府，謂班固著漢書，闕然不錄一字，至沈約宋書樂志始稍稍收入於正史，能發此論，其重在民間樂府，真有識之言。故其於東漢民謠，引漢書韓延壽傳及後漢書循吏列傳劉陶傳，以證民謠之獨重，論據真確。觀此始知毛詩正月民之訛言，爲非小事。至其於民間樂府說理一類，揭出當時儒家道家思想，引君子行長歌行猛虎行以明儒家思想之作品。引豔歌行豫章行滿歌行枯魚過河泣行以明道家思想之作品，是從

樂府本體研究得來。抒情一類，謂南朝樂府多男女相思及刻畫女性，而漢樂府則描寫夫婦之情愛，蓋由儒家思想之一尊時期，其男女之間，多能以禮義為情感之節文，引公無渡河，東門行，豔歌何嘗行，豔歌行，白頭吟，陌上桑諸篇以為證。因此并證明孔雀東南飛一篇，必產生於儒家思想一尊之世，決不能作於六朝，此論其從樂府中窺見大義者也。又敘事一類，恐陳遵傳遵之官，飲於故洛陽王外家左氏，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而留宿，為司馬陳崇所劾，以入亭婦之門為不禮，證明隴西行之婦為非好婦，而客亦非好客，亦從樂府中窺見大義者也。

論文論東漢文人樂府中，舉班婕妤怨詩，謂本傳無作怨詩之言，後人遂疑為偽作，不知婕妤為班彪之姑，班固為親者諱，不欲以怨詩入傳，是故外戚傳贊語，於婕妤亦獨不置一詞，傳無怨詩，不足為異。并引曹植傅玄班婕妤贊，證其決非偽作，獨申己見，可祛羣惑。又舉東平王蒼武德舞辭證明舞之有辭，不始於晉，以正鄧樵遺志之誤，讀書心細，此為有補於史志之言。最後舉後漢書西南夷傳田恭所作遠夷樂德慕德懷德三歌，錄其原文，以為吾國翻譯詩文之最先作品，此亦有關於文化史上發明也。

論文論魏樂府，謂四言復興，首推魏武，且舉漢樂府相較，得其時代觀念之轉變，

以詩歷史，語多中肯。而論魏文七言樂府之創為新體，隲思五言樂府之為世大宗，皆能
上下古今，道其所見。其論魏以樂府，樂楚詞比較，得其變化之迹，推論直至鮑照，始
別出機杼，自成一格。樂府文辭之變遷，洞悉源流。復取韋昭所作之鏡歌與繆襲比較
，又得其因襲摹倣之所自，此非全襲諸家作品，不能有此確論。
論文論晉樂府，謂晉以前歌舞二者相感不相感，鑿晉為舞歌白鳩篇通志所引云以其
歌且舞，可見歌舞合一，至晉時為晉兩舞一大進步，釋讀極切，是為通志體例。而獨
據篇之報父冤，引魏志黃初二年詔書及左延年樂府詩集文林行，轉支屬氏有烈婦行以證當時社
會復仇之風極行，尤為卓見。至論由詩入歌，擬魏文魏歌後，登篇之言，影響後世，較
曹為入，亦能道其所見。論張茂先經傳篇，取晉宋書五行志，謂賈逵子弟，相與為散髮
裸身之飲，對弄婢女，當時風俗如此，茂先此篇所由作，慨乎言之矣。論傅玄苦相篇，
寫社會重男輕女之心理，在樂府中，實為僅見云云，皆能從歷史風俗中留心探討，真可
以樂府補史傳之所闕。

論文論南朝樂府，從史事上證出詩歌，從詩歌證出地理。從地理上旁見政治，從政
治上窺及制度與當時人民之風尚及其思想，所舉證皆極有見地。其論清商曲辭之施用，

尤爲獨見。在民間樂府中論清商變遷之迹，舉出史事證明其說，絕非空談臆斷。所舉吳聲雜曲語，非於樂府研究有素，不能發明。而神竝曲引晉書夏統傳證明當時風俗之不良皆關史識。在文人樂府中，舉出疊句之關係，是能從樂府本身研究所得，可謂獨有發明。解釋文人樂府諸篇，皆能證明其所出，而結論總述諸家變遷之迹，尤有慨乎言。

論文論北朝樂府，分虜歌時期漢歌時期，可謂提挈有體。其論北朝民間樂府，以鼓角橫吹曲爲主，所舉樂府皆能證明其地理風俗之所生，與夫異族性格之特殊，真有補於史之闕文。其論北朝文人樂府，謂當時所作，不離模擬，屢舉諸家作品以證之，以爲不如民歌之猶有本色，眼光千古。至論南北朝樂府比較一章，更見良工心苦矣。

論文論隋樂府，採李諤傳語，論隋初之擬古樂府，獨得真諦。煬帝時之擬南朝樂府，證之史傳，搜及稗官，取材甚富，從其分章中觀樂府，則先後已判若兩朝，可知著者統觀兼營，方能辨別如此之確當也。

統觀成績全部皆能從樂府本身研究。知變遷，有史識；知體制，有文學；知事實，有辨別；知大義，有慨歎；此非容易之才。民國二十二年黃節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目錄

引言

黃序(審查報告)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樂之起源與先秦樂教……………一

第二章 樂府之產生及其沿革……………六

第三章 樂府之界說與分類……………一七

第四章 論五言出於西漢民間樂府不始班固……………一七

第五章 樂府變遷之大勢……………二九

第二編 兩漢樂府

第一章 論漢樂府之聲調……………三三

(一)雅聲 (二)楚聲 (三)秦聲 (四)新聲

第二章 漢初貴族樂府……………四〇

一安世房中歌——何謂房中樂 房中歌之內容 房中歌之藝術價值——二郊祀歌

——何謂郊祀歌 郊祀歌之作者與年代 郊祀歌之傑作 郊祀歌與七言——三鼓

吹鐃歌——論鼓吹與鐃歌非二樂 論鐃歌非沈約雜奏 鐃歌之難讀 鐃歌與雜言

第三章 兩漢民間樂府……………七三

一西漢民間樂府 二東漢民間樂府 論東漢樂府之采詩——(一)幻想之類 (

二)說理之類 (三)抒情之類 (四)敘事之類

附錄：黃節先生說和相三調

第四章 東漢文人樂府……………一二二

班婕妤 馬援 東平王蒼 傅毅 張衡 辛延年 宋子侯 蔡邕 繁欽 諸葛亮

無名氏 田恭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目錄

第二編 魏樂府——附吳

第一章 概論……………一四七

一 文人樂府之全盛 二 聲調之模擬 三 體裁之大備

第二章 曹操四言樂府……………一五三

第三章 曹丕七言樂府……………一五八

第四章 曹植五言樂府……………一六四

第五章 王粲左延年諸人之敘事樂府……………一八三

第六章 吳樂府——樂府填詞之初祖章昭……………一九〇

第四編 晉樂府

第一章 晉之舞曲歌辭……………一九七

(一) 鞞舞歌 (二) 杯槃舞歌 (三) 拂舞歌

第二章 晉之故事樂府……………二〇七

傅玄：惟漢行 秋胡行 龐氏有烈婦 石崇：王明君調

第三章 晉之擬古與諷刺樂府……………二二二

張華：輕薄篇 博陵王：宮俠曲 傅玄：苦相篇 明月篇 董逃行 歷九秋篇 陸

機：飲馬長城窟行

第五編 南朝樂府

第一章 論南朝新聲樂府發達之原因……………二三一

第二章 南朝前期之民間樂府——晉宋齊……………二四三

(一) 吳聲歌——吳歌中之雙關語——(二) 神弦歌 (三) 西曲歌

第三章 南朝後期之文人樂府——梁陳……………二八五

梁武帝 梁簡文帝 沈約 江淹 吳均 柳惲 陳後主 徐陵 江總

第四章 漢樂府大作家鮑照……………三〇五

第六編 北朝樂府——附隋

第一章 概論……………三一七

第二章 北朝民間樂府——附論木蘭詩……………三二三

(一) 戰爭 (二) 羈旅 (三) 豪俠 (四) 閨情 (五) 貧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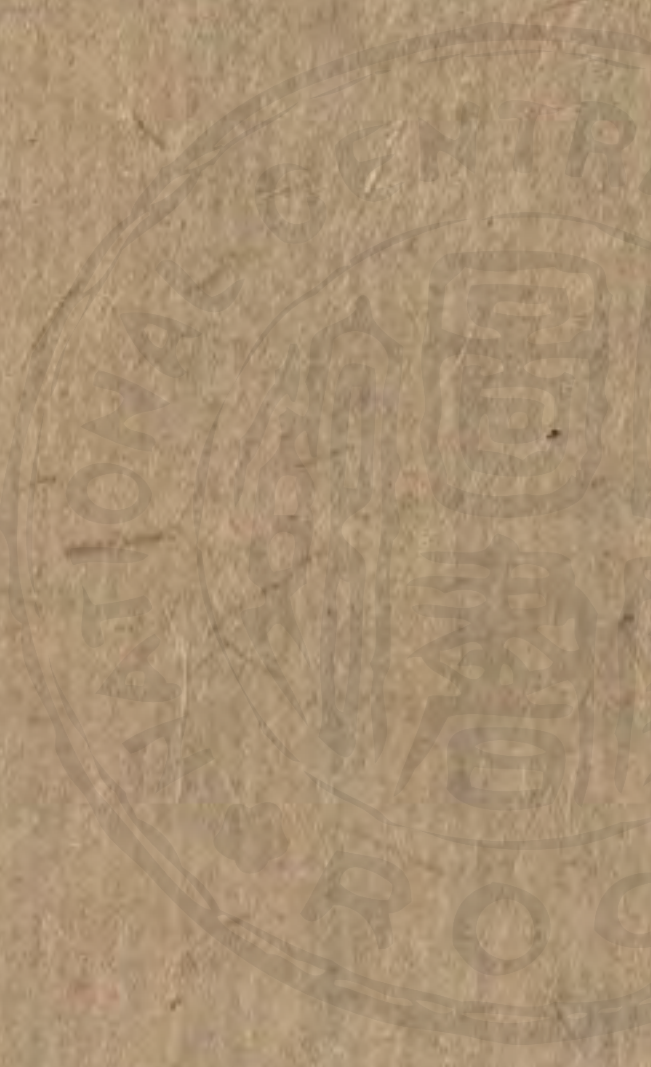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北朝文人樂府……………三四六

溫子昇 邢邵 魏收 蕭愨 高昂 趙王招 蕭撝 王褒 瘦信

第四章 南北朝樂府之比較觀……………三五六

第五章 隋樂府……………三六二

(一) 文帝時之擬古樂府 (二) 煬帝時之擬南朝樂府



(一) 國史館藏文獻 (二) 中央研究院藏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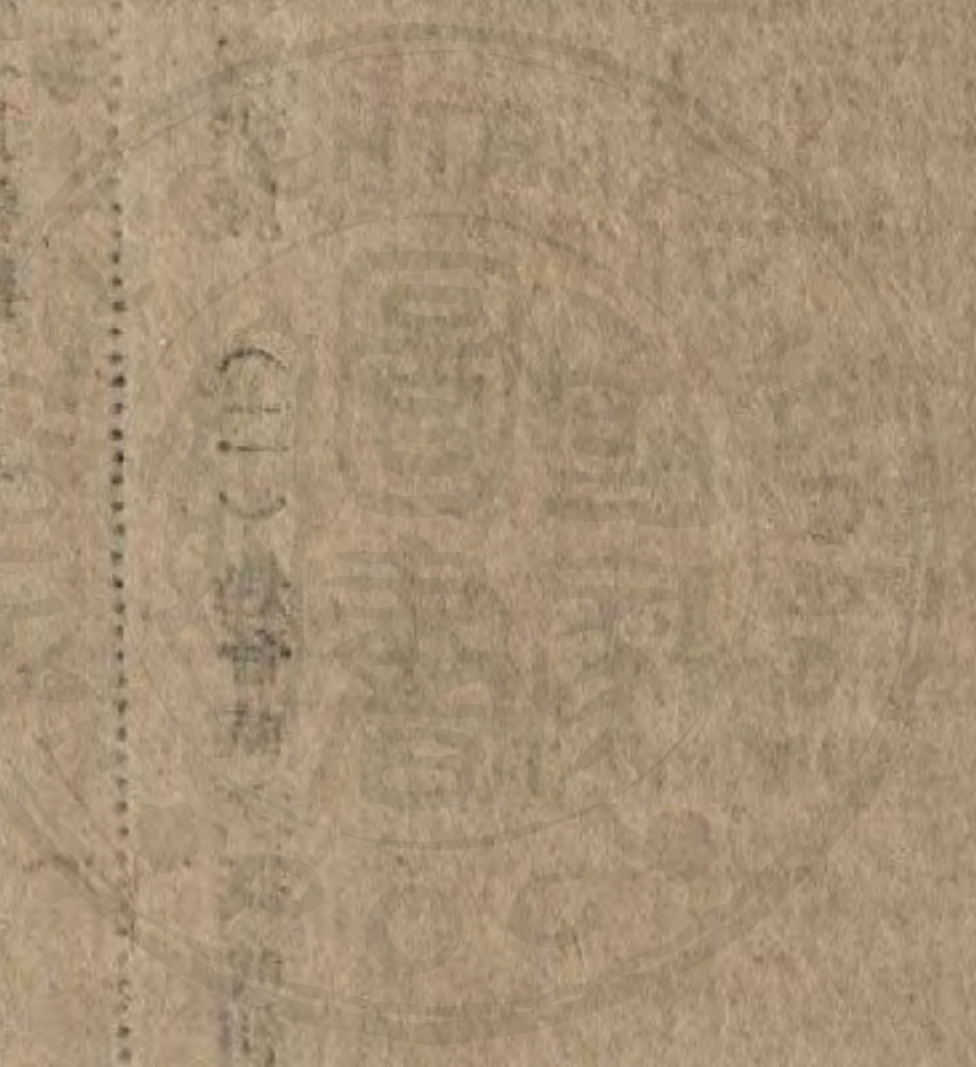
.....

.....

.....

.....

(一) 國史館 (二) 中央研究院 (三) 臺灣省立圖書館 (四) 國立歷史博物館 (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樂之起源與先秦樂教

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皆本於心。』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於干戚羽旄謂之樂。』夫人莫不有心，有心斯感，有感斯發，發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口之歌之。然則即謂樂之起源，自生民始，固無不可也。

上古邈遠，真得而論，若呂氏春秋所載『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鳥獸之極。』其歌辭又皆失傳。且時在書契以前，恐根本即無歌辭，上列

八目，當亦出後人附會。然以理推之，則所謂操牛投足者，事或有然。初民之風味，蓋可想見。以較後世之干戚羽籥，而拂杯擊，豈猶有天籟人籟之別。惟自唐虞以迄三代，則此種原始自然 露之音，已漸變而為一種「人為之節」。易言之，即所謂樂教是也。

其尚書舜 云：「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樂教施行之始也。周監於二代，都鄙乎文，樂之為用既日繁，樂之為教遂益重。故詩書禮樂與禮樂刑政註在禮文並稱，如禮記樂記：「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又如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又如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進也知遠而敏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挈滯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是皆其例也。

而周禮六藝之教，樂且居其第二焉，地官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惰而教之和。」所謂六樂者，蓋六代之樂，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樂風孝友。以樂語教國

子與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瑟，大夏，大濩，大武。而禮記內則亦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則知樂教之於周，施行至爲普及，其重要乃不亞於詩禮刑政，皆所以爲治也。

此種樂教施行之目的，大要有二，然其出發點則一，卽認定樂本人心，故聲有哀樂，與性情相通，足以左右人之心術也。今分別言之。

(一) 致樂以治心 卽以樂爲涵養人格之工具。禮記祭義：「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孔子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所以成人必有賴於樂者，正以樂是治心故也。而觀樂記師乙答子貢之問，則風雅頌三者之於人，且各有功焉，其言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此以樂治心消俗之明驗也。

(二) 致樂以化民 卽以樂爲移風易俗之工具。前者屬於個人，爲士君子說法，此

則屬於一般社會方面，雖程度有淺深，其推本於性情則一。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又云：「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嚙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此又先秦之世以樂化民之證也。

雖然，然不先正樂，則以之治心而心或不治，以之化民而民或爲惡，故雅鄭之別嚴焉。（揚雄法言；中正曰雅，多哇曰鄭。）如論語：子曰，放鄭聲，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周禮亦云：「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蓋「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苟任其情之所極，而莫爲之節，則必且蕩心溺志，流連忘返以至於亂。故樂記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也。

觀乎上述，則知樂在先秦，乃所以爲治，而非以爲娛。乃將以啓發人之善心，使百

姓同歸於和，而非以滿足個人耳目之欲望。此種由於過信聲音感入之力量所產生之樂之功利主義，其具非然否，可姑不論，然要爲先秦真精神之所在，則亦今日吾人治樂府者所宜注意也。

自秦燔樂經，雅音廢絕，漢興，承秦之弊，雖樂家有制氏，然但能記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故多以鄭聲施於朝廷，所謂樂教，蓋式微矣。然如武帝之立樂府而采歌謠，以爲施政之方針，雖不足以語於移風易俗，固猶得其遺意。觀魏晉以下，徒然愛好於聲調文辭者，要自有別。故於論列漢樂府之先，明其歷史之背景與淵源如此。

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以爲治也。」噫，是亦足以觀古今之變也已。

第二章 樂府之產生及其沿革

樂府者何？顧亭林曰：「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大傅韋元成，諫議大夫韋雍，試問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卽名之曰樂府。」（日知錄卷二十八）是知樂府者本一製音度曲之機關，其性質與唐之教坊，宋之大晟府，初無大異。惟其職責，在於采取文人詩賦及民間歌謠，教之管弦而施之郊廟朝宴，故後世遂併此種入樂之詩歌，亦名曰樂府焉。

樂府之制，其來已舊，殷有瞽宗，周有大司樂，秦有太樂令，太樂丞，皆掌樂之官也。然樂府之名，則始見於漢。按後漢書南蠻傳：「閩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則高祖之時，固已有樂府之設。至惠帝二年，乃以名官，卽漢書禮樂志所謂「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箏管」者是也。然樂府之立爲專署，則實始於武帝。考班固言武帝立樂府事

凡三見，一見於兩都賦序：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致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

再見於禮樂志：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樂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三見於藝文志：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存趙代之調，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其文甚明，其事易曉。此實樂府婉生之第一聲，亦卽漢樂府所以爲漢樂府之第一義也。凡今所存，而爲吾人徘徊詠嘆者，自貴族樂章之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外，固無一而非武帝以後作品也。

歷昭、宣、元、成以迄於西漢之末，將百年間，皆一仍舊貫。民間樂府，實臻全盛

、漢書藝文志雖未存其文，然觀其著錄之目，則有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歌詩一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洛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綜計不下一百六十篇，其地域幾及當日中國之全部，蓋皆出於民間者也。雖其時朝士大夫多目此種風謠爲鄭衛之音，然在政治上固仍與貴族樂府處於同等之地位，被謗管絃而播之廊廟。於此，有一事堪注意焉，卽哀帝之詔罷樂府是也。漢書禮樂志載其本末云：

「是時（成帝）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然百姓漸積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據禮樂志所載，當時樂府人員凡八百二十九人，其經丞相孔光奏可罷免者凡四百四十一人。其中如鄭四會員六十一人，秦倡員二十九人，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鉞

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謚員三人，齊謚員六人……則皆當日以爲「鄭聲可罷」者也。其未罷之三百八十八人中，隨夜誦員五人外，殆全爲從事於郊祀宴饗諸貴族典禮之人員。觀此，則知哀帝之詔罷樂府，非真罷樂府也，特罷樂府中之屬於民間部份者耳。若武帝時「趙代秦楚之謳」，班固稱爲「足以觀風俗，知薄厚」者，至此已全然認爲鄉曲之聲而在排擠之列矣。雖云「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樂府罷遣人員，或仍操其舊業，轉徙民間，在當日似無若何影響。然自是而後，民間風謠，因不見政府採取，遂失其政治上之憑藉力，與夫樂工傳習之廣續性，富有文學價值之漢民間樂府，其殘佚不完，雖緣班固漢書之失載，此亦一因也。樂府之衰，蓋兆於此。

東漢一代，樂府之立，史無明文。按明帝紀：「永平三年改太樂爲太子樂。」（漢官儀曰：太子樂令一人，秩六百石。）又蔡邕禮樂志：「漢樂四品，一曰太子樂，與郊廟，上陵殿諸食饗之樂。二曰周頌雅樂，與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其短舞鏡歌，軍樂也。」（後漢書禮儀志注）則樂府在東漢初年殆已恢復，規模似顯宏大。更觀今所存「照門太守行」諸作，樂府且仍必采詩，一如武帝故事也。（詳第二編）然而文士擬作，亦漸繁矣。

魏晉而下，代有樂府之調，不乏識樂之人，或改用前調，或自度新曲，或因聲而作歌，或因歌而造聲，然其內容，大率不過食舉上壽之文，大會行禮之節，歌功頌德之什，娛心悅耳之音，於民間樂府，俱闕焉不采，竟千載而一轍。是以孤兒寡婦之哭辭，倉浪黃泉之嘆息，無所聞焉。唐室私家新樂府之代興，非偶然也。

第三章 樂府之界說與分類

樂府之範圍，有廣狹之二義。由狹義言，樂府乃專指入樂之歌詩，故文心雕龍樂府篇云「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而由廣義言，則凡未入樂而具體製意味，直接或間接模仿前作者，皆得名之曰樂府。

然此二者之界限，並無當於今之所謂樂府也。竊謂在今日而談樂府，其第一著即須打破音樂之觀念。蓋樂府之初，雖以聲為主，然時至今日，一切聲調，早成死灰陳迹，縱尋根究底，而索解無由，所謂入樂與未入樂者等耳。侈言律呂，轉滋淆惑。故私意以爲今日對於樂府之鑑別，宜注意下列兩點：

(一) 文學之價值

(二) 歷史之價值

前者爲無時代性的，屢劫而不可朽，如病婦行，孤兒行，陌上桑，孔雀東南飛之類。後者爲有時代性的，雖無永恆或人之力，然足考知一時代之風俗，或補有史之闕文，如臨門太守行，傅玄羅氏有烈婦，張華蘇薄篇之屬。準斯而論，則凡入樂如「郊廟歌辭」，

「燕射歌辭」，雖具有十足之資格，且爲歷代樂志所備錄靡遺者，吾人亦正不能不摻之於樂府之外。蓋其文藝思想，頗皆千篇一律，形同具文，了無生氣也。反之，則未入樂如漢諸雜曲歌辭及唐人新樂府，其文學價值，不必盡高，然皆有其時代色彩，吾人亦正不能不視爲樂府之珍品。樂府之立，本爲一有作用之機關，其所採取之文字，本爲一有作用之文字，原以表現時代，批評時代爲其天職，故足以「觀風俗，知薄厚，」且自不能與一般陶冶性情，嘯傲風月之詩歌，同日而語，第以詞人之美感，爲鑑別決擇之標準也。是以宋之詞，元之曲，唐之律絕，固嘗入樂矣，然而吾人未許以與樂府「提並論者，豈心存畛域？亦以其性質面目不同故耳。

惟此亦各有例外。第一，如漢初安世房中歌，武帝時郊祀歌，繆製魏魏歌，韋昭吳魏歌等，雖俱樂族樂府，然或事屬創作，或於詩體有關，自當論及。第二，如魏晉以下諸無聊擬作，亦在所不取。要之樂府，以入樂而復具以上兩條件者爲上乘，其未入樂而內容充實者次之。頌德歌功，句模字擬，雖協金石，吾不謂之樂府矣。

至於樂府之分類，亦隨樂府自身之演變及各時代對樂府觀念之不同而遞有差異，大體可分爲音樂的與非音樂的兩種。分類之最早者，當推明帝時之漢樂四品：

(一) 大予樂 (宋書樂志作「郊廟神靈」)。

(二) 周頌雅樂 (宋志作「大射辟雍」，列第三)。

(三) 黃門鼓吹 (宋志作「天子享宴」，列第二)。

(四) 短簫鏡歌 (宋志同)。

此自是一種以貴族爲立場之狹義分類，故來自趙代秦楚之「相和歌辭」，亦以如班固所謂「不序郊廟」，致未見品列。爾後篇章既夥，觀念復異，繁簡之間，遂以不同。唐吳兢作「樂府古題要解」，乃分樂府爲八類：

(一) 相和歌

(二) 拂舞歌

(三) 白紵歌

(四) 鏡歌

(五) 橫吹曲

(六) 清商曲

(七) 雜題

(八) 琴曲

以茲八類，較彼四品，其相同者，惟饒歌一項，其餘吳氏並黜不載。又相和歌本漢樂府之精英，而漢人不自知愛惜，四品不放，自沈約錄入宋書樂志，始大顯於世，吳氏因首列之，則知唐人之於樂府，已知趨重於文學價值方面也。

至宋鄧樵作通志樂略，獨慨然於後世風雅頹之淆亂不分，於是以古今樂章分隸於正聲、別聲、遺聲三者之下，而分樂府爲五十三類。雖加精密，實嫌瑣碎。雖郭茂倩「樂府詩集」，提挈綱領，網羅百代，增損吳氏之數而分爲十二大類，最爲厥備焉。

(一) 郊廟歌辭

(二) 燕射歌辭

(三) 鼓吹曲辭

(四) 橫吹曲辭

(五) 相和歌辭

(六) 清商曲辭

(七) 雜曲歌辭

(八) 琴曲歌辭

(九) 雜曲歌辭

(十) 近代曲辭

(十一) 雜歌謠辭

(十二) 新樂府

此爲一種兼容並包之廣義分類，可謂美樂府之大成。自一至九，皆前代舊有，所謂郊廟歌辭，卽相當於四品之太子樂及周頌雅樂之一部，所謂燕射歌辭，卽相當於周頌雅樂及黃門鼓吹。餘七者悉本吳兢所分，惟合拂舞歌，白紵歌爲舞曲歌辭，易鏡歌爲鼓吹，易雜題爲雜曲而已。自十至十二，始爲郭氏所增，樂府本多出自歌謠，往往有足相印證處，其列入雜歌謠辭一類，實爲偶見，故元左克明古樂府，清朱乾樂府正義皆仍其例。新樂府雖未嘗入樂，然實漢樂府之嫡傳，樂府之變，蓋至新樂府而極。吳兢爲中唐人，故未及列入，郭氏以殿全書，亦屬卓識。惟近代曲，似可合於雜曲，「近代曲者，亦雜曲也」，是郭氏已自言之。其餘如琴曲多據不可信之琴操，實不能自成一類。郊廟、燕射兩類，若苟以吾人今日所持之界說，亦可並從刪汰。惟郭氏之書，本在求全，固寧可

非議也。

郭氏後，則有明吳訥文章辨體，分樂府爲九類：（一）祭祀、（二）王禮、（三）鼓吹、（四）樂舞、（五）琴曲、（六）相和、（七）清商、（八）雜曲、（九）新曲。雖時標異名，蓋無能出郭氏之範圍。

大抵自樂府詩集以前，皆爲一種音樂的分類法。此種分類法，於樂章聲調尙存之時，自屬必要，於樂章聲調既亡之後，則無大意義。以之作文獻之彙輯，或不無便利，若欲統觀歷代升降之迹，則甚乖所宜。故自明以後，乃有一種非音樂的分類，如明劉澧「九代樂章」，分樂府爲「里巷」與「儒林」兩種，是爲從寫作之人而分者也。馮定遠「鈍吟蕪錄」則分爲七種：曰制詩協樂，曰采詩入樂，曰古有此曲，倚其聲而作詩，曰自製新曲，曰擬古，曰詠古題，曰新題樂府，是又爲從寫作之方式而分者也。

茲編既爲樂府史，自應注重歷史之遷變，故今略仿九代樂章之例，分民間樂府，文人樂府二者而加以變通，如魏晉之世，實以文士製作為中心，並無里巷之音，則亦不以無爲有，隨各時代之所宜而無所固執焉。

第四章 論五言出於西漢民間樂府不始班固

今所存漢民間樂府之最古者，首見於沈約宋書樂志。其中有五言者，有非五言者，而曹題曰「古辭」。沈氏云：「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所謂漢世，既未明指何時，復未分別前後，於是五言與非五言之後先，乃成問題矣。

此實爲治漢樂府之第一關鍵。如對此問題無一明確之觀念與解釋，則不獨於漢樂府之敘述，諸多抵牾。卽對於後此文學之流變，亦殊難說明也。以漢樂府演進之歷程觀之，非五言較五言爲早，自是事實。惟五言之發生究晚於何時？當西漢長短句盛行之際，五言是否並行而不悖？非五言與五言之間是否可劃一截然之鴻溝？五言詩之成立，既由於民間樂府，五言詩之發生，是否與民間樂府有密切之關係？凡此，皆有充分討論之餘地與必要也。

討論五言發生問題者，自來卽不乏人，然語多存疑，未爲定論。迄乎晚近，勇於疑古，始多立異。至有謂五言發生於東漢中葉以後者，其爲夢囈，可不置辯。茲謹就陸侃

如先生以五言始於班固一說，略申所見。陸先生之說見「樂府的影響」一文，（國學月報二卷二號）而羅根澤先生「樂府文學史」主之。並謂西漢無純粹五言，樂班固「詠史」，言其「技術拙劣」，「木質無文」，以爲五言詩最初發生之例證。於是舉一切五言樂府皆抑之於東漢之下，以言文學系統，實未見其爲文學系統也。竊謂以五言爲始於班固之說，其觀點與態度之錯誤有三：

（一）誤解樂府 西漢樂府作品有兩種：一爲貴族的，用之祭祀，多成自文士之手，始於高祖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若武帝時司馬相如等所作之郊祀歌亦皆貴族樂章也。一爲民間的，用之夜誦，多出自街陌閭閻，始於武帝之采歌謠，若漢書所謂趙代秦楚之謳，皆民間樂章也。是二者性質面目，實判然不同，前者爲說理的，教訓的，而後者則爲抒情的，寫實的。前者爲古典的，故多模擬詩經楚辭，而後者則爲創作的，故一無依傍。五言爲一種新興之詩體，其不能出於因襲雷同之貴族樂府，而必出於富有創作性之民間製作，殆可斷斷言也。西陸先生於此，似未加辨別，因有見於安世，郊祀諸歌之絕無五言，遂疑西漢一代並無五言，抑知安世，郊祀之爲貴族樂章乎？抑知此種貌爲詩騷之貴族樂章本不能產生新詩體乎？徵論安世歌爲十七章，郊祀歌爲十九章，余敢斷言

曰：即使當日安祇歌而爲百七十章，郊祀歌爲百九十章者。其中亦決不能有五言作品也。觀與安祇歌同時之戚夫人歌，寥寥六句，而四句爲五言，與郊祀歌同時之李延年歌亦僅六句，而五句爲五言，則知創作之不同於因襲，而根據因襲的貴族樂章之有無五言或計其中五言多寡之數，以斷定五言發生之後先，實爲根本錯誤。

(二) 顛倒源流 個人始終相信，先有五言樂府，而後有五言詩。決非先有五言詩，而後產生五言樂府。當兩漢樂府勢力日漫之秋，惟樂府爲能影響文人著作，而文人著作決不能影響樂府。質言之，卽只有文人模擬樂府之體製，而決無樂府反蹈襲文人，五言詩之成立，既由於樂府之發源，則五言詩之產生，亦必由於五言樂府之流行，乃理之當然。今以五言爲始於班固，則是今所存五言樂府，皆班氏以後之作，而願受班氏之影響而發生而盛行耶？以極短之時間，以「技術拙劣」「木實無文」之詠史，其力量乃能產生如此輝煌燦爛之五言樂府，得不視爲文學史上之奇蹟？固知詠史之作，乃五言樂府演進中應有之點綴，在班氏以前，樂府本身，實自有其純粹五言作品者在也。

(三) 武廟事實 由上第一點所論，吾人知五言乃出於民間樂府，而不出於貴族樂府。按漢書藝文志所載西漢歌詩，凡三百十四篇。其中除高祖歌詩，宗廟歌詩等貴族樂

府及重複之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外，其屬於民間樂府者，蓋亦將二百篇。今所存者雖絕寡，然要是一事實。然則從何見得，而一口斷定，在此將近二百篇之歌詩中絕無五言作品之存在？况即以見存者論之，亦正不似陸維二先生所謂無西漢作品者乎！

今更就事實，申述兩點如下：第一，以五言爲始於班固說之不確。如班固以前，果無五言之作，猶可說也。考之史籍，則正不然。漢書五刑志載成帝時歌謠云：「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一酷吏尹賢傳載長安歌云：「安所求子死？長安少年出。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一是歌亦作於成帝時。此非西漢已有全篇五言之鐵證耶？安得謂始班固哉？西漢樂府，本采民謠，則其時樂府中已有純粹五言，尙復何疑。陸先生云：「西漢樂府，按當云西漢貴族樂府」雜言中夾五言。樂府以外，漢書所載戚夫人歌及李延年歌亦然。「一樂成李二歌，而不及此二篇，乃排之」樂府以外」以外，誠不知何說？羅先生乃云：「至成帝時始有五言歌謠，至東漢班固，始有五言詩」。一不知詩與歌謠，究有何天淵之別？詩經之十五國風，不皆歌謠乎？兩漢之相和歌辭，不皆歌謠乎？今乃強爲分疏，蓋亦難以取信。不獨

漢書所載然也；其見於後漢書樊曄傳之涼州歌，亦爲五言：「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本傳云：「曄與光武少游舊。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大水太守，政嚴猛，涼州爲之歌云云。」是此歌作於光武時，亦在班固詠史之先也。此皆載在正史，班班可考。夫涼州爲邊鄙之地，作者乃蠻蠻之氓，而猶有此完善之五言，其在京畿大邑，顧不可想見耶？（本節所論可參閱古直先生漢詩辨證）

第二，以五言爲始於班固，說之不通。陸先生於班固詠史謂爲「技術拙劣」，於傅毅之孤竹，則又曰：「全篇以比喻出之，深得風人之致，可證此時已不如從前的幼稚。」按班傅二人同時，曹丕與論論文所謂「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者是也。以同一時代而產生兩種藝術大相懸絕之作品，此亦不可解。羅先生於詠史詩亦引詩品謂爲「本質無文」，而於張衡同聲歌則信之不疑，且曰：「以文學系統論，張衡時代有產生此種完美詩歌之可能」。考班固死於和帝永元四年，而張衡本傳云衡於和帝永元中舉孝廉，不行。則是上距班固，亦不過二三十年耳。在此極短時期，其間又未有人力之推移，而風格與藝術，何得有如此之遽變？

國知所謂「技術拙劣」，「木質無文」，乃詠史之體宜爾也。原爲性質不同，並非由於時代之先後，不足引爲原始作品之證。且從文學史上觀之，一謂新詩體之產生，皆抒情先於詠史，亦可注意也。羅先生分漢樂府爲五言與非五言兩種，而獨將五言之江南曲一首列之非五言內，謂以作風論，似乎發生時期較早。既自亂其例，復隱晦其詞，所謂孰早，班固前耶？班固後耶？

綜上所論，則以五言始於班固，其說自難成立。又西漢樂府之聲調，亦有兩種：一爲中國固有之聲調。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其中以「楚聲」爲最著，如安世歌，郊祀歌等皆楚聲也。一爲北狄西域之「新聲」。如鏡歌十八曲，郊祀歌之日出入一章。此兩種聲調，判然不同，故形於歌詩，亦復大殊。夫抵楚聲及其他秦聲歌詩多整儷，而新聲歌詩則多錯雜。五言之爲體，蓋亦整儷，自屬出於吾中國固有之聲調，與外來之新聲迥異。而陸先生乃摘舉鏡歌中上陵，有所思兩篇之五言句，以爲第一期發生之例，實爲不知。若必拘拘於形迹，則還在鏡歌前之戚夫人歌，不更具體而微乎？且鏡歌之作，在漢初三大樂章中爲時最晚，而上陵一篇又鏡歌中之晚中之晚出者。以「甘露初二年」一語考之，蓋宣帝時作品。甘露爲宣帝末年號，時去武帝新聲初入且四十年，故其格調與日出入及

鐘歌其他各篇迥乎不同，全篇皆趨於五言化。此其爲受當時五言歌詩之影響而發生轉變，概可想見也。（本節所論，可參閱朱逖先生漢三大樂章聲調辨，清華學報四卷二期）

再漢之歷程究如何？今謹就臆見，分四期說明於後。

（一）五言之孕育時期（漢初迄武帝）五言本出於民間歌謠，不出於文士製作。但在此時期中，民間是否已有一種五言歌謠，則無可徵信。藉曰有之，而其時樂府尙未立爲專署，復無采詩之舉，亦必歸湮沒無聞。今日吾人所可得而確言者，卽此時雖無全篇五言，然已有全篇五言化之傾向。如戚夫人歌：

（子爲王，

母爲媵。

終日春遊嬉，

常與死爲伍。

相隨二千里，

當誰使行汝？

漢書外戚傳：「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云云。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乃召趙主誅之。」是此歌作於漢之初年，而其體已如此，頗疑其時民間已有一種五言歌也。又此時新聲尙未輸入，而戚夫人習於楚歌，（史記留侯世家，高祖謂戚夫人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亦足證五言實出於中國固有之聲調，而不當於魏歌中尋求五言之蹤迹也。

（二二）五言之發生時期（武帝迄宣帝） 文心雕龍明詩篇云：「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辭人互輸，莫見五言。」此語自來卽多誤解。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遂謂：「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且而或者又以爲定讞，此實大謬。不知文心所謂「莫見五言」者，謂「辭人遺翰」耳，豈謂西漢一代樂府歌謠，並「莫見五言」哉？故下接云：「案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闕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引邪徑童謠，其意正以明五言之興，當在成帝以前也。又據上文所論，吾人已知五言出於民間，而民間歌謠之採集，則始於武帝，故吾人得一反錢氏之言曰：「要之此體之興，必在武帝之世」。如見存相和歌辭中之江南曲，殆卽武帝時所采之楚歌也。江南曲：「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

葉東 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篇章之簡短，文字之質樸，意境之單純，在在足以表現初期作品之特性。度亦以此，易於傳誦，故源遠而流長焉。西北二字，古韻 通。觀沈約宋書樂志，於漢古辭，首錄此篇，又凡舉證，亦必以此篇爲冠，則其意，亦之可見。此種作品置之東漢班固下，不幾成怪物耶。至確爲此時五言作品，則有李延年歌：

北方有佳人，

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

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

漢書外戚列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云云。」玉臺新詠錄此歌去「寧不知」三字爲純五言詩。意當時所采趙代秦楚之謳，其中必有純五言者，延年旣爲協律都

尉，總領樂府，因效其體而爲此歌，復於第五句衍「寧不知」三字以爲變曲，此三字亦如詞曲中之轉字耳，吾人卽認此爲純五言歌，固無不可也。

(三)五言之流行時期(元成迄東漢初) 此實爲西漢樂府全盛之時。史稱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割節度，窮極幼眇。」以帝王之尊，親協律之事。更觀漢書所載哀帝樂府事，尤可見其發達之情形。在此所謂「鄭聲尤甚」之時，五言與非五言，實有同等之長足進步。觀前所舉成帝時童謠及尹賞歌，光武時之豫州歌，並屬五言，足證此體已風行於民間也。

其於樂府，則班婕妤之怨歌行與古辭雜鳴曲，卽屬此期作品。班詩人多疑爲僞作，蓋未加細審，而猶有班固二字囑隔其胸中，余則深信不疑：第一，以時代論，有產生此種作品之可能。第二，文如其人。「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不管六朝，無論晉魏，總之非班姬不能道。第三，有歷史之根據，按曹植班婕妤好贊云：「有德有言，實爲班婕。」傅玄班婕妤好贊亦云：「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至陸機婕妤好怨：「寄情在玉階，託意惟團扇。」則明指此詩矣。可見自魏晉以來，代有識者，固不自昭明入選始也。陳延傑先生漢代婦女詩辨僞(東方雜誌二十四卷二十四號)亦以爲非班作，然既無確

證，且曲解詩品「怨深文綺」之言，以成己說，殊覺厚誣古人。至雞鳴一曲，則另有其歷史之背境，同爲成帝時作品，其詳俱見下編。

(四)五言之成立時期(東漢中葉迄建安) 五言在當時雖爲一種新興詩體，然在一般朝士大夫心目中，其格乃甚卑，遠不如吾人今日所估計，與後此詞之初起，正復相似，故在第三期，五言樂府雖已流行，而文人采用者則惟班婕妤一首。然其時四言之體，弊不堪用，雖爲之而難工，復以一時潮流所趨，故一方面詆樂府爲鄭衛之聲，一方面仍不能不竊取樂府之體以爲五言詩。班固之詠史，傅毅之冉冉孤生竹，卽此期產物。厥後文人五言，則有張衡同聲歌，辛延年羽林郎，蔡邕飲馬長城窟行，宋子侯董嬌嬈等，皆樂府也。若秦嘉之贈婦，鄺炎之見志，趙壹之疾邪，高彪之清誠則皆徒詩也。迄建安曹氏父子出，而五言遂成爲詩壇之定體焉。

關於五言在兩漢之歷程，個人所見如此。要之，五言一體，出於民間，大於樂府，而成於文人，此其大較也。

當東漢之初，猶有一事堪注意者，卽五言銘體之試用是也。按馮衍(王莽時人)車銘云：「馳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興？」凡銘例用四言，西漢

一代皆然。馮所作銘五篇，其四篇亦皆四言。此似無關大體，然足爲當時五言已流行之佐證。與後此韓愈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借用七言古詩之必在七言流行之後者，事理正同。後於馮衍車銘者有崔瑗（張衡同時）之座右銘，見之文選，（本傳未載）亦係五言，篇幅已較長，惟尙實之銘誄，終不敵抒情之詩歌，故自馮崔而後，卽無闕作，仍以四言爲常法，而五言遂爲詩歌所專有矣，謂余說爲非耶，則對此現象將作何解釋？甯得謂漢之五言樂府，亦導源於馮衍之車銘耶？

在昔文學之遷變，原任自然，非有人力左右於其間，故一種文體之形成，往往須經長時間之醞釀。觀三百篇之於楚辭，楚辭之於五七言，五七言之於近體，可知也。故余於敘述兩漢樂府，一以風格，史實爲據，更不囿於班固之說，因並申所見，其所不知，蓋闕焉。

第五章 樂府變遷之大勢

自漢武立樂府，下迄於唐，歷時九代，無慮三變。尋其往迹，可得而言。兩漢樂府，雖亦有文人詩賦，然大部皆采之民間，今所存相和歌辭是也，故其中多社會問題之寫真，而其風格亦質樸自然，斯誠樂府之正則也。

至魏三祖陳王，乃大變漢詞而出以己意，一以舊曲，翻新調。一當里薤露，漢之輓歌也，魏武以之哀時，而陳思又以之抒懷。陌上桑，漢之豔歌也，魏武以之言神仙，而文帝又以之寫從軍。諸如此類，未易悉數。上變兩漢質樸之風，下開私家模擬之漸。其事鮮出乎樽俎，其情則多個人之興感。西晉一代，擬作尤無生氣。其描寫社會狀況諸敘事之作，如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左延年秦女休行，張華輕薄，傅玄苦相之類，蓋百不一二見。樂府與社會之關係，始日就衰薄，是為樂府之個人主義時期，此一變也。

魏雖變漢，其大體猶近於漢也。迨晉室東渡，中原淪於異族，南朝文物，號為最盛。然以風土民情，既大異於漢，加以當時佛教思想之流行，儒家禮教之崩潰，政治之黑暗，生活之奢靡，於是吳楚新聲，乃大放厥彩，其體製則率多短章，其風格則儼佻而

綺麗，其歌詠之對象，則不外男女相思，雖曰民歌，然實皆都市生活之寫真，非所謂兩漢田野之製作也。於時文人所作，大抵亦如此。樂府至是，乃與社會完全脫離關係，而僅爲少數有閒階級陶情悅耳之豔曲。惟北朝之樸直，猶有漢遺風耳。是爲樂府之浪漫主義時期，此又一變也。

有唐一代，實爲一切文學之復古時期，惟復古之中，往往寓創作與改進精神。故於詩，則前有陳子昂，後有李太白，於文則有韓愈柳宗元，並能推陳出新。而於樂府，則亦有杜甫白居易諸人焉。自六朝以來，樂府淫靡極矣，本意全失。唐初混一海宇，雖唐書樂志謂「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大唐雅樂」，然此不過音製調和之事耳，其內容之空虛而日與實際社會相遠如故也。其不采詩而惟功德之是頌如故也。徒以當其時，天下承平，得以相安，迨夫安史之亂，社會騷動，生民塗炭，於是前日歌舞昇平之文學，遂隨時代心理之厭棄，一變而爲杜甫諸人之新樂府。所謂新樂府者，「因意命題，無所倚傍，」受命於兩漢，取足於當時，以耳目當朝廷之采詩，以紙筆代百姓之喉舌者也。杜甫開其端，白居易總其成，謂「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白居易與元九書）樂府至此，遂舉一切六朝以來風雲月露綺羅香澤之體，一掃而空之，與漢之「綠

事而發之者蓋異代同風。實爲樂府之寫實主義時期，此又一變也。

綜而論之，由兩漢之五言風謠，一變而爲魏晉文人之詠懷詩，再變而爲南朝見女之相思曲，三變而爲有唐作者不入樂之詠興樂府。聲詩之變，亦世道之變也。

先師黃晦閒先生曰：「魏風之遜於漢者，以樂府不采詩，而四方百姓之情俗無由而著，且無由而上聞也。」（漢魏樂府風集）噫，豈獨漢哉？

第二編 兩漢樂府

第一章 論漢樂府之聲調

吾國詩歌，與音樂之關係，至爲密切，蓋樂以詩爲本，而詩以樂爲用，二者相依，不可或缺。是以一種聲調之變革，恆足以影響歌詩之全部。漢樂府之能以脫離詩騷之藩籬而別開生面者，雖亦緣詩騷之體，已弊不堪用，而聲調之改換，殆其主因也。漢樂府所用之聲調，其可考見者約有四種：

(一) 雅聲 卽周代之遺聲。然勢力甚微，有名無實，聊備一格而已。漢書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雅聲在漢初殘闕之情形也。志又云：「是時，（武帝）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此雅聲在武帝時敷衍之情形也。志復云：「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舉等上書言之。……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

分明，當讓復寢」。此雅聲在西漢末年漸就消滅之情形也。是知在西漢一代，周世遺聲，不絕如縷，僅爲一種點綴品，始終未能盛行也。

按漢相和歌有清、平、瑟三調，杜佑通典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唐書樂志亦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是以三調爲出於雅聲也，竊謂不然。考儀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注云：「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箴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製頌，以事其君子。」觀所歌之詩爲二南，足見其聲之爲雅正。如三調果爲房中之遺聲，則班固早應言之，不當云「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又云「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此其一。又三調果爲房中之遺聲，則其中當有不少四言作品，今綜計漢三調歌詩二十餘篇惟善哉行一篇爲四言，餘半屬五言，半屬雜言，此其二。且周樂至漢，已厭厭一息，又安能產生三調乎？意三調乃出於漢之秦聲，或其他趙代之聲，（詳後）所謂雅樂，但有聲無辭，或其辭卽爲三百篇。漢世歌辭之可確知其爲出於此種雅聲者，只有宣帝時王褒所作中和，樂職，宣布三詩。漢書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褒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今三詩者亦不傳。故見存作品，蓋無一爲出於雅聲者矣。然使當日河

間古樂，死灰復燃，則漢詩恐尙停滯於四言時代中也。以既依其聲，斯必效其體，棄作雖不傳，度亦當爲四言。

(二) 楚聲 漢初雅樂，既已淪亡殆盡，故不得不別尋新闢，其取雅樂而代之者，則楚聲也。楚聲在漢樂府中，時代最早，地方最高，力量亦最大，禮樂志云：「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此楚聲所以時佔優勢之故歟。若武帝時郊祀歌及相和歌辭中之楚調曲，亦皆楚聲也。

(三) 秦聲 自春秋以降，秦楚並稱大國。雖高祖以楚人，樂楚聲，然京師所在之長安，則固秦地也，度其時亦必有一種秦聲流行。史記酈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鼓瑟。趙王鼓瑟。酈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斝秦王，以相娛樂。」李斯諫逐客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拊髀，而呼烏鳥快耳者，真秦聲也。」據此，則知自戰國以降，秦地原自有一種特殊聲調也。漢書楊惲傳：「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惲爲宣帝時人，據此，則知在西漢，此種秦聲仍甚流行社會，而爲士大夫所愛好也。漢書禮樂志載有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並謂：「至武帝乃立樂府，有趙代秦楚謳。」而

藝文志，亦載有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据此，則知當時樂府中必有一種秦聲歌曲也。

頗疑清平瑟三調卽出於秦聲或與秦聲有關，此核之三調中之作品及其所用之樂器而略可知也。今從樂府詩集錄相和歌辭諸曲所用之樂器如下：

1 相和曲。其器有笙、笛、節、鼓、琴、瑟、琵琶七種。

2 平調曲。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箏、琵琶七種。

3 清調曲。其器有笙、笛、篪、節、琴、瑟、箏、琵琶八種。

4 瑟調曲。其器有笙、笛、節、琴、瑟、箏、琵琶七種。

5 楚調曲。其器有笙、笛、弄節、琴、箏、琵琶、瑟七種。

於此，可注意者，卽平清瑟三調皆用箏，而相和曲則無之。按前引李斯上書，以彈箏爲秦聲，應劭風俗通亦云：「箏，秦聲也，蒙恬所造，」又曹植詩云：「秦箏何慷慨」，是知箏確爲秦聲獨擅之樂器，今三調中皆用之，足證與秦聲有密切之關係。楚調曲本爲楚聲，而不用箏者，當係受秦聲之影響而然。又平調曲不獨用箏，而且用篪，篪亦爲燕趙間流行之樂器，史記言荆軻既至燕，愛燕之弄擊筑者高漸離。其後高漸離變名姓爲人

庸標，匿作於宋子，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宋子屬鉅鹿，戰國時趙地，是其證矣。史又言高漸離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秦始皇聞而召之，使擊筑，未嘗不稱善。（並見刺客列傳）可知筑之爲音，與慷慨之秦箏相近，故始皇愛之也。今一調之中，而兼用兩種爲西北民俗習用之樂器，則其爲西方之秦聲，（或混合北方趙代之聲，）益可見矣。

至於作品中，亦有足徵信，按清調曲有「安有狹斜行」，瑟調曲有「隴西行」，隴西，安，并秦地也。若以「孤兒行」中「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二語考之，則孤兒行當亦爲秦地之歌。夫其歌既爲秦歌，斯其聲亦爲秦聲矣。要之三調不出周房中之遺聲，如通典所云，則可斷言耳。

（四）新聲 卽北狄西域之聲。計兩後輸入凡兩次：第一次在漢初。樂府詩集引劉勳「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按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是爲新聲輸入之始。然其時既未立樂府，又無妙解音律如李延年其人者，故於詩歌，未發生若何影響。第二次在武帝時。後漢書班超傳注引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

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晉書樂志云：「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俱存。而世所用者有黃鶴等十曲。」所謂二十八解者雖不復存，然對於當時樂府影響之大，已概可見。現存之饒歌十八曲，卽爲出於此種新聲者焉。

以上四聲，雅聲幾等於零，故實只三聲。按漢書曾一再言及趙代之謳，又禮樂志載有齊謳員蔡謳員等，是當時樂府中必尙有趙代齊蔡諸地之聲調，然已無迹可求，難以指實矣。要之，其勢力足與新聲爭衡者，厥爲楚聲與秦聲。此二聲者皆出中土，大抵節奏律勻，故文句亦多聯整，其貢獻在於產生五言詩體。而新聲則節奏參差，故句讀亦復長短不齊，有少至一字者，有多至十餘字者，其貢獻在開後世長短歌行一派。斯二體者，皆漢樂府所獨擅，詩騷之所未有，而固亦有得於聲調之助也。雖然，使無武帝之好大喜功，開邊黠武，則新聲或不卽輸入。卽輸入矣，而無采詩夜誦之事，則漢樂府所以異於後世者亦幾希，豈所謂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者耶。今更就上文所論，列一漢樂府聲調表如下：

漢樂府聲調表

樂 夷		樂 中		國別
新聲	漢	秦聲	楚聲	雅聲
漢	漢	漢	漢	周
新聲二十八解	饒歌十八曲	平、清、瑟三調	楚調曲	安世歌十七章 郊祀歌十九章
中和樂職宣布	無名氏	民歌	民歌	唐山夫 司馬相如等
李延年	同前	見宋書樂志	見宋書樂志	見漢書樂志
詞亡	詞亡	詞亡	詞亡	詞亡

第二章 漢初貴族樂府

兩漢樂府，約可分爲三類：曰貴族，曰民間，曰文人。是三類者，亦可視爲漢樂府之三個時期。自漢初迄武帝，爲貴族樂府時期。自武帝迄東漢中葉，爲民間樂府時期。自東漢中葉迄建安，爲文人樂府時期。第一期作品無全篇五言，第二期五言與雜言參半，第三期則幾純屬五言。大抵漢樂府發軔於廊廟，盛極於民間，而漸衰於文人之佔奪，此其大略也。今先言貴族樂府。

謂之貴族者，以其內容皆屬貴族之事，且非天子不得擅用也。漢貴族樂府之可得而敘述者，厥惟漢初三六樂章，卽安世房中歌，郊祀歌與饒歌是也。是三歌者，性質雖同，而施用則別，安世用之祖廟，郊祀以祀天神，（亦用之祖廟）饒歌則凡朝會宴饗，道路巡行及賞賜功臣皆用之。因本屬雅頌體，故文多典奧，文學成分亦少，惟饒歌間有佳作。今名敘大要，亦溯流窮源之意也。

一 安世房中歌

此爲漢樂章之鼻祖，而其作者則一女子也。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愛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籍管，更名安世樂。」唐山夫人事蹟不詳，第知爲高祖嫗而唐山爲其姓而已。明徐獻忠據史記張蒼傳蒼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之文，疑其中當有蒼作。然自班固已云然，實無可致疑。且漢世女子如班婕妤、班昭、徐淑、蔡琰等皆善屬文，同時戚姬，亦有歌傳世，斯固漢代女子之多才，不必於唐山夫人而獨疑其傭人也。

何謂房中樂 班固云：「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通典：「周有房中之樂，歌后妃之德。秦始皇二十六年改曰壽人，」此房中一名所本也。然前人於此乃多誤解。鄭樵云：「房中樂者，婦人歸祠於房中也。」是以房爲閨房，教婦祠而曰婦人歸祠。按今歌有「乃立祖廟，敬明尊親，」是明爲天子祭廟之樂，非婦人歸祠之事，鄭說之非可見。陳本禮云：「詩名房中，當是宮中之廟，非給祭大享之太廟也。」（漢詩統箋）是又以房中爲宮中。按史記高祖本紀：「十二年四月，高祖崩。己巳立太子，室太上皇廟。」「正統引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則祖廟不在宮中甚明。如以廟在宮中，因名房中樂，則當時何不直名曰「宮中樂」或「宮中祠樂」，而必濫用

此房中之名維滋楮惑乎？且孝惠時更名安世，豈當孝惠初即位之二年，祠廟遂已由宮中遷於宮外因不用房中之名乎？則陳氏之說，亦屬望文生義矣。

按周禮饔師：「教饔樂燕樂之鐘磬。」鄭玄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是知所謂房中樂者，蓋卽燕樂。饔師又云：「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又云：「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知此種燕樂，原有兩用；一用之祭祀，爲娛神之事，一用之饗食賓客，爲娛人之事。而其分別，則在有無鐘磬之節。鄭注「教饔樂，燕樂之鐘磬」云：「二樂皆教其鐘磬。」是燕樂（卽房中樂）可以有鐘磬之節矣。而其注儀禮燕禮「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則云：「弦歌周南召南之時，而無鐘磬之節，」二注適相反。故賈公彥釋之曰：「房中樂得有鐘磬者，特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也，房中及燕，則無鐘磬也。」據此，則知周房中樂用之賓燕時，但有絃而無鐘磬，用之祭祀時則加鐘磬，而漢房中樂適與此相合。禮樂志謂孝惠二年始使夏侯寬備其簫管，則當高祖時，房中歌亦屬絃歌而無吹可知。（鄭玄周禮注：絃，罷琴瑟也。歌依詠，詩也。）又今歌有：「高張四懸，樂充宮庭」之文，四懸謂四面懸，卽宮懸，蓋鐘磬之屬，則是亦有鐘磬之節與周房中樂同又可知。意漢高既樂楚聲，此歌當亦不專用之祭祀，四時賓燕，亦復施用，既兼燕祠之

二義，故沿襲周名而曰房中祠樂，班固或言「房中樂」者，「房中祠樂」之節稱耳。至孝惠時，此歌或專用之祭祀，燕饗之義既失，自無取乎房中之名。又從而增加簫管，絲竹合奏，音制亦異於舊，故更名安世樂。班固以安世既出房中，故錄此歌時，乃合前後二名題曰安世房中歌。此房中歌以楚辭而用周名及其更名之故也。

房中歌之內容 房中歌純爲儒家思想，尤側重於孝道。如云「大矣孝熙，四極爰賴，」一「清明嘒矣，皇帝孝德，」一「孝道隨世，我署文章，」一不一而足。故於開宗明義第一章卽揭其指：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懸，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友秀華，滿庭施翠蓋。

沈德潛云：「一首云大孝備矣，以下反反覆覆，屢稱孝德，漢朝數百年家法，自此闢出，累代廟號，首冠以孝，有以也。末四句幽光靈響，不專以典重見長。」按孝爲儒家中心思想，如「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是仁植根於孝也。又孝經云「戰陣無勇，非孝也。」是忠勇亦出於孝也。漢初貴貴老，而夫人獨以儒學製歌於焚書坑儒，解冠洩溺之際，雖云其體宜爾，蓋亦難能可貴。厥後武帝之尊崇儒術，自夫人開其端也。

房中歌之藝術價值 房中歌對於後來詩歌之影響，不在其內容與描寫，而在其句法與體式。計十七章中，以句法析之，不外三種：曰四言句，曰三言句，曰七言句。四言者十三章，三言者三章，七言無全篇，與三言雜者一章。四言雖多；然為沿用詩三百篇之舊體，故其價值乃端在於能變化楚辭而創為三言體與七言句之少數作品焉。茲析言之。

(1) 由於省去山鬼、國殤等篇句中之兮字而成三言體者 三言句，詩經中已有之，然無全篇，未成一體。楚辭則絕無獨立之三言句。惟具有說化為三言體之可能性。故今傳世三言詩之入樂者，不得不首推安世房中歌，而其淵源則楚辭之山鬼國殤也。今試舉國殤以與房中歌相較，以觀其衍變之跡。

國殤：

房中歌：(第八章)

操吳戈(兮)被犀甲。

豐草叢，女維施。

車錯轂(兮)短兵接。

善何如，誰能回。

旌蔽日(兮)敵若雲。(換韻)

大莫大，成敵讎。(換韻)

矢交墜(兮)士爭先。

長莫長，被無旆。

國殤全篇句法皆如此。如將句腰之「兮」字省去，卽成房中歌之三言體。或將房中歌於句腰增一「兮」字，亦卽成國殤體矣。由於省云此種兮字而變爲三言之痕迹，見諸正史而足爲吾人之佐證者有二：一爲漢書所載武帝之天馬歌二首，一爲宋書所載漢相和歌中今有人一首。天馬歌首載史記，句中皆有兮字。今有人，卽楚辭山鬼一篇也。例如：

1. 天馬歌：（史記樂書）

天馬歌：（漢書禮樂志）

太一貢兮天馬下。

太一況，天馬下。

霑赤汗兮沫流赭。

霑赤汗，沫流赭。

……

志傲儻，精權奇。

……

躡浮雲，馳上馳。

騁容與兮躡萬里。

體容與，進萬里。

今安匹兮龍爲友。

今安匹，龍爲友。

雖較史記增志儼儼四句，然兮字則概從刪汰，其另一首亦然。文心雕龍所謂「天馬以體製歌」者，指史記所載言之耳。

2. 山鬼：（楚辭九歌）

今有人：（宋書樂志漢相和歌）

若有人兮山之阿。

今有人，山之阿。

被薛荔兮帶女蘿。

被服薛荔帶女蘿。

既含睇兮又宜笑。

既含睇，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子戀慕予善窈窕。

與赤豹兮從文狸。

與赤豹，從文狸。

辛夷車兮結桂旗。

新夷車駕結桂旗。

被石蘭兮帶杜衡。

被石蘭，帶杜衡。

折芳馨兮遺所思。

折芳拔葶遺所思。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

處幽室，終不見。

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天路險難獨後來。

表獨立兮山之上。

表獨立，山之上。

雲容容兮而在下。

雲何容容而在下。

杳冥冥兮荒晝晦。

杳冥冥，荒晝晦。

東風飄飄兮神靈雨。

東風飄飄神靈雨。

留靈修兮憺忘歸。

歲既宴兮孰華予。

采三秀兮於山間。

石磊磊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帳心蹄。

君思我兮不得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

飲石泉兮蔭松柏。

君思我兮然騷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

螻噉噉兮狄夜鳴。

風颯颯兮木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

.....

.....

.....

.....

.....

.....

.....

.....

.....

.....

.....

風瑟瑟，本按按。

思念公子徒以憂。

凡今有人一篇中之三言句，皆統省去山鬼篇若干句中之兮字而成者。末段略而不用，當

係音節關係，所謂「短歌微吟不能長」也。

據此，則知漢人原有此一類省去兮字以制爲三言之辦法，且似常用此辦法者。而溯厥所始，則唐山夫人也。故吾人謂三言體導源於楚辭固可，謂三言體託始於唐山夫人亦無不可。房中歌本楚聲，則此體出於楚辭，自可無疑也。

(2) 由於省去大招，招魂兩篇句尾之「些」「只」字而成七言句者。三言體既出於楚辭，惟七言亦然。蓋楚辭句法，本與七言接近，而漢初復例用楚聲，故作者得進而通融變化之也。漢人變化楚辭而制爲七言句之方法或途徑，約有四種：其一，代句中兮字以實字者。如變「被薛荔兮帶女蘿」而爲「被服薛荔帶女蘿」，「思念公子徒以憂」之類是也。其二，省去句尾之兮字者。如變「東風飄飄兮神靈雨」而爲「東風飄飄神靈雨」之類是也。(均見上引今有人)其三，省去句尾剩餘之兮字者。如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若將兮字刪去，亦卽成七言，所異者惟非每句押韻，而爲隔句押韻耳。此體在漢七言中絕少，可引以爲例證者獨羅敷、嵩里二歌。如嵩里：「嵩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稍躊躇。」以上三種，雖皆有其化楚辭爲七言之可能性，且爲已然之事。而其途徑，

則仍在第四種，即省去大招，招魂篇中句尾之「些」「只」等虛字是也。例如：

大招：

招魂：

代秦鄭衛，鳴竽張。

美人既醉，朱顏酡。

飲養鴛鴦，楚勢商。

娛光眇視，日曾波。

謳和陽阿，趙蕭倡。

天地四方，多賊盜。

魂乎歸來，定空桑。

像設君堂，靜聞安。

漢魏七言有共同之特點二：一為句法之上四下三；一為用韻之每句押韻。今試將大招篇

之「只」字與招魂篇之「些」「只」字刪去，則通成上四下三，每句押韻之七言詩矣。故由國

殤，山鬼之體而變為三言，與由大招，招魂之體變而為七言，皆極其自然。所異者，彼

略句中虛字。化一句為兩句，此則略尾虛字，合兩句為一句耳。房中歌之七言句蓋即從

此脫胎者。如第六章：

大海蕩蕩水所歸。

高賢急愉民所懷。

大山崔，百卉殖。

民何貴，貴有德。

如於大海二七言句下各添一「只」字或「些」字，卽與大招，招魂無異，是可知其變化之所從。日知錄卷二十一云：「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此作可爲之證。其不能完篇者，則以事屬草創也。至武帝郊祀歌，始大衍七言，蓋師唐山夫人之故技。

要之純粹七言，兩句連用，當以此爲嚆矢。詩經雖有七言，然絕少，且係單句，如「交交黃鳥止於桑」，「知我者謂我心憂」，「以燕樂嘉賓之心」之類。楚辭中雖多連用者，然仍未脫盡語尾，如九辯「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至於傳記所載，如左傳之子產誦：「取我衣冠而緒之，取我田疇而伍之。」禮記之成人歌：「蠶則績而蟹在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其中並帶「而」「則」等虛字，亦非純粹七言體。其不失爲純粹七言且兩句相連者，惟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縠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日知錄以爲「七宋之祖。」然神女賦是否爲宋玉作，近頗成問題，彭嘯咸先生以爲乃淮南王賓客所作。若然，則七言之祖，亦當推房中歌矣。

二 郊祀歌

何謂郊祀歌。樂府詩集云：「郊樂者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也。」蓋世房中歌，用以祭祖者，爲廟樂；而郊祀歌則用以祀天神地祇，爲郊樂，此其所以異也。按史記樂書：「至今上（武帝）卽位，作十九章。……又嘗得神馬澠注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悅。」觀黯言，則知當日歌於宗廟亦用之，不獨郊祀矣。然實非所宜也。

又按後漢書祭祀志云：「自永平（明帝）中，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歌青陽。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歌朱明。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歌朱明，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歌西皓。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歌玄冥。」青陽，朱明，西皓，玄冥，爲郊祀歌中祀四時之樂章。觀此，則知此歌至東漢時仍沿用不廢，惟西漢祀中央黃帝，歌帝臨一篇，而東漢則兩用朱明，微有別耳。

郊祀歌之作者與年代。安世房中歌爲唐山夫人一人一時之作，而郊祀歌則非出一人之手，且非一時所製。據上引史記，知其中有武帝之作。而漢書禮樂志云：「武帝定郊

祀之禮，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樂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作十九章之歌。又李延年傳亦云：「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竝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則是又嘗有司馬相如之作。又十九章中有韻曰「鄒子樂」者四章，當又別爲一人，或疑鄒子卽鄒陽。而從體裁觀之，「日出」一章，長短錯落，與其他十八章之整儷者迥異，疑卽爲「善歌爲新變聲」之李延年所作。此其略可考見者。

至於年代方面，亦至不一。據漢書，以「朝隴首」爲最早，作於元狩元年。（西曆
紀元前一二二）以「象載瑜」爲最晚，作於太始三年。（西曆紀年前九四）兩作前後相距，至二十八年之久，可知十九章者，至太始末年始論定。今漢書所錄次第，似不以時代爲先後，如朝隴首作於元狩元年，而列在第十七，天馬歌二首，一作於元狩三年，一作於太初四年，（紀元前一〇一）而列在第十，不知何故？豈當日經武帝排定固如是耶？

郊祀歌與七言 郊祀歌之篇幅，視房中歌爲闊大，其體裁亦視房中歌爲複雜。計四言者八篇，三言者七篇合三、四、五、六、七諸言卽爲駢體者三篇，雜言者一篇。其句

法，則自一字以至十餘字之長句，屬不備具。而賦中尤以七字句之激增，爲其一大特色焉。

七言之導源於楚辭，其論證已見上述房中歌。惟以時當漢初，事屬嘗試，故房中歌十七章中，七言只有兩句。自房中歌以迄郊祀歌，中更孝惠、文、景諸帝，歷時數十載，而當時執筆者如司馬相如等，又皆一世文豪，故得效法前規，大衍七言。計十九章中其雜以七言者，有天地、天門、景星三篇。天地凡十三句，天門八句，景星十二句，皆屬連用。今舉景星一篇爲例：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

象載昭庭，日親以察。

參侔開闔，爰推本紀。

汾隴出鼎，皇祐元始。

五音六律，依章變昭。

雜變並會，雅聲遠姚。

空桑琴瑟結信成。

四興遞代八風生。

殷殷鑄石羽籥鳴。

河龍供鯉醇犧牲。

百末旨酒布蘭生。

泰尊柘漿析朝醒。

微感心悅通修名。

周流常羊思所并。

穰穰復正直往寧。

馮翊切和疏寫平。

上天布流后土成。

穰穰豐年四時榮。

與房中歌大海蕩蕩水所歸二語同為上四下三，每句用韻之七言。如於七言句下增一二只

「字或「些」字，即變為四言兩句，而化全篇為四言體。此其為從楚辭之大招，招魂變

來，尤層明顯。且其為楚辭之變體，其為楚辭之變體，其為楚辭之變體，其為楚辭之變體

按七言而連用至十二句之多，郊祀以前，尚無先例。以文句多寡論，實有成爲獨立七言之資格，如傳世最早之七言詩歌，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一爲十五句，一則僅十三句，然而郊祀歌終不能以七言自成一篇而必爲四言，或三言之附庸者，則時代爲之也。蓋漢初猶係詩騷時代，而七言乃一新興詩體，爲詩騷所未有，自不能一蹴而幾。觀天地篇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詠久長」，此新音當兼指詩體，不專指音節，則是以七言爲新造之格調，郊祀歌作者已自言之矣。漢書東方朔傳載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注謂卽「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又三秦記載有武帝君臣所作柏梁臺詩，亦爲七言聯句，與郊祀歌合觀，可覘一時風氣之所趨。厥後劉向，東平王劉蒼諸人皆有七言之作，然必至魏晉以後始漸盛行者，則日知錄所謂「古人不用長句成篇，以其不便於歌也」。

要而言之，七言歌詩，植根於楚辭，萌芽於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而發榮滋長於司馬相如等所作之郊祀歌。郊祀歌在今日雖爲吾人所不樂道，然實兩漢郊祀天地之偉大樂章，故漢書禮樂志備載其文，凡百臣工，咸所共聽，則其影響於士大夫之寫作，自不在小。吾友余冠英先生近作七言詩起源新論一文（國文月刊第十八十九期）謂七言起源於

民間歌謠，不出於楚辭，其說甚新而辯。竊意兩漢民間，或自有一種七言謠諺，與楚辭無涉。而安世郊祀兩歌中之七言，則必不出於此種民間謠諺，乃由楚辭嬗變。何以故？以安世郊祀皆為楚聲歌詩故。以安世郊祀皆為貴族樂章，不容以謠諺之體，歌於宗廟，薦之上帝故。以漢相和歌「今有人」一篇已有嬗變之實例故。建安以後，五言騰躍，四言之體已弊，而觀晉宋人所作郊祀宗廟諸歌，十八九不為四言，即為三言，亦以其為貴族樂章也。

郊祀歌之傑作 郊祀歌多侈陳樂舞聲歌之盛，文字亦多古奧難通，故史記樂書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和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其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辭。」則知自當時司馬遷即深不以此種古典作品為然也。然十九章中有一傑作焉，即雜言體之日出入一章是也。此篇為祀日神之頌歌，仍不失為一絕好之抒情詩。其詞云：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耶謂何。吾知所樂，上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費下黃其何不隸下？

雲縷入雲，如此歷落參差，亦前所未有，匪惟郊祀歌中之傑作，亦詩歌史上之傑作也。陳本禮云：「世長壽短，石火電光，豈可謾謂爲我之歲月耶？不若還之太空，聽其自泰自夏自秋自冬而已耳」。泊，水貌，泊如，猶泊然。史記日者傳：「地不足東南，以四海爲池。」故晉灼注云：「言人壽不能安固如四海。徧觀是，乃知命甚促。謂何，如之何也。」按練時日篇云：「徧觀此，眺瑤室。」徧觀是，猶徧觀此，三字結上吾知四句，因感生命之促遂欲如日之乘六龍以御天，蓋日駕六龍，羲和爲御也。訾，嗟歎也，黃，乘黃。應劭曰：「乘黃，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上仙者。」又山海經：「白民之國有乘黃，乘之壽二千歲。」蓋欲仙而終不可能，故歎乘黃之不徠下也。

朱乾樂府正義云：「武帝惑於方士之言，入海求仙，希圖不死，一時文士，揣摩世主而爲之辭。」按此章自成一格，與其他十八章之整齊典奧者不類，郊祀歌至武帝末年始完成，其間北狄西域之新聲，早已輸入，此章當爲新聲歌辭，而非楚聲，殆卽李延年之所作，恐非一般不解聲律之文士所克辦也。

要之郊祀歌大部皆無文學價值，其對於後世之影響，亦只限於貴族樂章。如謝莊所造宋明堂迎神歌詩，沈約注云：「依漢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轉韻」則知數百年後猶有

仿其體者。惟七言之運用特多，足爲七言導源於楚辭之證，不無承前啓後發揚光大之功焉。

三 鼓吹饒歌

論鼓吹與饒歌非二樂。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此鼓吹字之始見於史籍者。劉瓛「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則知鼓吹乃夷樂，非吾中國舊有之聲調。陸機所謂「原鼓吹之伊始，蓋秉命於黃軒，」蓋層與稽。按尚書通考：「後魏大武帝通西域，以殷悅國鼓吹，設於樂部署，」足見西域諸國實爲鼓吹之發源地，自漢以後猶然也。

蔡邕禮樂志：「漢樂四品，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晏樂羣臣。其短簫饒歌，軍樂也。」每饒歌一名之最早見者，所謂短簫饒歌者，蓋卽鼓吹饒歌。昔人有疑漢時但名短簫饒歌，不名鼓吹者，其說始於沈約，而鄭樵通志因之，云「按漢晉謂之短簫饒歌，南北朝謂之鼓吹曲。」樂府詩集駁之曰：「按晉中興書曰，漢武帝時南越加置交趾，九。」

真，日南，合浦，南海，鬱林，蒼梧七郡，皆假鼓吹。東觀漢記曰，建初（章帝）中，班超拜長史，假鼓吹麾幢。則短簫饒歌，漢時已名鼓吹，不自魏晉始也。崔豹古今注曰，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短簫饒歌，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然則黃門鼓吹，短簫饒歌，得通名鼓吹，但所用異爾。」其言甚確。

聖馬端臨文獻通考，則更疑鼓吹與饒歌根本卽爲二樂，所作「饒歌鼓吹辨」云：「鼓吹與饒歌自是二樂，其用亦殊，似漢人已合而爲一。」又云：「蓋饒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乎臣下之鹵簿。」不知所謂鼓吹者，其在西漢蓋卽短簫饒歌，原本「合而爲一」。惟武帝時後有「橫吹」之輸入，而鼓吹本身又以當時貴族嗜好之狂熱，（詳下）施用不一，已不盡爲軍樂，因而性質與內容發生分化作用，故至東漢明帝時遂分爲二品，而有所謂「黃門鼓吹」，於是本爲鼓吹之短簫饒歌乃反由主體變爲附庸，卽崔豹所云「短簫饒歌，鼓吹之一章耳」是也。原由合而分爲二，非由二而合爲一也。至謂饒歌上同國家雅頌，鼓吹下儕臣下鹵簿，則亦不然。按漢書韓延壽傳：「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歌車，於是望之効奏延壽上僭不道。延壽竟坐棄市。」所謂鼓車歌車者，孟康注曰：「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顏師古云：

「郊駕，郊祀時所備法駕也。」然則鼓吹非天子不得僭用，又安見其下儕乎臣下之鹵簿耶？

論饒歌非沈約雜湊 陳本禮云：「案饒歌不盡軍中樂，其詩有諷，有頌，有祭祀樂章。其名不見於史記漢書，惟宋書有之。」（按始見後漢書注所引蔡邕禮樂志）似漢雜曲，歷魏晉傳訛，宋書搜羅遺佚，遂統歸之於饒歌耳。「漢饒歌內容之龐雜，誠如陳氏所云，惟疑爲宋書作者搜羅遺佚，雜湊備數，則殊不然。」

欲知饒樂內容之所以龐雜，當先明饒歌在漢時施用之情況。李德裕鼓吹賦云：「厭桑濮之遺音，感簫鼓之悲壯」，饒歌既爲一種新興之胡曲，故漢時特見風行，凡屬於人之事者，殆莫不用焉。舊云軍樂，實不盡然，或從其始而言之也。如樂府詩集云：「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笳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帝時南越七郡皆給鼓吹是也。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所謂朝會，卽指宴樂羣臣。道路，謂道路游行。給賜，謂賞賜有功。卽此已可見施用範圍之廣，而按之載籍，尙不止此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千人唱，萬人和。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圍鞀，洞心駭耳。」則是田獵亦

用之。三輔黃圖：「漢昆明池，武帝元狩四年穿，池中有龍首船，常令宮女泛舟池中，張鳳蓋，建華旗，作櫂歌，雜以鼓吹，帝御豫章觀臨觀焉。」則是宮中私遊亦用之。後漢書楊賜傳：「及葬，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則知至東漢，雖喪葬亦用之矣。饒歌之施用，既如此其廣泛，則其內容自難求，亦正不必求其一致，如當宮中私遊之際，而亦大唱其戰城南，得不大殺風景乎？自今觀之，則此種龐雜之現象，不獨不足爲漢饒歌病，且適爲漢饒歌之特色焉。

是故由其所用之人而論，饒歌猶之安世，郊祀二歌，非貴族不得擅用。而由其文字本身言，則多近於風謠雜曲，所謂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漢書全載安世，郊祀二歌，於饒歌獨不著一字，適足證其在漢時之面目，原本如吾人今日所見者。自哀帝以性不好音，而省樂府，特嚴雅鄭之分，當日詔云：「其罷樂府。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樂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饒歌既爲軍樂，當同古兵法武樂而在未罷之列，然自是之後，其用漸尊，其格漸高，故至明帝乃列饒歌爲四品之一。下迄魏晉，則所謂饒歌者遂純爲贊揚武功之頌什。由繁雜而趨於單純，由酷愛而變爲點綴，由雜曲而漸成頌什，其流轉之迹，固甚宛然。不能執魏晉之擬作，以上論漢品，而疑其爲後人之雜湊也。

饒歌之難讀 漢饒歌本有二十二曲，其務成，玄雲、黃爵，鈞竿四篇辭已亡，故後世通稱「漢饒歌十八曲」。此十八曲中，有全可解者，如戰城南，上邪，有所思等篇。有半可解半不可解者，如朱鷺，思悲翁，芳樹等篇。有絕不知所云者，如雉子班，石留等篇。尤以石留爲甚，至不可句讀，今卽以爲例：

石留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鑿冷將風北逝肯無敢與于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留離蘭

昔人以「石留涼陽」與「開留離蘭」爲聲詞，然卽除此八字，仍絕難索解也。此其故蓋有二焉；其一，文字訛謬。饒歌首載宋書，文字已多歧出，如「將以問誅者」，誅一作諫。又如「但我思蓬首」首一作蕞。以此推之，其中訛謬類此者定復不少。故陳釋智匠古今樂錄云：「漢鼓吹饒歌十八曲，字多訛誤。」是自六朝已知其然矣。

其二，聲辭雜寫。漢書樂章，聲是聲，辭是辭，不相混也。漢書藝文志既錄「河南周歌詩七篇」，復錄「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既錄「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復錄「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是其例。饒歌在漢，當亦如此。後人恐失其聲，乃與歌辭合寫，其初或分大小，小字爲聲，大字爲辭。而相傳既久，小大無別，遂至不可復解，故

沈約云：「漢鼓吹饒歌十八曲，案古今樂錄，皆聲，辭，豔相雜，不可復分。」所謂聲者，謂用以記聲調曲折之文字，此種文字，全無意義。辭者，卽所歌之詩也。豔亦聲，該曲多有豔有趨，豔在曲前，趨在曲後。此種曲前之豔，有實以有意義之文字者，亦有略不用者。

漢人記聲之法，是否亦用文字，如河南周歌詩經曲折之詞，不可得而知。據宋書樂志所載，則六朝以前，似卽已用文字，如卷二十二載「今鼓吹饒歌詞」三篇，皆記聲之文字也，例如：

詩則夜烏道祿何來黑洛道烏奚悟如尊爾尊盧起黃華烏伯遼爲國日忠雨分吾

此其中之一節。沈約注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如以此種音聲相傳之文字雜於歌詩之中，焉得不使人撲朔迷離哉？此饒歌之所以難讀也。

清人之專致力於饒歌者，有陳本禮漢詩統箋，陳亢詩比興箋，莊述祖漢饒歌句解，譚儀漢饒歌十八曲集解，王先謙漢饒歌釋文箋正。近人則有聞一多先生樂府詩箋，（國文月刊）皆意在補救上兩種之缺陷。

嚴滄浪曰：「漢詩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鐸舞二歌，又饒歌之將進酒，芳樹，石

流等篇，使人讀之茫然。若朱鷺，雉子班，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一則自宋人已難之。胡應麟詩藪云：「饒歌陳事述情，句格崢嶸。興象標舉，峻峭莫並。」又云：「饒歌句讀多訛，意義難釋，而音響格調，隱中自見。至其可解者，往往工絕。」然則吾人今日亦惟有就其可解者欣賞之耳。

饒歌與雜言 吾國詩歌之有雜言，當自漢饒歌始。以十八曲者無一而非長短句，其格調實爲前此詩歌之所未有也。詩經中雖間有其體，然以較饒歌之變化無常，不可方物，乃如小巫之見大巫焉。此當由於饒歌爲北狄西域之新聲，故與當時楚聲之安世、郊祀二歌全然異其面目，音樂對於詩歌之影響，卽此可見。蘇東坡論文嘗云：「大致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不可不止。」吾人讀饒歌，乃深覺有此一境焉。

饒歌不獨在詩體上獨樹一幟，自成一派，其文字亦時挾奇趣，卽屬頌詩，亦不如郊祀歌之第以古奧艱深爲能事，疑出當時黃門倡及樂工之手。（漢書藝文志有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至其中一部份民歌，則尤饒情趣。故今茲所敘，不厭其詳，略加疏證，以便觀覽，就其內容，次列於後。

(1) 紀巡幸者。如上之回：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

樂府廣序引陶穀記云：「武帝幸朝那，立飛廉之館，望玄圃，樂府有上之回曲。」按漢書郊祀志：「元封四年，上郊雍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又武帝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是通回中，事在四年，然與詩「夏將至」季候不合。帝紀復云：「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夏四月，還幸甘泉，郊泰畤。」甘泉宮爲武帝避暑之地，見漢書武五子傳，是此篇當作於元封五年，爲十八曲中時代可考之最早者。詩郊祀歌十九章猶未完成也。

漢書東方朔傳：「從宜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呂氏春秋高誘注「益息也。」蓋回中其地有宮，可供休息也。郭茂倩曰：「石關；宮闕名，近甘泉宮。相如上林賦燧石關，燧封巒，是也。」王先謙曰：「古今宮殿無以關名者。賦本石關，不作石關。三輔黃圖有石關觀，引甘泉賦封巒石關云云，亦不作石關。」按王說是。

(2) 表祥瑞者。如上陵：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簷。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來下飲，延壽千萬歲。

案漢書宣帝紀，書鳳皇見者六，神雀集者四，五色鳥者一，其言羣鳥從而飛者皆萬數，或數萬，有集於各郡山林者，有集於長樂，未央，甘泉，泰畤諸宮殿，及上林苑中者。又甘露二年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蓋卽此篇所詠。又何武傳云：「宣帝時，天下和平。神爵，五鳳之間屢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褒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與楊覆衆等共習歌之。」今三頌詩已亡，而此篇獨存者，當以三頌詩依鹿鳴之聲，（見前引王褒傳）而此則爲新聲之饒歌曲也。

陵當謂陵寢，宣帝紀載帝微時，「鬥雞走馬，數上下諸陵」師古注：「諸陵皆據高敞地。爲之縣，卽在其側。帝每周游往來諸陵縣，去則上，來則下，故言上下諸陵。」是諸陵寢本可供游觀，而其地勢復高，故曰上陵，與下津對文。陳本禮曰：「客，卽仙

也。山不一山，林不一林，由忽開而林忽合，惟視禽鳥之飛舞翔集以爲開合也。至於日月蔽明，益見禽鳥之多。《胡應麟曰：「鏡歌上陵一篇尤奇麗。微覺斷續。後半題郊祀歌，前半題東京樂府，蓋羽林郎，陌上桑之祖也。」

(3) 有記武功者。如遠如期：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本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案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正月行幸甘泉，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獬來朝，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罽絮。使有司導單于先行，就邸長安，自甘泉循油陽宮。上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二月，單于罷歸。」蓋卽此篇所詠。是當作於甘露三年，以前此無單于自歸來朝之事也。遠如期者，以「甘露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今果如期而至也。益如壽者，祝頌之意。壽勳詞。卽下所謂萬歲萬年也。處天左側，陳本禮云：「單于遜詞，猶言漢之化外人也。」

「。蓋古人尚右，漢書東方朔傳：「反以靡麗爲右」師古曰：「右，尊之也。」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者，按宣帝紀：「黃龍元年，（甘露三年之第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則是當三年來朝時，單于必更體於後年復來朝，而宣帝許之也。累世未嘗聞之者，漢書匈奴傳贊云：「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因其壞亂幾亡之隙，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蓋歷高、惠、文、景、武昭諸世，匈奴皆倔強朔漠也。是此詩所紀，乃吾國歷史上極光榮之一頁，全篇皆託爲單于歸化之語，而吾先民一種喜悅之心情，亦自躍然紙上。

（4）有敍豐陣者。如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烏騎戰鬪死，驚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全篇託爲死者自道之語。詩經云：「哀我征夫，獨爲匪民。」楚辭云：「嚴殺盡兮棄

原野。『吾國賤兵之習，蓋自古而然。』豪讀本字。楚辭大招注：『千人才曰豪，』但此爲動詞。漢書『以財雄邊，』雄亦動詞。爲國捐軀，死而不葬，事至不平，情極悲憤，而反作豪語者，正是透過一層寫法。陳本禮云：『客固不惜一已殮之尸，但我爲國捐軀，首雖離兮心不懲，耿耿孤忠，豪氣未泯，烏其少緩我須臾之食焉。』劉履云：『身通驍，良馬也。梁，川梁可通南北者。築室其上，則無由通矣。』李子德曰：『烈士死戰，安居執刀筆者且妄議之。思子良臣，正恨之也。』楊慎曰：『古人文辭，不厭鄭重。宋玉賦且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按此篇雖敘戰事，而語涉諷刺，不知當日軍樂何以用之，若魏晉以下，那得有此種。

(5) 有寫愛情者。如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上邪，猶言天乎，蓋女子呼天以爲誓也。莊述祖以爲男慰女者恐非。胡應麟曰：『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沈德潛曰：『山無陵以下共五事，重疊言之，不見其排，何筆力之橫也。』又如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繞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忽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鷄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颯。東方須臾高知之。

此與上篇所表現之女性，皆甚爽直激烈，所謂北方之強。口吻逼肖，情態欲生，真神筆也。左傳成公十六年注：「問，遺也。」廣雅釋詁同。莊述祖以何用三句爲男子之言，聞君以下，爲女子答辭，陳本禮則以爲女子自說自答，於義似較長。蓋拉雜摧燒之物，卽將以問遺所思之雙珠玳瑁簪也。歷代詩發云：「疊三字，（摧燒之）繼以當風揚其灰，見滿心決絕，爲從今已往八字著力也。」鷄鳴二句追憶定情之夕，當字可味。妃呼豨三字，解說不一。有以爲聲詞者，如徐禎卿云：「樂府中有如呼豨，伊何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王世貞，董若雨并同此說。有以爲寫風聲者，如貞一齋詩話云：「樂府妃呼豨，是摹寫風聲。」此蓋探下文而生義。有以爲轉語者，如陳本禮云：「妃呼豨人皆作聲詞讀，細玩其上下語氣，有此一轉，便通身靈豁，豈可漫然作聲詞讀耶？」而聞一多先生又疑係「樂工所記表情動作之旁注，一謂「妃讀爲悲，呼豨讀爲歔歔，歌者至此當作悲泣之狀。」按此三字，自是聲詞，如「幾令吾呼」，「何何吾吾」

「烏烏武邪」之類。然此處曲調遺聲，獨存不廢者，必有其重要性在。殆以聲詞而兼轉換與表情之作用者。至有訛爲「女喚豬」，則大謬矣，如寒廳詩話：「阮亭先生曰，余嘗見一江南士子擬古樂府，有妃來呼豨豨知之之句，蓋樂府妃呼豨，皆聲而無字，今誤以妃爲女，呼爲喚，豨爲豕，湊泊成句，是何文理？因論詩絕句，著其說曰，草堂樂府擅驚奇，老杜哀時託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豨。」然其誤自徐獻忠樂府原已開之。

說文：「颺，涼風也，」烏風字點出中宵獨語，長夜無眠景况。東方句，陳本禮云：「言我不忍與君決絕之心，固有如皦日也。倘謂予不信，少待須臾，俟東方高則知之矣。」按魏明帝種瓜篇：「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語意本此。

以上所舉共六篇，略可概饒歌之全，皆雜言也，綜而言之，吾人對饒歌之認識，約有數點：（1）饒歌其始卽鼓吹曲。輸入於漢初，而其有辭，則當在武帝時。（2）饒歌乃夷樂，非雅樂亦非楚聲，故體裁獨異。（3）歌饒在西漢用途至廣，故內容亦雜，並非由沈約雜奏而成。（4）歌饒之聲價，自明帝列爲四品之一，始漸抬高，故魏晉以下遂全變爲雅頌詩。（5）安世郊祀，多用實字，此則多用虛字。前二歌之貢獻，在於

變化楚辭而爲三言與七言，而此則在創爲長短句。(6) 饒歌聲情，悲壯激烈，實開後世豪放一派。民歌中，惟北朝鼓角橫吹曲堪爲嗣響。

西漢貴族樂府，不外上述三種，其燕射歌辭，橫吹曲辭皆亡。舞曲歌辭中惟存雜舞中「聖人制禮樂」，「公莫舞」二篇與散樂之俳歌一篇，皆聲辭雜寫，從略。東漢無可述，章帝所作食舉歌詩四章與雲臺十二門詩十二章，傅毅所作之顯宗十頌，並亡。其東平王蒼武德舞歌一篇，別於文人樂府中敘述之。

第二章 兩漢民間樂府

漢書藝文志：「自漢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足以觀風俗，知薄厚云。」此漢民間樂府所由來也。

自今論之，民間樂府之於兩漢，一如詩，騷之於周楚。其文學價值之高以及對於後世影響之大，皆足以追配詩經、楚辭鼎足而三。後人每標舉漢賦以與唐詩宋詞元曲相提並論，非知言也。夫一代有一代之音樂，斯一代有一代之音樂文學，唐詩宋詞元曲，皆所謂一代之音樂文學也。今舉「不歌而誦」之賦與之校衡，亦爲不願。善夫通志樂府總序之言曰：「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汗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二代之作者，樂府之作，宛同風雅。」真卓見也。詩藪亦云：「漢樂府採撫閭閻，非由潤色，然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後世言詩，斷自兩漢，宜也。」此豈所謂「似不從人間來」之辭賦所能比擬哉？

樂府詩集列相和歌辭一類，其中「古辭」，卽爲漢世民間之作。所謂「相和」者，

宋書樂志云：「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又云：「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古今樂錄云：「凡相和有笙、笛、節、鼓、琴、琵琶、七種。」按漢書禮樂志：「初高帝過沛，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此相和二字之始見者。志又云：「武帝定郊祀禮，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又宋書樂志：「但歌一曲，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相和。」據此，則漢世相和歌法亦有兩種：一爲一人獨唱，所謂「執節者歌」是，一則多人合唱也。

相和歌辭外，雜曲中亦間有民間之作，綜計約三十餘篇，當爲漢樂府之精英，以其價值不僅在文學，且時足稽史傳之闕文，而使吾人灼見當日社會各方之狀況也。然在當時，則此種作品，地位似甚低，摺紳之士，悉狃於雅鄭之謬見，以義歸廊廟者爲雅，以事出閭閻者爲鄭，故班固著漢書，於安世郊祀二歌，則一字靡遺，而於此種民歌，惟錄其目，本文則一字不載。歷五百年至梁沈約作宋書樂志，始稍稍收入於正史。更歷五百年宋郭茂倩纂樂府詩集，始更有所增。然其散佚，蓋亦多矣。嗚呼，孔子定詩，首列二

南，論語所引，國風爲多，而兩漢經生文人，乃棄此如遺，視若無覩，三百年間，曾無專集，良可痛惜也。

漢樂「古詞」，其正確之時代，本甚難斷言，今姑就一已所見，依作品之風格，及有本事足徵者，略別東西，作一較有系統之敘述。大抵西漢之作，樸茂直梗，東漢則趨於平妥，準斯以觀，儻亦庶幾乎？

一 西漢民間樂府

揆之事理；證以班書所錄吳楚汝南歌詩，邯鄲河間歌詩，燕代雁門雲中隴西歌詩，周謠歌詩，秦歌詩，以及淮南，南郡，雒陽，齊鄭等諸歌詩之篇目，西漢民歌，其數量當遠過於東漢。惟今則適得其反，在三十餘首古詞中，吾人能確認爲西漢之作者，不過寥寥數首而已。

(1) 江南：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樂府古題要解：「江南古詞，蓋美芳艷麗景，嬉遊一時。」按此篇始載宋志，通志相和歌亦首列江南曲，以爲正聲。當爲傳世五言樂府之最古者，殆武帝時所采吳楚歌詩。西
北二字，古韻通，楚辭大招：「無東無西，無南無北。」是其證。

(2) 薤露：(相和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3) 蒿里：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乃
升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何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是二
歌蓋作於漢初。然以其中多用七言句一事按之，必經李延年潤色增損，以武帝之世，樂
府始大倡七言也。要爲西漢文字無疑。

薤露一名，始見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蒿
里者，漢書武五子傳：「蒿里召兮郭門闕」，師古注云：「蒿里，死人里。」又武帝紀

：「太初元年十二月檀高里」，注云：「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爲下里者也。字則爲蓬蒿之蒿。或者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卽誤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尙不免，（陸泰山吟云：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况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然則高里自高里，乃泰山下一山名，蒿里自蒿里，爲死人里之通稱，或曰下里，不容相混也。

此二曲者，至東漢已不僞爲喪歌。有用之宴飲者，如後漢書周舉傳：「商（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譙於浴水，舉時羸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歡，及酒闌倡罷，繼以雍露之歌，座中聞者皆爲掩涕。太僕張種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有用之婚嫁者，如風俗通云：「時京師殯婚嘉會，皆作梳櫛，酒酣之後，續以挽歌。梳櫛，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按曹植有「元會詩」，而云「悲歌厲響，咀嚼清商」，所謂悲歌，當卽挽歌，則知流風所及，不獨猶未泯。於此，亦可見二曲感人之深矣。

（4）（歸）：（相和曲）

鷄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漢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黃金爲君門，璧玉爲軒堂。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壁，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穎穎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嚙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按漢作多緣事而發，此詩必有所刺！云天下方太平者，微詞也。正言若反。夫刑法非有所假貸，况正當此亂名之時乎？故戒漢子以不可輕犯法網。亂名者，謂善惡無別，尊卑無序，卽下文所敘僭越諸事。爾雅釋詁：「協，服也。」柔協，猶柔服，左傳：「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此蓋謂優柔姑息，爲亂名之漸。漢書外戚列傳：「趙昭儀居昭陽舍，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罔壁，明珠翠羽飾之。」注云：「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塗，以黃金塗銅上也。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是金門玉堂唯皇家爲能有之，非臣下所得僭用。劉王者，漢同姓諸侯王也。郭門王，則郭門外之

異姓諸侯王也。陳沅云：一漢制。非劉氏不得王。故惟宗室王家，得殿砌青壁，而僭效之者則郭門之王氏也。郭門，其所居之地。賀喬七十二，伎妾之盛也。」按漢書武五子昌邑哀王賀傳：「賀到霸上，且至廣明東都門，（襲）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嗚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是長安當西漢時，城門外別有郭門也。陳氏以爲所居之地，蓋得之。凡此，皆詩所謂「佩名」之事。

樂府正義云：「本言其體侈，言外有尊本宗，抑外戚意，此詩人微旨。」說甚有見。按西漢外戚，勢最猖獗，故漢書王商傳云：「自宣、元、成、哀、外戚與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而就中尤以三王之一，五侯家爲最僭侈。漢書元后傳：「河平（成帝）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謂之五侯。」此事在當日，度必轟動天下，爲世豔羨也。傳又云：「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衛之未言。後徵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灑水，曲陽侯根驕奢

僧上，赤墀青瑱，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商、立、根皆負笮質謝，上不忍誅。一此五候之僭侈，固嘗觸天子之怒者。傳又云：「五候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嬖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錦罽，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廡甬道，屬囀望。百姓歌之曰：五候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鹿。」注：皆倣效天子之制也。一其奢侈如此！一此五候之僭侈，見於民歌者。又劉向極諫外家封事云：「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七人，大駟車（王鳳）乘事用權，五候驕奢僭盛，並作威福，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此五候之僭侈，見於宗室大臣之奏疏者。與詩所詠甚切合，疑卽爲五候作也。

又鳳於五候，本屬同產，鳳卒後，以次當及平阿候譚爲大司馬，乃鳳以其不附己，因以死保從弟音以自代，致譚音二人構隙。其後，曲陽候根復陰陷紅陽候立，致立被遣就國，皆兄弟相忘之事也。要之此詩必有所刺，其所表現之時代，亦爲一驕奢僭侈之時代，而求之西漢，厥惟五候之事，適足以當之，則此篇固亦西漢末作品也。

(5) 烏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嗒！我秦氏家有遨遊蕩子，工用睢陽彊，蘇合彈。右手持彊彈雨丸，出入烏東西。嗒！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嗒！我人民安知烏子處？既經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尙復得白鹿脯。嗒！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尙復得烹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竿尙得鯉魚口。嗒！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句格蒼勁，迥異尋常。黃鵠二句，與鏡歌「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情事相同。又篇中言及上林苑，上林苑當景武之世，多養白鹿狡兔，爲遊獵之地，並足爲作於西京之證。

此篇爲寓言，極言禍福無形，主意只在末二句。文選李善注：「古烏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是作嗒我一讀。朱嘉徵云：「嗒音借。嘆聲。一音誦。嗒，嗒，多辭句也。」陳祚明曰：「嗒字，讀嗟歎之音。」李子德曰：「嗒，託烏語以發之。白鹿鯉魚不用嗒字，極有理。」是諸家又皆作嗒字一讀也。按史記滑稽列傳：「郭

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又外戚世家：「武帝下車泣曰：噓！大姊何藏之深也。」又漢書東方朔傳：「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齶齶，尻益高。」又後漢光武紀：「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望見舂陵郭，喑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注云：「喑，嘆也。音子夜反。」則知漢人原有此種語法。作喑字讀，似於義爲長。我秦氏，我黃鵠，蓋烏與黃鵠自我也，此類漢樂府中多有之，如豫章行：「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則白楊自我也。蟋蟀行：「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白接我首着間，」則蟋蟀自我也。戰城南：「爲我謂烏，且爲客豪，」則死者自我也。白鵲行：「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吾，亦白鵲自我也。所謂「我人民」「我黃鵠」者，亦猶漢書：「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匈奴傳）又「我丈夫一取單于耳」之類。（李陵傳）

毛傳：「善其事曰工」。疆，疆弩也。睢陽，古宋國地，漢爲梁所都，梁孝王嘗廣睢陽城七十里，其人夙善爲弓，故云。蘇合，西域香也。

（6）董逃行：（清調曲）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遙望五嶽端，黃金爲闕班璫。但見芝草葉落紛

細。(一解)百鳥集來如煙。山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鷓鴣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二解)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人求所言？」「欲從聖道求得一命延！」(三解)教勅凡吏受言：「采取神藥若不端。玉兔長跪擣藥蝦蟆丸。奉上陸下一玉神。服此藥可得神仙。」(四解)爾神藥莫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五解)按別有董逃歌，爲董卓時童謠，見後漢書五行志，與此無涉。吳旦生歷代詩話引樂府原題，謂董逃行作於漢武之時，著武帝有求仙之興，董逃者，古仙人也。朱嘉徵亦謂此方士迂怪語，使王人庶幾遇之，或武帝時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爲公孫卿輩所作。按史記封禪書：「武帝時，李少君，樂大等以方術見，少君拜文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篇中神藥若木，玉兔蝦蟆，卽所謂禁方，不死之藥也。

五嶽者，聞一多先生云：「列子湯問篇曰：渤海之東，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乃命禺彊使臣鼈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

一鈞而連六鼉，合負而趨歸其國，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疑五嶽初謂海上五山。世詩黃金爲闕之語，見列子襄觀者金玉，史記黃金銀爲闕，（封禪書）正合。王子喬古辭曰，東遊四海五嶽山，謂大海中之五山也。

急就篇：「射魃辟邪」。韻會：「辟邪，獸名」，按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有桃拔」。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是此獸蓋出於西域。漢人往往篆列其形於鐘旋，印鈕，或帶鈎。魏皇后首飾亦用之。（見後漢書輿服志）。隋時繪於軍旗。至唐則多繡於簾額，秦韜玉詩所謂「地衣鎮角，香綉子，簾額鈎繡辟邪」者是也。五代以後，始無聞。前人多以「魃辟邪其端」爲句，誤。其端，即指上五嶽端也。何求所言，倒語，猶云何所求言也。崑崙山有碧玉之堂，見十洲記，流還，猶游旋，言行至玉堂，而求仙之意彌堅也。

李子德曰：「幻想直寫，朴淡參差，而音節殊適，樂府之本也」。范大士曰：「短長錯綜間，真鳴金石而叶宮商。」然則即以作風論，亦允爲西漢作品也。

平陵東：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上。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

馬，亦誠難。願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臨告我家寶黃犢！

翟豹女今注曰：「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也。」樂府古題要解：「義爲丞相方進少子，字文仲，爲東郡太守，以莽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悲之也。」

按其事詳漢書翟方進傳，茲節錄如下：「義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謂陳豐曰：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於是舉兵，立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大懼，迺拜孫建爲奮武將軍，凡七人，以擊義。攻圍義於圍城，（在河南）破之。義與劉信，乘虛庸亡，至閭始（在河南）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此其本末也。王莽傳亦謂：「莽旣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然則義不死，莽不得篡漢也。

此篇之作，其當翟義兵敗被捕之時乎？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有平陵縣。注云、「昭帝置，莽曰廣利。」在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曰平陵東，松柏桐者，暗指莽屏攝地也。

後漢書郡國志，長安下，注引皇覽云：「衛思后葬城東南桐松園今千人聚是。」是知漢時長安固多植松柏梧桐也。不知何人者，不敢斥言，故云不知也。交錢百萬兩走馬，言如其可贖，則不惜以百萬鉅資贖之，蓋漢法可以貨賄贖罪也。然義於新莽，實爲大逆，罪在不赦，故曰亦誠難。願見追吏，想像之詞，言營救者法官連坐，自身且將爲吏追捕，正所謂誠難也。錢既不能贖，則惟有救之以力耳，故云歸告我家賣黃犢，言欲賣牛以刀，以死救之也。觀末語，知此歌出於民間。

作者作此詩時，殆尙不知義之已死，故猶存萬一之望。吳兢以爲門人悲義之見害，後人不察，牽強爲說，皆非詩意。按後漢書王昌傳：「王昌一名郎。更始元年十二月，林（景帝七代孫）等遂立即爲天子。移檄州郡曰：「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朕仰觀天文，以今月壬辰卽位趙宮，蓋閔爲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郎詐稱爲成帝子子與）劉聖公（玄）未知朕，故且持帝號，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考義被害，在居攝二年冬，下迄更始，凡十六年。據此，則當日翟義之死，民間或不遍知，故歷十餘年後，猶多有不死之傳說，因而

王昌黎得以誅，稱之。然義之忠義，其感人之深，結人之固，亦正可見。此詩所以有「義公」之目，與心惻血出，歸家賣犢諸語也。舊以爲出義門人，正不必爾。嗚呼，樂府緣事之言，豈欺我哉？

西漢民間樂府，約如上述七篇。其「東光」一曲，詠漢武平南越事，然張永元嘉伎錄云「東光，舊但有弦無音，宋識造其聲歌，」則此曲終當存疑也。

二 東漢民間樂府

論東漢樂府之采詩 西漢之有民間樂府，因其事見班書，故可無疑。東漢則樂府之設立，史無明文，藉令有之，其是否仍採用民謠，一如武帝故事，尤屬茫昧，此誠一先決問題也。就下舉諸事實觀之，則東漢初年，蓋已有樂府，且仍必采詩也。

按後漢書祭遵傳：「建武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還，帝（光武）以歸過汧，幸邊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又光武紀：「建武十二年三月，益州傳送公孫述替帥，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又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奉奏詣闕，更乞和親，並請音樂。」祭祀志：「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

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青陽四曲，在前郊祀歌內。）又崔豹古今注：「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其二章亡。」凡此，皆光武時事也。使無樂府之設立，恐不能至此。蔡邕禮樂志謂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二曰周頌雅樂，三曰黃門鼓吹，四曰短簫饒歌。按明帝永平三年八月改大樂曰大予樂，則知至明帝時，樂府且益形完備。又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詔太僕少府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是迄東漢中葉，且以樂府人員過剩爲患矣。

至於當時樂府，仍必采詩，則亦有足足證。兩漢政治，有共同之特點者一：卽民意之重視是也。易言之，卽歌謠之重視是也。如漢書韓延壽傳：

「延壽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

師古注：「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又王尊傳：

「尊居部三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

狀，遷爲東平相。」

又谷永傳：

「永對曰，臣願陛下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

所謂「使行風俗」，「循行風俗」，蓋卽古者「聽於民謠」之意，亦卽延壽所云「人人問以謠俗」是也。而王莽傳亦云：

「四年（平帝元始）四月，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其秋，（五年秋）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作爲郡國遺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

事亦見後漢書譙玄傳。此雖出於風俗使者之欺下罔上，假造民意，但亦規當時政治重視民意之風氣焉。惜此三萬言之假造歌謠，今皆不存，否則對於吾人研究詩體之流變者，必有不少裨益，以其內容雖爲假造，而形式則必爲民歌之形式也。

此種重視民謠之風氣，至東漢猶未稍歇，并實行以民謠爲黜陟之標準。故范曄後漢書循吏列傳敘云：「初，光武起於民間，頗達情僞。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

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茲舉其事之見於本紀及列傳者，條錄如下。順帝紀：

「漢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舉、馮羨、樂巴、張綱、周綏、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

周舉傳：

「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忠清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雷義傳：

「順帝時，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

以上皆順帝時事。劉陶傳：

「光和（靈帝）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注云：謠言，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時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襲內官，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污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

陳訥。耿（陳耿）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鳳凰，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蔡邕傳：

「六年（熹平）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等，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爲舉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儀，所因寢息？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

則知在光和五年前，當熹平之五年，已嘗有謠言奏事之議，但未實行，故邕以爲言。此皆靈帝時事也。而觀季郃傳：「和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則東漢采詩之舉，並遠在順帝以前，當和帝之世矣。今樂府有「雁門太守行」，其篇首云：「孝和帝在時，雒陽令王君」。亦足資推證。

夫既遣使者以行風俗，因謠言而爲黜陟，則自必存錄，以爲黜陟之張本，而樂工因探以入樂，此事理之當然者，前舉雁門太守行，卽其明例，由是可知，東漢一代，亦自有其民間樂府。所異者，採詩之目的，純爲政治，不爲音樂，與武帝時微有別耳。此誠兩漢政治上一大特色，亦卽兩漢樂府高出後世之根本原因也。

漢樂府時代，本多不可考，茲所謂東漢民間樂府，實亦難必其皆東漢作也。茲爲取便類覽，且以明一代社會之概況，特就其性質，析爲幻想、說理、抒情、敘事四類，敘之於後。

(一) 幻想之類 所謂幻想，蓋指諸言遊仙之作。按後漢書方術傳敘：「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光武尤信讖言，自是習爲內學。尙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也」。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此漢樂府所以多神仙迂怪之文也。

(1) 長歌行：(相和平調曲)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強。髮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

王楚辭逸注：「攬，采也。」「方言：「詔，幢，翳也，楚曰詔。關東關西曰幢」。起二語殊有奇趣，所謂彌幻彌真。

(2) 王子喬：(相和吟嘆曲)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遊。參駕白鹿雲中遊。下遊來，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遨。上建逋陰廣里踐近高。結仙宮，過謁三臺。東遊四海五嶽山，過蓬萊紫雲臺。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朝應太平。養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至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人遊八極，鳴吐銜福翔殿側。聖主享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時人爲立祠緱氏山下及嵩高之首，見列仙傳。吳且生曰：「王喬有三人，一爲王子晉，二爲葉令王喬，三爲柏人令王喬，皆神仙也。」「樂府正義：「建，立也。逋陰未詳其地，廣里見王隱晉書。」「按當指立祠之處。高，謂嵩高。白虎通：「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踐近高，謂近於嵩高可履踐也。究，盡也。釋名：「嗟，佐也。言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佐也。」「蓋謂玉女吹簫笛以佐行耳。聖人，指王子喬。鳴吐句，頌詞。如宣帝時鳳凰神雀降集京師之類。此篇樂府正義以爲武帝時

作，王子喬蓋比戾太子，恐不足信。

(3) 步出夏門行：(相和瑟調曲)

邪逕過空廬，好人嘗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爲我御，將吾天上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

按後漢書百官志載洛陽城十二門，有夏門。此篇題曰步出夏門行，當係東漢作也。王父母，謂東王公，西王母。白榆，桂樹，青龍，雙闕星名。陳祚明曰：「好人必有所指。廖廖空廬，獨居其中，此高士也，何以爲娛。富貴不足係念，故期以神仙也。卒得字妙，與善哉行要道不煩同旨。極言其易。與天相扶，語奇。東父西母，乃在太山，荒唐可笑。天何可里計，乃言四五里，見得極近，最荒唐語，寫若最真確，故佳。」按此類，漢樂府中多有之，尤以言神仙諸作爲然。往往參互舛錯，不可究詰，與諸傳記不符，正不必一一求其適合。妄言妄聽，斯爲得之。陳氏所謂荒唐，實亦卽所謂談諧。此種談諧性，乃漢樂府一大特色，不獨此一篇然也。

(4) 善哉行：(相如瑟調曲)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一解）經歷名山，芝草翩翩。仙人王喬，奉樂一丸。（二解）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漸無靈輒，以趙宣！（三解）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饑不及餐。（四解）歡日尙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五解）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游戲雲端。（六解）

遊仙思想發生之原因有二：一爲希圖不死，如秦始，漢武是也。一爲逃避現實，如屈原遠遊所謂「悲時俗之迫阨，願輕舉而遠遊」是也。此篇情緒雜遝，忽而求仙，忽而報恩，忽而恤貧交，自悲自解，無倫無序，然其中自有一段憤懣，蓋遠遊之類。

左傳宣公二年傳：「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宣子（盾卒諡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淮南子：「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才八人爲八公。」大難，猶大樂，大佳之類，蓋漢人語。內，同納。闌干，橫斜貌。

（二）說理之類 此類多言處世避難，安身立命之道。大抵不出儒道兩家思想，其爲道家思想者，多屬寓言體，頗具神仙度世之點化作用。其爲儒家思想者，則率含教訓

意味。然要皆有深切濃厚之感情爲之背景，故亦不同於子書箴銘焉。

(1) 君子行：(相和平調曲)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並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其賢。純爲儒家思想。周易：「勞謙君子有終吉」。又曰：「謙，德之柄也。」老子：「和其光，同其塵。」和光謂合名高位與人同之。而能如此者其難也。二句言避嫌之道。末舉周公以實之。陳祚明曰：「瓜田李下句，當其創造時，豈不新警！」邱光庭云：「諸經無納履之語，按曲禮，俯而納履。正義曰：俯，低頭也。納，猶着也。低頭著履，則似取瓜，故爲人所疑也。履無帶，着時不必底頭，故知履當爲履，傳寫誤也」。

(2) 長歌行：(平調曲)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日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按此篇亦見文選。感物興懷，臨流歎逝，理語亦情語也。焜黃色衰貌。

(3) 猛虎行：(平調曲)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騎？」

朱嘉徵曰：「猛虎行，謹於立身也。」杜詩云：「紉緜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又云：「禮樂攻吾短」，蓋士君子潔身自愛，見得思義，勢必至此。末二語，託爲野雀反唇相譏之詞。猶言我野雀豈無巢哉？若爾天涯遊子，則真無家矣，尙騎誰乎？騎字根上不從字來。要知世間，乃多此種俗物。

(4) 豔歌行：(瑟調曲)

南山石崑崙，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柏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持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嘆，問是何山材？誰能刻鏤此，分輪與魯般。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本自南山松，今爲宮殿梁。

(5) 豫章行：(清調曲)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雲，下根通黃泉。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何皎皎，梯落×××。根株已斷絕，顛倒巖石間。大匠持斧繩，鋸墨齊兩端。一臨四五里，枝葉自相捐。×××××，會爲丹船燔。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吾生百年×，目××××俱。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

以上兩篇皆表現道家思想者。卽莊子山木目矐意，但更不道破，令讀者自悟。夫以南山之松，得爲宮殿之梁，此乃儒家之所榮，亦正道家之所悲。蓋道家崇尚清靜，貴今天年，故以不才爲大才，以無用爲大用也。李子德曰：「如對三代鼎彝，見其殘缺處，令人撫之有餘思也。」信然。

(6) 枯魚過河泣：(雜曲歌辭)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鱖，相教慎出入！

此亦寓言警世之作。張蔭嘉古詩賞析云：「此羅禍者規友之詩，出入不謹，後悔何及？却現枯魚身而爲設法」。李子德曰：「枯魚何泣？然非枯魚，則何知泣也？」

按後漢書陳留老父傳：「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墜。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諸寓言之作，其言桓靈之日，黨錮之世乎。要其爲亂世之音，固無可疑者。

(三)抒情之類。文心雕龍云：「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凡在詩歌，本皆摯情之結晶，而此獨以情標類者，亦權其輕重，爲便利計耳。無所過執可也。

(1) 怨詩行：(楚調曲)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盡中情，遊心恣所欲！舊說岱宗上有金鏡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爾雅：「泰山爲東嶽」。博物志：「泰山主召人魂」。末二語，亦卽杜詩「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樽前酒一杯」意。

(2) 西門行：(瑟調曲)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二解)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三解)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四解)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解)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貧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六解)

此篇爲晉樂所奏，漢本辭稍異。晉人每增加古詞，寫令極暢，或漢晉樂律不同，故不能

不有所增改。步念之者，謂步步念之也，蓋重言而用一字。雞鳴曲：「池中雙鴛鴦」，謂雙雙也。董逃行：「其端鳴鴉聲鳴」，亦謂聲聲也。皆其例。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注：「茲，年也」。上二作皆死生之感。

(3) 悲歌：(雜曲歌辭)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纍纍。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按文選李善注引古樂府詩曰：「遠望故鄉鬱鬱何纍」，文句稍異。鬱鬱纍纍，謂墳墓也。漢詩用此，皆極新穎的當。如言人命短促，則云「奄若風吹燭」，「奄忽若飈塵」，「命如鑿石見火」。言時光之一去不回，則云「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言君子之不處嫌疑，則云「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譏兄弟之不相愛，則云「蟲來嚙桃根，李樹代桃僵」。此篇車輪之喻亦然。

(4) 古歌：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胡地多飢風，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越遠，衣帶日越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按此歌樂府詩集，古樂府並不載。然其本身卽爲一含有音樂性之文字，觀末二句與悲歌悉同，亦足證其出於樂府也。沈德潛曰：「蒼莽而來，飄風急雨，不可遏抑。」良然！此二篇皆寫遊子天涯之感者，古時交通不便，行路艱難，真有如所謂「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者。初不如吾人今日之瞬息千里，迅速安全，故古人於離別一事，乃甚多血淚之作。此則時代環境有以左右吾人之情感者也。

在漢樂府抒情一類中，最可注意者，厥爲描寫夫婦情愛一類作品。南朝清商曲，多男女相悅及女性美之刻畫，漢時則絕少此種。蓋兩漢實爲儒家思想之一尊時期，其男女之間，多能以禮義爲情感之節文。讀上「君子行」亦可見。故其所表現之女性，大率溫厚貞莊，與南朝妖冶嬌羞，北朝之決絕剛勁者，歧然不同。如云「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如云「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如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之類，皆忠厚之至也。故卽就此點以觀，孔雀東南飛，亦決不能作於六朝，無他，風格太不類耳！

(5) 公無渡河：(悲調曲)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按此曲樂府詩集附于相和六引箜篌引下，「古樂府」及「漢魏詩乘」，又直以爲箜篌引，按古今樂錄云：「今三調中自有公無渡河，其聲哀切，故入瑟調。」然則非箜篌引明矣。古今注曰：「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云云。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遠以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曲與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觀麗玉引箜篌而寫其聲，名曰箜篌引，則箜篌引乃感此曲而作，此曲實箜篌引所託始，非箜篌引甚明。古今樂錄謂「其聲哀切」，今其聲雖不可得而聞，而讀其詞猶覺有餘悲焉。此篇與後孔雀東南飛同爲寫夫婦詢情之作，雖修短懸殊，其於感人一也。魏晉以下，無聞焉爾。

(6) 東門行：(瑟調曲)

出東門，不願歸。來入門，恨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餽糜。上用倉浪天，故當用此賣口小兒？」「今非咄行，吾去爲渴。白髮時下難久居！」

孔子曰：「君子固窮」，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夫無知細民，無

衣無食，則鮮有不鋌而走險者。他家數語，妻戒夫之詞。天之祿善珍姪，必及其嗣，故以此勸其勿爲非。淮南子：「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他家、我家、是家、皆漢人語也。今非以下夫答妻之詞。言今非咄嗟之間行，則吾去爲已遲。爾雅：「下，落也。」按毛詩邶風北門：「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譴我。」爲詩中嘆窮之始，讀此篇，則知漢俗尙厚。嗚呼，世間罪惡，鮮不由此，安得使滴粉搓酥，畫眉注口者一聞斯語乎？

(7) 豔歌何嘗行：(瑟調曲)

飛來雙白鷗，乃從西北來。十五五，羅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頽。(三解)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踟躕願羣侶，淚下不自知。(四解)「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此編亦載宋書樂志大曲。沈約云：「念與下爲趨，曲前有豔。」郭茂倩曰：「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按此數語爲妻

答夫之詞。劉履「選詩補遺」謂此爲新婚遠別之作。朱乾亦云：「此爲夫婦相離別詞。妻字指白鶴，硬下得妙。」想當然也。漢魏樂府，結尾多作祝頌語，往往與上文路不相屬，此蓋爲當時聽樂者設，與古詩不同，不可連上文串講也。

(8) 豔歌行：(瑟調曲)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
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綰。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眇。——語卿且勿眇，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此蓋夫疑其妻之作。末四語對話，口角甚肖。季子德曰：「石見何纍纍，承之曰，遠行不如歸，接法高絕。非遠行何以有補衣之事，故觸事思歸耳。」斜柯句神態如繪，先師黃晦聞先生曰：「案梁簡文遙望詩，斜柯插玉簪。畢曜情人玉清歌，善踏斜柯能獨立。段成式聯句，斜柯欲近人，則斜柯原是古語，當爲欲斜之意。」覽通作擘，說文：「擘，撮持也。」廣韻：「紐，補縫。」

(9) 白頭吟：(楚調曲)

皑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

踽踽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飀飀。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此篇舊多誤以爲卓文君作。陳沆云：「玉臺新詠載此篇，題作「皚如山上雪」，不云白頭吟，亦不云何人作也。宋書大曲有白頭吟，作古辭。御覽，樂府詩集同之，亦無文君作白頭吟之說。自西京雜記始附何文君，然亦不著其辭，未嘗以此詩當之。及宋黃鶴注杜詩，混合爲一，後人相沿，遂爲如婦之什，全乖風人之旨。且兩意決絕，溝水東西，文君之於長卿，何至是乎？蓋棄友逐婦之詩，非小星逮下之刺。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忠厚之至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慷慨之思也。勿以嫉妬誣風人焉。」
禮記：「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以此推之，則古時女子出嫁，亦必悲啼，所謂「嫁娶不須啼」者，實卽嫁時不須啼耳。張蔭嘉曰：「淒淒二句從他人嫁娶時憑空指點，以爲婦人有同一之願。不從己身說，而已身已在裏許。」嫋嫋，弱貌。飀飀，魚尾長貌。二句謂釣者以竹竿得魚，猶之男子以意氣而得婦，結合之間，初不在金錢也。

(10) 陌上桑：(相和曲)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墜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一解）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否？」羅敷前置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解二）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以識夫婿，白馬從嚙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間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纓纓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

寫羅敷之美，分兩層，首從正面描摹，亦止言其服飾之盛。次從旁面烘托，此法最爲新奇，然亦正以行者、少年、耕者、鋤者逗起下文使君。見得雅俗共賞，有「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意。末段羅敷答詞，當作海市蜃樓觀，不可泥定看殺。以二十尚不足之羅敷，而自云其夫已四十，知必無是事也。作者之意，只在令羅敷說得高興，則使君自

然聽得掃興，更不必嚴詞拒絕。往嘗爲「漢樂府的談諧性」一文，此類是也。

倭墮髻卽墮馬髻，見後漢書梁統傳。風俗通：「墮馬髻者，側在一邊。始自梁冀家所爲，京師翕然皆放效。」古今注：「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按溫庭筠南歌子：「鬢墮低梳髻」，是唐時猶有爲之者。幘頭一作綃頭，釋名：「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從也。」沈德潛曰：「坐緣也。歸家怨怒，緣觀羅敷之故也。」漢書雋不疑傳晉灼注：「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古諸侯五馬，漢太守甚重，比諸侯，故用五馬。漢書酷吏寧成傳：「（成）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今羅敷所以盛誇其夫婿者，亦至太守而極，蓋一時觀念然也。漢人似頗以有鬢爲美觀，如霍光傳：「光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又後漢書光武紀：「光武身七尺三寸，美須眉。與李通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又馬援傳：「（援）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是其證。

盈盈冉冉，並行遲貌，二句一意，重言以成章耳。案漢世男女，皆各有步法。梁冀傳謂冀妻能作「折腰步」，又孔雀東南飛云「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此漢代女子步法之可窺見者。後漢書馬援傳：「勃（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云：「頸下施

袷，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者，周旋皆中規矩。」雖既爲學者之服，則「矩步」當亦學者之步，與此詩所謂「公府步」者必自不同。此漢士大夫步法之可考見有。度其間方寸疾徐之節，必各有不同及難能之處，故彼傳特表而出之，而此詩亦以爲言也。閱一多先生云：「案古禮，尊貴者行遲，卑賤者行速，孫堪以縣令謁府，而趨步遲緩，有近越禮，故遭譴斥。（見後漢書儒林周澤傳）太守位尊，自當舉趾舒泰，節度遲緩。此所謂公府步府中趨，猶今人言官步矣。」則是官步中，又有尊卑之別焉。

（四）敘事之類 漢樂府本多緣事而發，故此類特多佳製，於當時民情風俗，政教得失，皆深有足徵焉。樂府不同於古詩者，此亦其一端。蓋古詩多言情，爲主觀的，個人的；而樂府多敘事，爲客觀的，社會的也。

（1）雁門太守行：（瑟調曲）

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太自益州廣漢蜀民。少行宦，學通五經論。（一解）明知法令，歷世衣冠。從溫補洛陽令，治行教賢。擁護百姓，子養萬民。（二解）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料民富貧。移惡子姓，爲著里端。（三解）傷殺人，比伍同罪對門。禁豨豕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罪，詣馬市輪。（四解）無妄發賦，念

在理矣。敕吏正獄，不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等。（五解）賢哉賢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六解）臨部居職，不敢行恩。清身苦體，夙夜勞動。治有能名，遠近所聞。（七解）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作詞，安陽亭西，欲令後世，莫不稱傳。（八解）

東漢民間樂府之有確實時代可考者，只此一篇。按後漢書王渙傳：「渙字稚子廣漢鄭人也。少好俠，晚改節敦儒學，州舉茂才，除溫令，在溫三年。永元（和帝）十五年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又能以譎數撻發姦伏，京師稱嘆，以爲渙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蓋卽此篇所詠。按和帝永元十七年四月改元元興，是年十二月帝崩，渙卒於元興初，而此詩首云「孝和帝在時」，則是當作于殤帝延平後也。

後漢書百志官：「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東漢都洛陽，爲河南尹所治，故得爲令。致與至通，致賢猶至賢。料民貧富，猶百官志所謂「知民貧富，爲賦多少。」移惡二句，渙傳引古樂府歌作「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按宋書樂志載此篇卽無「

名五「二字，注當別有所據。移謂移書，猶今言行文，說文：「關西謂榜曰篇」篇著，猶言榜示，揭示。後漢書循吏王景傳：「景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於鄉亭。」是其證。里謂鄉里，東漢里有里魁，掌一里百家。（見百官志）端者，里中顯目之處。所以如此者，欲使四方明知其爲惡人以示戒也。百官志：「民有什伍，善惡相告。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周禮地官：「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是比亦五家也。蓋謂凡傷殺人者比伍與對門皆同坐也。東觀記曰：「馬市正，數從賣羹飯家乞貨，不得，輒毆罵之至忿。渙聞知事實，便諷吏解遣。」財與纒通。漢書宣帝紀：「詔池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注：「折竹以繩縣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籟。」此亦謂假與貧民田，纒用錢三十，便可買繩理竹以治其地也。禮，理也。按以上諸事，傳多失載，此樂府有以補史之闕文者。

（2）關西行：（瑟調曲）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否。請客北堂上，坐客氍毹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

却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麴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楹。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張蔭嘉曰：「此羨健婦能持門戶之詩。舊說皆云中含諷意，蓋因婦人宜處深閨，不應自應賓客也。然玩詩意，以鳳凰和鳴，一母九雛興起，則此好婦之無夫無子，自可想見。門戶既藉以持，賓客胡能不待？篇中絕無含刺之痕。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雙，鳳凰和鳴，惟有將雛之樂，以反興世間好婦，不幸無夫無子，自出待客之不得已來。似與下文氣不屬，却與下意境相關。」張氏以此爲羨健婦能持門戶之作是矣。惟又謂此健婦爲無夫之寡婦，則尙有可議。按漢書陳遵傳：「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爲荊州牧，嘗之官，過長安富人故洛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曰：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土，寡因留宿。遵知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淆，亂男女之別，臣請俱免。」觀此可知漢時習俗。旣云禮不入寡婦之門，則爲寡婦者亦自不應置酒待客。信如張氏之說，則此婦不得稱好婦，而此客之來，亦如陳遵兄弟先爲失禮矣。好婦之夫，自可行役在外，似不必定

解作無夫也。

按漢書藝文志有「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之目，此篇題爲「隴西行」，而其
所表現之女性，亦復豪健有丈夫氣，與其他諸篇，如東門行，豔歌行，白頭吟等之第爲
文弱者迥異，當卽隴西歌詩也。至其所以特異之故，則由於地氣與環境之關係。班固嘗
兩著其說，漢書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
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秦地天水隴西，山多
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
力，以射獵爲先。漢興，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小人有勇而無誼則爲盜，故此數郡民俗質
木，不恥寇盜。」又趙充國傳贊云：「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則？山西天
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
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
存耳。」一夫勇旣如此，女當亦然，此篇中所以有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之文也。所惜
班氏於此種慷慨歌謠，皆未記錄。今之所存，吾人亦難辨別。此篇雖可確認爲出於隴
西，然是否爲西漢所采，在藝文志所列「隴西歌詩七篇」之內，吾人亦無法斷言。向使

班氏一載其詞，則此歌時代，便成鐵鑄。而吾人於五言詩源流之探究，將更得一有力之佐證，其嘉惠後學，豈有既乎？

(3) 相逢行：(清調曲)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一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噍噍，和鳴東西廂。夫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鬪絲方未央。」

樂府古題要解：「相逢行，古詞。文意與鷄鳴曲同。」按鷄鳴兼諷兄弟不相顧，此則專刺富貴家庭之淫樂，亦微有別。曰夾轂問君家，曰易知復難忘，意存譏諷，而語自渾成，蓋以才能德行爲仕宦者，更不待問而後知也。黃金以下，一路寫去，似句句恭維，實句句奚落。作使猶役使。邯鄲趙地。倡，女樂也。漢書地理志：「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又云：「趙中山地滯人衆，丈夫相聚

遊戲，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躡，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漢詩多言燕趙邯鄲，知其俗至漢猶然也。丈人解不一，此爲婦尊舅姑之稱。

(4) 長安有狹斜行：(清調曲)

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紵，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調絲詎未央。」

李子德曰：「旣曰無官職，又曰衣冠仕洛陽。世胄子弟，當自媿矣。此篇所刺尤深，漢詩亦不多得。」按賣官之風，雖自西漢已開其端，然不如東漢之甚，此篇殆對當時以入錢爲官者而發，故有衣冠仕洛陽之語。如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四年七月，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又靈帝紀：「光和元年十二月，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四年，是歲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官爵之濫如此，漢安得不亡，而民間又安能無刺乎？

(5) 上留田行：(瑟調曲)

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古今注：「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按親父子，猶云一父之子，謂同產兄弟。孔雀東南飛云「我有親父兄」，亦謂同產兒也。李子德以爲似諷父之聽後婦而不恤前子，恐誤。回車一問，始知果然，啼兒答語，更不揭出，極含蓄忠厚，故曰聞者足戒。

(6) 婦病行：(瑟調曲)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有過慎莫道答！行當折搖，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塞戶牖，孤兒到市。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餅。對交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兒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

寫母愛極深刻，當言二句，傳神之筆。曰兩三孤兒，則孤兒非一，逢親交乞錢，是大孤兒，啼索母抱，是小孤兒，蓋幼不知其母之已死也。慘狀一一從親交眼中寫出，徘徊

置，蓋有不忍言者矣。親交猶親友，漢魏時常語，善哉行：「親交在門」，曹植詩：「親交義不薄」，皆其證。折搖猶折天，謂孤子，行復爾耳，謂妻死不久，卽復如此，置子女於不顧也。吳旦生日：「亂者樂之卒章」。

(7) 孤兒行：一曰孤子生行。(瑟調曲)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鬢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槍槍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槍欲悲。淚下漉漉，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風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翻覆，助我者少。啜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與校計。「亂曰：里中一何譌言，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人居！」後母之憎前子，兄嫂之疾孤弟，幾爲吾國數千年來之通病，此亦一社會問題也。沈德潛曰：「淚痕血點，凝綴而成」。信然。觀南到九江，東到齊魯，此篇疑亦秦地歌謠，班固

所謂慷慨者也。行取猶行趣，趣與趨通。古者屋高殿皆名爲殿，不必宮中。錯，石也。非，粗屨也。漢書朱雲傳：「雲攀檻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與此「下從地下黃泉」語法正同。惟複黃泉二字，此當爲音節關係，猶婦病行「連年累歲」疊用之類。下從地下黃泉句後，忽然盪開，間以春風動，草萌芽二語，令讀者耳目心情，隨之一豁，然後再折回本題，轉到收瓜事上，所謂樂府之妙，往往於迴翔曲折處感人。若，此類是也。後世長短句，惟李後主浪淘沙「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頗同此神味。

(8) 十五從軍征：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樂府古詩要解：「此詩晉宋入樂奏之，首增四句，名紫騮馬。（見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十五從軍征以下，古詩也。」則此篇在漢雖爲古詩，而在晉宋則嘗播於樂府，緣附錄於後。後漢書光武紀：「至是野穀旅生」。注云：「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范大

士曰：「後代離亂詩，但能祖述而已，未有能過此者。」

兩漢民間樂府，大部具如上述。凡兩漢之政教吏治，民情風俗以及思想道德等，吾人於此皆得窺其梗概焉。後世樂府既不采詩，文人所製，又多緣情綺靡，故求如漢作之足爲論世之資者，乃絕不可得。下迄於南朝之清商，五季之豔詞而極矣。

附錄 黃晦聞先生相和三調辨

關於鄭樵通志及郭茂倩樂府詩集所云「相和三調」，卽平調，清調，瑟調。近頗有誤解。陸侃如詩史卷上一九八頁引梁任公先生未發表文稿，云「惟清商爲有三調，而相和則未聞有之。」意蓋謂三調乃屬於清商，與相和絕不相干，「相和三調」之名稱，根本不合。實則宋志所載清商三調歌詩，其中自有漢相和曲也。故郭茂倩論清商云：「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卽相和三調是也。」正乃推本宋志，初無不合。今將黃晦聞先生辨正文，附誌於此，覽者當可釋然矣。原文如下：

宋書樂志「相和」與「清商三調歌詩」，爲鄭樵通志樂略「相和歌」及「相和歌」

調」之所本

從宋書樂志相和及清商三調中錄出古辭與楚詞鈔之篇名，凡十七曲如下：

(1) 江南可采蓮 (2) 東光乎 (3) 雞鳴高樹頭 (4) 烏生八九子 (5) 平陵東
(6) 今有人 (7) 上謁 (8) 來日 (9) 東門 (10) 羅敷 (11) 西門 (12) 獻獻
(13) 白鵝 (14) 何嘗 (15) 爲樂 (16) 洛陽行 (17) 白頭吟

此十七曲，宋志所謂：「相和，漢舊曲也。」

從宋書樂志所云：「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以求由十七曲合而爲十三曲之證據，錄宋志相和十三曲之篇名如下：

(1) 駕六龍 (2) 厥初生 (3) 江南可采蓮 (4) 天地間 (5) 東光乎 (6) 登
山而遠望 (7) 惟漢二十二世 (8) 關東有義士 (9) 對酒歌太平時 (10) 雞鳴高
樹頭 (11) 烏生八九子 (12) 平陵東 (13) 今有人 (合棄故鄉，駕虹霓，爲一曲，
名陌上桑)。此十三曲中，惟江南，東光，雞鳴，烏生，平陵，今有人六曲爲相和
漢舊歌。其餘則魏武帝，文帝辭也，宋志所謂「合爲十三曲」者，謂合漢相和舊歌
六曲及魏武帝文帝歌辭七曲 (宋志載九曲，因棄故鄉，駕虹霓二曲合併今有人爲陌

上桑，故止得七曲）共爲十三曲也。

從宋書樂志所載「清商三調歌詩」中，錄出「漢相和舊歌」篇名如下：

- (1) 上謁（卽董逃行古詞）(2) 來日（卽善哉行古詞）(3) 東門（卽東門行古詞）(4) 羅敷（卽豔歌羅敷行古詞）(5) 西門（卽西門行古詞）(6) 默默（卽折楊柳行古詞）(7) 白鶴（卽豔歌何嘗古詞）(8) 何嘗（卽豔歌何嘗行古詞）(9) 爲樂（卽滿歌行古詞）(10) 洛陽行（卽雁門太守行古詞）(11) 白照吟（與擢歌同調古詞）

此十一曲，皆漢相和舊歌。其餘二十四曲（宋志所載清商三調歌詩，共三十五曲。）則爲魏武帝，文帝，明帝及東阿王之詞，合爲三十五曲，宋志所謂「荀勗撰舊詞施用」者也。是故清商三調三十五曲之中，有十一曲爲漢相和舊歌，故通志四十九云：「自短歌行以下，晉荀勗採撰舊詞施用，以代漢魏，故其數廣焉」者也。梁任公云鄭樵讀宋志時，似將「清商三調荀勗撰」一行，滑眼漏掉云云，任公未細檢通志耳。如上，據宋志考得相和十三曲中，有漢相和舊歌六曲。清商三調歌詩三十五曲中，有漢相和舊歌十一曲。由此可知，三調中有相和矣。

梁任公論樂府詩歌謂：「鄭樵通志有大錯誤一點，在把清商與相和混為一談，殊不知惟清商為有三調，而相和則未聞有之。宋志錄完相和十三曲之後，另一行云，清商三調詩歌，苟勛撰書詞施用者。此下即分列平調六曲（案宋志平調五曲非六曲也），清調六曲，瑟調八曲，則三調皆屬於清商甚明。而鄭樵讀宋志時，似將清商三調苟勛撰一行，潛眼漏掉，漫然把宋志所錄諸歌，全部歸入相和，造出相和平調等名目云云。」梁氏之言，未細觀宋志，遂冤及鄭樵，故作此篇以辨之。二十二年三月黃節識。

第四章 樂府詩集

第四章 東漢文人樂府

西漢文人製作甚多，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司馬相如等郊祀歌十九章，王褒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章，綜計不下四十篇，然皆歌頌體之貴族樂府耳。其襲用當時民間樂府之五言體而自作好詩者，惟一班婕妤而已。若夫東漢，則作者漸繁，傳毅有冉冉孤生竹，張衡有同聲歌，蔡邕有飲馬長城窟行，辛延年有羽林郎，宋子侯有董嬌嬈，頗極一時之盛。蓋自西漢武帝始有民間樂府，下迄西漢之末，不過百年，爲時既淺，故仿作者少。至於東漢，則積漸已久，故作者輩出也。今不曰兩漢文人樂府，而曰東漢文人樂府者，正以明一時風氣之所趨也。

郭茂倩樂府詩集列雜曲歌辭一部，其中卽多文士製作，所謂雜曲者，郭氏云：「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懽樂之所發，或憂愁悲怒之所興，或敘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或緣於佛老，或出自夷虜，並收備載，故總謂之雜曲。」又云：「或因意命題，或學古敘事。」大抵屬於相和歌辭之民間樂府，皆嘗入樂，而屬於雜曲歌辭之文人樂府，則間有未入樂者。民間樂府爲創作的，而文人

樂府則爲因襲民間而來者，觀其形式多爲五言，內容率乏個性，卽其明驗也。若夫班婕妤團扇，於歌行之中，寓身世之感，則亦猶韋端已，李後主詞之發生於五代，各有其特殊環境，未可一概而論也。今并班姬之作，次敘於後。

(一) 班婕妤 有怨歌行一首：(楚調曲)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棄捐筐篋中，恩情中道絕！

漢書外戚傳謂婕妤爲趙飛燕所謂，遠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詩蓋爲此而作。故鍾嶸詩品云：「婕妤團扇短章，辭旨清越，怨深文綺。」第觀其立言之得體，卽足徵非他人所能代庖。後世擬作，如梁元帝婕妤怨，終排妻劉氏和婕妤怨等篇，何曾一字道著耶？常恐二字，直貫篇末。王夫之曰：「說到常恐便止，但堪作今人半首古詩耳。漢人有高過國風者，此類是也。」吳淇曰：「出入句謂蒙君恩。動搖句謂雖無大功，亦有微勞。蒙恩曰懷袖，失恩曰篋中，謂卽至失恩，不過棄置，此待君忠厚處，婕妤此時，已失寵矣。其曰常恐，若爲預慮之詞然者，用意特深，所謂怨而不怒者也。」

按文選所錄女作家作品有二：一爲曹大家東征賦，一卽怨歌行。李善注云：「歌錄

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則是此篇且爲文人擬作民間樂府之始祖矣。而謂之古辭，則其說亦不無可疑。

近有據漢書無作怨詩之言，遂疑此篇爲僞作者。關於此點之解釋有二：（1）由於曹時史家，輕視此種文藝作品，以爲小道鄭聲，無關大體，故闕而不載。漢書藝文志全載安世，郊祀之歌，而於當時民間謠謳，不載一字，卽其例。（2）由於班固爲親者諱之微意。觀藝文志不列婕妤作賦之目，（婕妤嘗作賦自悼，載外戚傳。）而外戚傳贊語，於婕妤亦獨不置一辭，與後世愛不絕口者異趣，（曹植，傅玄皆有贊。）婕妤於班固爲大姑母，則此篇班氏不載，亦自是情理中，並非不可能。至於文選所錄，原不盡出正史，如崔杼玉座右銘，後漢書本傳便不載，豈得亦謂爲僞作耶？

又有據宋嚴羽滄浪詩話：「樂府作顏延年」一語，遂直以爲顏延年作者。於是并陸機之「班婕妤」亦不得不指爲僞作，以陸作明言「寄情在玉墀，託意惟團扇」而又爲西晉時人，在顏延年之前也。但憑臆斷，以至其說，其不足信，實無待言。夫顏延年乃宋之南齊詩人，與謝靈運齊名，與陶淵明有故，下迄梁初，其間又不過百年，使果爲顏作者，則顏統編文選，何得不知？藉令文選有誤，何以詩品竟不提及？文心雕龍亦不置

指其人？稍後之玉臺新詠又一仍文選之舊？李善注文選亦屢引作班婕妤怨詩？而梁元帝劉孝綽，孔翁歸諸人之婕妤怨，又並有「遂作裂紵詩」，「妾身似秋扇」，「團扇逐秋風」等語？說不見於與顏延年同時代之六朝，不見於唐初，而見於數百年後之宋人詩話，謂曰可信，其誰信耶？宋書顏延年傳：「延之性既褻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嘗其爲適，旁若無人。」如使詩爲心聲，延年嘗不辨此！

(二) 馬援 有武溪深行：(雜曲)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兮多毒淫！——古今註：「武溪深，馬援爲南征之所作。援門生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按後漢馬援傳：「建武二十四年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六十二。明年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此篇蓋作於是時。與後曹操苦寒行，同其悲壯。

(三) 東平王蒼 有武德舞歌一首：(舞曲歌辭)

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父翼之，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

神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

東觀漢記：「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公卿奏議世祖廟舞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武功盛大，廟樂宜曰大武之舞，其文姑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詔書曰：如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按漢書禮樂志：「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則此篇蓋因舊曲而爲之辭者，通志云舞之有辭，始於晉，觀此知其不然。

光武紀：「中元元年二月，登封泰山，禪於梁父。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所謂三雍蓋指明堂，靈臺，辟雍。不曰三堂，三臺者，舉一以概其餘耳。班固白虎通禮論，兼論明堂靈臺辟雍三者，而獨以辟雍名篇，是其證。後漢書注：「圖河圖也。讖，符命之書。讖，驗也，言爲王者受命之徵驗也。」後漢張衡傳：「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又光武初卽皇帝位，其祝文亦引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然則圖讖之興，實自光武，此歌亦紀實也。

(四) 傳毅 有冉冉孤生竹：(雜曲)

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此篇亦在古詩十九首內。樂府詩集亦作古詞。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辭。」必有所據。後漢傅毅傳云：「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不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今顯宗十頌已不傳，此篇之獨存，當以採用民歌體裁而自爲抒情詩之故，一存一亡之間，良非偶然。

(五)張衡 有同聲歌：(雜曲)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庭。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蒸嘗。思爲葦蕩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幃，在上衛風霜。洒掃清枕席，鞞芬以狄香。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數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此篇首見玉台新詠，然文心雕龍已論及：「張衡怨篇，清典可也。」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所謂仙詩，卽指此曲，以篇中有天老素女之言也。說文：「藟蒲子也。可爲醢。」

毛詩：「下莞上簟」，鄭箋：「小莞之席也」。玉篇：「金，大被也。」爾雅：「幃謂之帳。」鞮，說文：「革履也。」狄香，夷狄之香，謂以香薰履也。列圖以下，寫房中之事，漢書藝文志藏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其中有「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黃帝三玉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等，當卽是。

西溪叢話：「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按陶賦有云：「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叢話蓋指此數語，亦卽昭明太子陶集序謂爲「白玉微瑕，惟在閒情一賦」者也。迄於有唐，則效襲者益多，如裴誠新添楊柳詞：「願作琵琶槽那畔，美人長抱在胸前。」又和凝河滿子：「卻愛藍羅裙子，羨他之束纖腰。」然厚薄有間矣。

(六) 辛延年 有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冬日獨坐爐。長裾連理帶，膚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鬢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鬢五百萬，兩鬢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燐，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持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鱸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

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
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此篇作者身世不詳，玉臺列班婕妤怨歌行前，以詩之風格論，殆東漢時人。羽林郎武帝時置。顏師古云：「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戶多。」後白居易之神策軍，命題蓋仿此。

樂府正義云：「漢以南北二軍相制。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武帝增置期門羽林，以屬南軍。增置八校以屬北軍，更名中尉爲執金吾。南軍掌宿衛，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充之，期門羽林亦以六郡良家子選給，未有如馮子都其人者。自太尉勃以北軍除呂氏，於是北軍勢重。武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粵，後又增置八校，募知胡事者爲胡騎，知越事者爲越騎，武騎紛然，將驕兵橫，殆盛於南軍矣。光武所以有仕宦當至執金吾之云也。題曰羽林郎，本屬南軍，而詩云金吾子，則知當時南北軍制敗壞，而北軍之害爲尤甚也。案後漢和帝永元元年以竇憲爲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財貨，篡取罪，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此詩疑爲竇景而作。蓋託往事以諷今也。」其言甚確。所引

賈氏兄弟事，見後漢竇憲傳，傳並云「有司畏懼，莫敢舉奏，」則其勢之炙手可熱，不難想見，此正詩人之所以不能已於言者。

霍家奴，玉臺，樂府奴並作姝。古樂府作奴。丁福保則謂作姝者是，古士之美者亦曰姝，如彼姝者子。案漢書霍光傳：「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又「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自以作奴爲是。漢官儀云：「執命吾，緹騎二百人。」篇中金吾子，當指緹騎之屬，所謂奴，亦未必卽家奴也。後漢馬援傳：「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注云：「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此酒家胡，疑爲當時之賈胡，非必女子之姓。張蔭嘉曰：「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言其勢可畏。若不惜此紅羅之裂者，輕賤之軀，幾難保矣。」

（七）宋子侯 有董嬌嬈：（雜曲）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自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可飄颻。「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墜，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慳愛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

瑟上高堂。

漢詩說曰：「請謝彼妹子二句，是問詞。高秋八九月四句，是妹子答詞。秋時自零落四句，又是答妹子之詞。正意全在吾欲覓此曲數語。」漢作固往往有此奇境。此篇作者身世亦不詳，玉臺列班婕妤好後。

(八) 蔡邕 有飲馬長城窟行：(瑟詞曲)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謂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

按此篇文選作古辭，玉臺作蔡邕，蔡中郎集亦載。首八句，兩句一韻，一韻一轉，在詩歌中亦屬創格。枯桑二句爲比，古今無異議，惟所比爲何，則解說紛然。朱嘉徵曰：「白樂天云：詩有隱一字而意自見者，海水知天寒，言不知也。」此解獨得。蓋二句正言若反，猶云枯桑豈知天風？漢水豈知天寒？以喻人情澆薄，莫知我艱也！曹植詩云：「狐裘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杜甫云：「江上形容吾獨老，天邊風俗自相親！」炎涼之

感，正所謂「古來共如此」者也。自媚，猶自相親矣。

鯉魚素書者，先師黃晦聞先生曰：「詩檜風「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烹魚得書，古辭借以爲喻。注者或言魚腹中有書，或言漢時書札以絹素結成雙鯉，或言魚沉潛之物，以喻隱密，皆望文生義。未窺詩意所出。」

（九）繁欽 有定情詩：（雜曲）

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卽幽房，侍寢執衣巾。時無桑中契，迫此路側人。

我旣媚君姿，君亦悅我顏。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

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何以致契闊，腕繞雙跳脫。

何以致結恩情，美玉綴羅纓。何以結中心，素纓連雙針。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

何以慰別離，耳後瑇瑁釵。何以答歡忻，紉素三條裙。何以結愁悲，白絹雙中衣。

與我期何所，乃期山東隅。日旰兮不至，谷風吹我襦。遠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躕。

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南陽。日中兮不來，飄風吹我裳。逍遙莫誰覩，望君愁我腸。

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日夕兮不來，躑躅長嘆息。遠望涼風至，俯仰正衣服。

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來，淒風吹我衿。望君不能坐，悲苦愁我心。

愛身以何爲，惜我華色時。中情既款款，然後剋密期。裘衣躡花草，謂君不我欺。
○廁此醜陋質，徒倚無所之。自傷失所欲，淚下如連絲。

欽與建安七子同時，而最不得志。此蓋其自傷之作，然情思搖蕩已極，風骨殊未高。文選洛神賦李善注引繁欽定情詩云：「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今此二語不見，是尙有佚文也。廣雅：「拳拳，區區，愛也。」又：「叩叩，誠也。」孔融與韋休甫書：「不得與足下岸幘厲坐，舉杯相於。」又曹植詩：「廣情故，心相於。」是相於乃建安時常語，猶言相親耳。區區之舉，而鋪陳至數百言，孔雀東南飛，不猶短已乎？

○（十）諸葛亮 有梁甫吟（楚調曲）

○夢出齊城門，遙望薄陰里。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魯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三國志本傳：「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樂府詩集云：「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按東漢以來，特好挽歌，雖宴飲嫁娶亦喜用之，（見陝西漢民間樂府）。孔明之好爲梁甫吟，度亦愛其聲調耳。此篇藝文類聚題諸葛亮作，後人頗多懷疑，然以詩而論，殆非武侯一流人物不辦。「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

子，「不着議論，而含意無盡，真乃春秋筆法。」

此篇本事見晏子春秋，茲節錄如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請公使人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曰，接一搏豸，再搏乳虎，功可以食。田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衝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之功，可以食桃矣。二子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功，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公葬以士禮焉。」一統志：「三士墓在臨淄縣治南」。詩南山：「南山崔嵬」，毛傳：「南山，齊南山也。」莊子：「此劍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按唐書天文志：「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又禮記：「義理，禮之文也。」三子者本有勇而無文，而請之「文能絕地紀」者，亦言其忠義之氣足以貫絕地紀耳。

(十一) 無名氏 以上列敘東漢文人樂府，自班婕妤外，凡得九人。今所欲述

者，爲漢末無名氏之傑作「焦仲卿妻」一曰「孔雀東南飛」。其作者雖失名，然要必出於文人之手，如辛延年，宋子侯之流，則絕無可疑。故不歸之民間樂府，而次於本章之後。

此篇首載玉臺新詠（樂府詩集入雜曲歌辭。）其篇首有序云：「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茲將全詩分段錄如下：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篋，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鷄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勿留！」府吏長跪告：「伏維

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既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鞫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苦辛。謂言無罪過，俱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瑇瑁光。一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勸心養公姥，好

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

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紐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驕逸未有婚。」

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吉：直說太守家，有此合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
「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諾諾復爾爾。還都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蟠。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鑲鞍。齋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匹，交用市鱗珍。從人四五日，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女。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牕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過繡袂裙，晚我單羅衫。嗚嗚日欲暮，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去空二三里，摧藏爲悲哀。新婦識馬聲，躑躅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

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紐，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吹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黠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脚聽，寡婦起徬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孔雀東南飛之產生，其必具之條件有二：一爲文人樂府之盛行，一爲五言詩體之成熟，序云建安中，蓋適當其時。此本絕作，如謂建安時代不能產生，則縱推而下之以至於六朝隋時明清，亦無能產生也。

全篇渾樸自然，猶是漢時風骨，惟以情事既奇，篇章復巨，而又歷時久遠，轉相傳寫之間，不免失却幾分本來面目，一猶長江大河，奔流萬里，勢必挾泥沙而俱下，則亦事或有之，不足爲異。且如足下躡絲履，張爲騏孔雀東南飛年代祛款，以爲絲履乃六朝時物，然觀曹操內誡令：「前於江陵得雜絲絲履，以與家約，當著盡此履，不得效作也。」則漢末建安中已有之，不始六朝矣。又如進退無顏儀，祛疑謂儀字非用古韻，儀字由歌入支，始於魏文帝，按李尤良弓銘：「弓矢之作，爰自曩時。不爭之美，亦以辨儀。」又蔡邕濟北崔君夫人誄：「世喪母儀，宗殞憲帥。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則儀字由歌入支不始魏文矣。又如小子無所畏，下官奉使命，說者謂「小子」「下官」爲六朝

時通用口語，足見此詩不作於建安。按小子一詞，經傳屢見。有含自謙之意者，如尚書湯誓：「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爲尊對卑之稱者，如論語：「小子何莫學夫詩？」「吾黨之小子狂簡」，「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皆孔子謂其門人。亦有表貶斥之義者，如詩板：「老夫灌灌，小子蹇蹇。」襄四年左傳：「我君小子！朱儒是使。」又後漢書班超傳：「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仲卿母於盛怒之下斥其子爲「小子」，夫何足異？至於下官二字，最早見漢書賈誼傳：「君主斥能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爲君斥臣之詞。然觀後漢書循吏任延傳：「延拜武威太守，帝（光武）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此所謂上下，卽指上官下官，則已爲羣臣對待之詞，與詩意相近。考下之爲言，本先秦兩漢以來之常語，故有所謂下國、下縣、下妻、（見漢書王莽傳，卽外戚列傳所謂小妻。）白謙則或曰下走、下才、下僚，此詩敘丞對太守而自稱下官，亦情理之常。又如新婦入青廬，說者引唐殷成式酉陽雜俎：「北朝婚，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遂據以斷此詩爲作於六朝，不作於建安。按雜俎所誤篇曾引聘北道記云：「北方婚禮，必用青布幔爲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新

婦」。然則所謂北朝婚禮者，本爲北方婚禮，段氏竄易原文，殊屬非是。故開入談古詩箋雖引段氏雜俎，而仍據聘北道記作北方，不作北朝，世說新語假譎篇：「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則是在北朝以前，北方固早有青廬之制矣。又詩有交廣市鮭珍，說者謂分交州置廣州，始於孫權黃武五年，足證其非漢作。按黃武五年上距建安，不過六年，爲時甚近，與序云時人爲詩之言，無甚不合，蓋其事發生於漢末，而詩或作於漢末稍後如傳玄龐氏有烈婦，卽其例也。此其一。考元左克明古樂府（四庫全書本）交廣作交用，明梅鼎祚古樂苑，漢魏詩乘，及馮惟訥古詩紀，並注廣一作用，而謝榛四溟詩話引此句亦正作交用市鮭珍，是廣字已非定讞。且事在倉卒，以速爲貴，交廣去廬江重洋萬里，非咄咄可翻，按之情理與上下文義，皆不當爾。疑後人習聞交州爲產寶之區，故不覺由「交語速裝束」，「交錢百萬兩走馬」之交，而聯想及交州之交，又因交州想及廣州，因而妄改，實不足據，此其二。故吾人卽撇開此詩之風格不論，第從以上諸名物觀之，亦無一能證明此詩之非漢作也。又史記刺客列傳：「家大人召使前擊筑」，司馬貞索隱：「韋昭云，「古名男子爲丈夫，尊父媯爲大人。」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是也。」

一如此詩爲六朝作，司馬貞肯稱爲古詩而引以注史記否？是亦足爲考訂此詩時代之一佐證矣。（本節所論，可參閱古直先生漢詩辯證，王超先生孔雀東南飛年代考。）

此詩本文有疑難者二處：一爲「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數語。紀容舒玉臺新詠考異謂：「奇字義不可通，疑爲宜字之訛」。陳鳳倩則云：「謂暫遣復迎，人家多有，不足爲異也。」釋奇字亦覺牽強，女子被出，係一大事，不得謂爲人家多有，不足爲異。按奇讀如奇偶之奇，違情義謂違誓言，承上結誓句來。猶云：今日忽違誓更嫁，恐此非我一人之事。蘭芝自不欲更嫁，故渾其詞以爲推脫地耳，更謂之，陳氏釋云：「更謂之，再與府吏言也。」以之字屬府吏，亦膠固。按此語猶今人言「我們慢慢再說罷」，皆一時延宕之詞。

二爲「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以下數語，紀氏考異云：「請還二字未詳。又序云劉氏，此云蘭家，或字之訛也」。聞人俊云：「按縣令因事而遣丞請於太守也」。又釋說有以下數句云：「按丞還而述太守之說如此。蘭字或是劉字訛。」信如此說，則說有諸語，皆爲丞對縣令轉述太守及主簿之言矣，顯與下「阿

母謝媒人」一句，相銜接！按尋遣丞請還云者，謂不久太守復遣丞爲媒人請婚而復至劉家也。說有以下，爲丞對蘭芝母轉述太守及主簿之詞非對縣令，故下緊接以「母媒人云云」，文理固甚清晰。特上縣令遣媒來，用明述，此太守遣丞爲媒，却用補敘，致生疑竇。又貴賤情何薄句，先師黃晦聞先生曰：「貴謂大家子，宦臺閣，賤謂婦也，貴賤相懸，遣婦不爲薄情，何薄，言何薄之有也」。

藝苑扈言曰：「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敘事如畫，敘情如訴，長篇之聖也！」陳胤倩曰：「屢述十許人口中語，各各肖其聲情，神化之筆也！」李子德曰：「敘事敘辭，俱臻神品！」實則所謂神，所謂聖，總不外情理二字，無情則理無所寄，然理失則情亦違！此詩之感人，即在合乎理而得乎情事之真。例如「低頭共耳語」一句，與上「舉言請新婦」數句，雖大體相同，然情有深淺，語有緩急，文有繁略，不但不可互易，抑亦各各不能增減。蓋前後境地不同，心情自異也。又如「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要知上堂拜阿母時，便已有了此淚，然向阿母落，則爲不近情理，爲不合蘭芝個性。曰「阿女含淚答」，含淚得是。曰「蘭芝仰頭答」，仰頭得是。前答對母，是初次危機，故猶存希冀之心。後答對兄，是再度逼迫，已心知無望，故態度亦轉入於決絕幽

強，此等處，正所謂敘事如畫者。

此篇與後來北朝之木蘭詩，唐韋莊之秦婦吟，可稱為樂府中之三傑。胡應麟謂：「五言之膽，極於焦仲卿妻，雜言之膽，極於木蘭。」使胡氏而獲見秦婦吟，吾知其必繼之曰：「七言之膽，極於秦婦吟。」

兩漢文人樂府，至此已可告結束，所欲附帶敘述者尚有明帝時之田恭。所作有遠夷樂德、慕德、懷德三歌，見後漢書西南夷傳，為樂府中第一篇翻譯作品！今錄遠夷樂德歌一首，附注夷言，以為本章之殿。

大漢是治，提官與天意合。魏冒吏譯平端，尚譯不從我來。旁莫

聞風向化，徵衣所見奇異。知唐多賜繒布，邪毗甘美酒食。推潭

昌樂肉飛，拓拒屈伸悉備。局後蠻夷貧薄，僕讓無所報嗣。莫支

願主長壽，陽維子孫昌熾。莫稱

其餘二歌，亦俱四言，昌樂句頗奇，漢書禮儀志文穎注：「舞者骨騰肉飛，」昌與倡通，則是言舞也。按西南夷傳：「永平（明帝）中，益州刺史朱輔上書曰：今白狼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遠夷之語，辭意雖正，有健爲郡椽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則此歌明爲田恭所譯，丁福保全漢詩不題其名，失之。此外蔡琰有胡笳十八拍，然係覆鼎，從略。

第三編

魏樂府——附吳

第一章 概論

魏樂府之大異於漢者有一事焉，曰樂府不采詩，而所謂樂府者，率皆文士之什是也。或者以爲時當喪亂分割之際，又聲制散佚，解音者少，故采詩之事，勢有未遑，實則不然也。按魏志十二鮑勛傳載有文帝事一則，頗足爲魏樂府何以不采詩之說明。茲具錄如下：

一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書曰：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以人手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哉？因奏劉曄佞諛不忠。帝怒，作色罷。還，卽出勛爲右中郎。

觀此，則知文帝之視樂府，實與田獵遊戲之事無異，劉晔之對，乃其本心，故鮑勛雖據理抗顏，援引先哲名言，而適以擾其逆鱗。則知魏樂府之不采詩，並非厄於環境而不能，實由於樂府觀念之改變而不爲。前此論樂，重與政合，故雖兩漢，不廢采詩。今既以八音但爲耳目之觀好，根本否認其政治功用，所謂移風易俗者，自無取於適人之事，鐸也。

蓋曹魏一代，本爲儒學之破壞時期，而主其事者卽爲武帝與文帝。故晉傅玄譽清遠疏云：「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宋書臧彞傳亦云：「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庠序翼校之士，傳經之業，自黃初（魏文帝）至於晉末，百餘年間，儒教盡矣。」而魏志十六杜恕傳亦載恕太和中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尤足證儒學之破壞，實自曹魏開之。夫樂本六經之一，地位甚高，而著效則緩，與法家之功利主義根本不合，其見視爲迂闊而遠於事情，亦理之固然也。此當爲魏樂府不采詩之主因矣。今就此時期樂府之現象，撮其大要，分三項次敘於後。

一曰文人樂府之全盛。樂府自東漢以來，文士好多仿製，然大都不過一二篇，其風未盛也。至魏則樂府既不采詩，民歌來源，根本斷絕，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文心明詩》）故前此文人所斥爲鄭聲淫曲者，今則適爲唯一之表現工具。前此所不甚著意經營者，今則竭全力以赴之。三祖陳王，所作皆多至數十篇，文人樂府，斯爲極盛。故其作品，亦遂與漢大異。以言風格，則變而爲高雅，且時出以寄託，如曹植美女等篇，無復兩漢樸鄙之風。以言文字，則變而爲綺麗，故詩藪謂：「子建名都，白馬，美女諸篇，辭極瞻麗，然句頗尙工，語多致飾，視西漢樂府，天然古質，殊自不同。」蓋已下開六朝雕琢之風。以言內容，則類不出乎個人生活之範圍，文心雕龍樂府篇云：「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字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旅，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蓋大致然也。此亦文人樂府應有之現象也。

二曰聲調之模擬。晉書樂志云：「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絕，不可復知，及魏氏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刪定雅樂。」又曹植鼙鼓歌序云：「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隱段熲，先帝聞其舊有

技，召之。豈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觀此可見當時樂府人才之缺乏與聲調散亡之情形。故魏世諸作，絕少創調，大抵皆不溫「依前曲作新歌」而已。

此種聲調之模擬，其格式亦有不同。有用舊曲而不用舊題者，如文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始樂，又如繆襲魏鼓吹十二曲，改漢饒歌朱鷺爲楚之平，改艾張爲獲呂布之類。有用舊曲而兼用舊題者，此類最多。漢樂府皆題義相合，如詞之初起者然，楊柳枝便詠楊柳，竹枝便詠竹，漁父便詠漁翁。至魏則不然，一面以缺乏識樂之人，不得不借用舊曲，一面又以意志內在之要求，復不欲爲舊題所困，於是借題寓意，著陸子唱好詩，故樂府題義，多判不相謀，如薤露本漢喪歌，曹操乃以之詠懷時事，陌上桑本漢豔曲，而曹操又以之侈言神仙，且皆離開原題而自作新詩者也。唐庚文錄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若以唐氏此言，求之魏樂府，合者蓋十不一二也。胡應麟云：「樂府自魏失傳，文人擬作，多與題左，前輩屢有辯論，愚意當時但取聲調之諧，不必詞義之合也。」此言得之。故此類作品，一似純出模擬，其實皆屬創

作，以其題雖舊，而其義則新也。此外亦有自出新題者，如曹植之名都，白馬，妾薄命，阮瑀之駕出北郭門行等，並似因意命題，無所依傍。疑此類在當日皆未嘗入樂，故無須乎襲用舊題以爲曲牌之標誌，而題之與義，遂得以悉相符合。觀子建名都，元瑜北郭，並描寫社會，指切當時，蓋猶得漢樂府風人之遺意，惟此類究不多見，唐人新題樂府，實濫觴於此。

三曰體裁之大備 世多謂樂府爲詩之一體，實則一切詩體皆由樂府生也。漢樂府多雜言及五言，四言甚少，至六言七言，則更絕無其作。魏則諸體畢備，吾國千百年來之詩歌，雖古近不同，律絕或異，要其大體，蓋莫不導源於此時矣。

近人有因魏爲樂府之模擬時期，遂多以後世填詞相擬議者，私竊以爲不然。蓋填詞有一定之字句，不可增減，而魏之爲樂府者，則極其自由，例如陌上桑本爲五言，而曹操乃擬作長短句，薤露蒿里本長短句，而曹操又擬作五言，諸如此類，更僕難數，其與後世填詞，自屬不侔。按宋書樂志引張華表云：「二代三京，變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與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意者當時樂府之模擬，只求合於舊曲之韻逗曲折，不必如後世之按字填詞，故能於一調之中，而適用各種詩體，觀同時曹丕陌上桑，

與曹操所作者，文句長短便不同，亦可爲證也。故魏世作者，不獨不受古題之牢籠，抑亦不受聲調之桎梏，此其所以能各隨其才性而盡其所長也歟？諸體之中，尤以曹操之四言，曹丕之七言，曹植之五言，爲最可注意，影響亦最大。其六言一體，曹植雖有其作，（妾薄命）然無若何影響。

要之，以內容而論，魏樂府實遠不逮漢，蓋寫作純以個人爲主，題材單調，局面狹小，且不足以觀風俗，知薄厚也。然以形式言，當時作者能對於各種詩體作多方面之嘗試與努力，爲後世詩壇闢一新局面，開一新途徑，則亦自有其價值與貢獻也。

第一章 曹操四言樂府

魏樂府皆有主名，觀各有家數，故就其作者作各別之敘述。操字孟德，幼隨父董卓，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年二十舉孝廉爲郎，嘗被家財合議兵以誅董卓。建安元年，遷漢都於許，自爲大將軍，歷任丞相，封魏王，建安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六。曹丕代漢，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其述志合云：「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蓋霸者之流也，其樂府詩歌亦如之。

魏實一政治家與軍事家而非詩人，然以性愛辭章，兼善音樂，故凡心志之所存，情思之所感，皆於樂府焉發之。自東漢以來，作者非一，然致力之勤，作品之富，實以操爲第一人。按張華博物志：「蔡嵩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貞，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焉能。」又曹攄傳：「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宋書樂志亦云：「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足見操愛好音樂之篤。故魏書云：「太祖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則其成功，蓋亦深有得於音樂之助也。

操所作凡二十一首，計有雜言，五言，四言之三體，而四言尤工。劉潛夫曰：「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曰：「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上。」顧操所作，獨能得心應手，運轉自如，「於三百篇外，自開奇響，」此其所以爲千古絕唱也。如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四言簡短，易爲板槩，而操此作，不惟語句自然，且氣魄雄偉，音調壯闊，故不可及。鍾伯敬曰：「四言至此，出脫三百篇殆盡，此其心手不粘滯處。青青子衿二句，呦呦鹿鳴四句，全寫三百篇，而畢竟一毫不似，其妙難言。」論亦良確。此篇大意，似在延攬人才。曰但爲君故，念人才也。曰何時可掇，言人才之不易得也。曰何枝可依，喻賢者之擇主而仕也。末以周公曰比，始說出本意。短歌行外又有步出夏門行，一曰碣石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事，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以上爲豔）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一解）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鷓鴣晨鳴，鴻雁南飛。鸛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鏹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商賈。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二解）

鄉土不同，江湖隆寒。密澗浮漂，舟船行難。雖不入地，蔓藪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轉非。心常嘆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三解）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四

解

朱嘉徵曰：「隴西行歌礪石，魏公北征烏桓（今熱河）時作。」朱乾曰：「魏武烏桓之役，履危蹈險，殊非怡養之福。軍還之日，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永年之云，皆驚心於事定也。」操征烏桓事在建安十二年，爾還鄴則在十三年春正月，此篇當作於還鄴後，時操年已五十四，故有老驥之嘆。世說之和語豪爽篇載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四語，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足見其感人之深。胡應麟曰：「漢高帝鴻鵠歌，是月明星稀諸篇之祖，非雅頌體也。然氣概橫放，自不可及，後惟孟德老驥伏櫪四語，奇絕足當。」按魏初文王，伐檀，關雎，鹿鳴四詩音節尙存，操之好爲四言，或與此有關。由操而下，若曹不曹植諸人，所作亦多，至晉荀勗且欲定四言爲一尊，所遺晉歌，悉爲四言，皆緣受曹操之影響也。惟自三百篇後，四言之體已弊，雖有曹操之崛起，亦不過如同光返照而已。四言而外，雜言與五言，亦多佳製，五言者可以苦寒行爲代表：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豁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太息，遠行多所懷。

我心何憫懣，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然令我哀。按魏志一：「建安十年冬，高幹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守壺關口，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此篇蓋作於征幹之時。悲壯得未曾有。雜言者可以精列一篇爲代表：「賢不能免，何爲懷此憂？願鯨龍之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志意在蓬萊。周孔聖祖落，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一起大氣磅礴，與漢魏歌同調。會稽謂禹也。

曹操樂府，要如上述。其高處似純在以氣勝，前人謂爲「跌宕悲涼」，「沉雄俊爽」，殆卽以此。蓋其雄才大略，足以驕其氣，其勢位之隆高，足以吐其氣，而其生活之變動，治軍三十年，足跡所至，南臨江，東極海，西上散關，北登白狼，又足以充其氣也。故鍾伯敬曰：「英雄帝王，未必盡不讀書，而其作詩之故，不盡在此。志大而氣從之，氣至而筆與舌從之，雖與後世文士道。」范大士亦曰：「三曹惟阿瞞最爲雄傑，讀其詩，自然增長氣力」。蓋非無見也。

第二章 曹丕七言樂府

繼軌曹操而肆力於樂府歌辭且有新貢獻者爲曹丕。丕字子桓，操長子，史云：「八歲能屬文，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好文學，以著述爲務。」建安二十五年代漢卽帝位，黃初七年卒，年四十。諡曰文帝。

丕不獨爲一文學創作者，且爲一文學批評者，其典論論文，實爲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有系統之文字。兩漢重在明經，詩賦小道，每不屑爲，雖東京作者漸多，然其觀念，仍無改變，觀蔡邕所上對事，謂「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理國政，未有其能。陛下（靈帝）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至以辭賦與博奕等量齊觀，卽其驗也。而丕作典論論文，乃云「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遂一反前此睥睨文學之態度，建安文學之昌盛，丕之提倡，與有力焉。雖然，不對於文學之最大貢獻，乃不在此批評方面，而在其能繼郊祀歌之後，而完成純粹之七言詩體。其七言燕歌行二篇，不僅爲樂府產生一新體制，實亦爲吾國詩學界

開一新紀元！其詞云：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一解）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二解）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地方。（三解）賤妾瑩瑩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四解）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五解）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六解）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七解）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涕零兩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嘆？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仰看星漢觀雲間。飛鷺鳴空可憐。留連願懷不能存。

按前此歌詩，無全篇七言者。大風垓下，並無兮字，安世鏡歌，闕有一二，惟郊祀歌大衍七言，有連用至十餘句者，但亦非全作。漢書東方朔傳載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注謂「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又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之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所謂七言，是否通體脫盡楚調，其文久佚，難知究竟。柏梁臺詩雖屬通體七言，然係聯句，不出一人之語，其真僞復成問題。他如李尤九曲歌只存「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二

句，是否全篇，亦不得而知。至若張衡四愁，雖具體而微，然首句尙用「兮」字，究仍不脫楚調。是故傳世七言，不用兮字，且出於一人手筆者，實以曹丕燕歌行二首爲繼矢！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云：「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按子顯梁時人，其時詩之總集多存，據隋書經籍志，則晉有荀綽之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宋有謝靈運之詩集五十卷，張敷袁淑之補謝靈運詩集百卷，顏竣之詩集百卷，四帝之詩集四十卷，張永之樂府歌詩十二卷，樂府歌辭九卷，不著撰人姓氏之古詩集九卷，除荀綽所集，皆標明五言外，自餘當爲各體並收，今凡此諸書，雖皆亡佚，不可復見，然當齊梁之世，固一一具存，如其中所載，前夫魏文，已有純粹七言之作，則蕭子顯不當云「七言之作，非此誰先」矣，此理之至明者。然則以曹丕爲七言之鼻祖，蓋遠在千餘年前，不自吾人今日始也。

七言一語，既屬新興，故當時未見風行，惟魏明帝及繆襲間有其作。繆襲字顯伯，東海人，歷孝魏四世，所作魏鼓吹曲十二章，其舊邦一章，卽爲七言。詞云：

舊邦蕭條心傷悲。孤魂翩翩當何依。遊士懷故涕如摧。兵起事大令顯遠。傳求親戚在者誰。寸廟豈復魂來歸。

此章宋書樂志讀作十二句，實七言六句也。爾後，則吳章匪之吳鼓吹曲十二篇，其章院城一篇，亦爲七言者：

克滅院城遏寇賊。惡此凶孽阻姦慝。王師赫征衆傾覆。除穢去暴翦吳革。民得鞠慶邊境息。誅君弔臣昭至德。

此篇宋志仍讀作十二句，實亦七言六句也。蓋七言歌詩一體，實從楚辭之大摺，招魂及九歌中山鬼，國殤等篇變化而成，原爲合兩句爲一句，故其句法則率爲上四下三，押韻則概爲一句一韻。如曹丕之燕歌行，吾人若依宋志分其一句作兩句讀，固無不可也。此兩篇者，實爲初期七言之特徵，亦卽七言起源於楚辭之佐證，其詳已見前論安世房中歌及郊祀歌中。

繼章之子後，則有晉白紵舞歌三首，亦係純粹七言，句法仍無改變，蓋直接祖述燕歌行之體而爲之者。爲明示此一時期七言興起之概況，茲特將白紵舞歌三首次錄於後，是歌爲舞曲，文字亦殊婉變多姿。其一：

輕驅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鶴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眸善睐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無方。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嗚如輕雲色如銀。

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驅巾拂塵。麗服在御會嘉賓。醴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可陳。

宋書樂志云：「白紵舞，按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舞雖出於吳地，而歌則作於晉世，此據「晉世方昌樂未央」一語而可知也。陳胤倩云：「輕驅句，如推句，寫舞生動，後人詠舞詩皆出此。」按朱載堉律呂精義云：「人舞四勢爲綱，象四端也。一曰上轉勢，象惻隱之仁。二曰下轉勢，象羞惡之義。三曰外轉勢，象是非之智，四曰內轉勢，象辭讓之禮。舞譜謂之袞搖招邀。上轉若邀賓，下轉若送客，外轉若搖出，內轉若招入。」此詩如畫若引，蓋言轉勢不同，所謂龍轉也。其二：

鸞袂齊舉鸞鳳翔。羅裙飄飄儀容光，趨步生姿進流芳。鳴絃清歌及三陽。人生世間如電過。樂時每少苦日多。幸及良辰耀春華。齊倡獻舞趙女歌。羲和馳景逝不停。春露未晞嚴霜零。百年凋索花落英。蟋蟀吟牖寒蟬鳴。百年之命忽若傾。早知迅速柔燭遊。東造扶桑遊紫庭。西至崑崙戲會城。

其三：

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明月舞瑤璫。鸞發金石媚笙簧。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

繞鳳梁。如矜若思，疑且翔。轉盼遺精，豔輝光。將流將引，雙雁橫。秋亦何晚，意何長。明君御世，永歌昌。

詩數云：「晉白紵舞歌，絳豔之極。而古意猶存。自後作者相沿，梁武之外，明遠，休文，辭各美麗。」藝苑卮言：「白紵舞歌已開齊梁妙境，有子桓燕歌行之風。」按此歌句格用韻，與燕歌行無異，而文字則實較燕歌行為自然，二書之言不為無見。至於影響，則白紵舞歌似猶較燕歌行為大，以燕歌行但歌而不舞，而白紵則兼為舞曲，其傳播之力量，自較大也。觀南朝時宋、齊、梁各代皆有白紵歌，文人私造，則鮑明遠有六篇，張率九篇，沈約五篇，是其證矣。

要而論之，樂府中之七言歌詩，蓋稟命於楚辭。萌芽於安世，郊祀。而成熟確立於曹丕之燕歌行。與民間未嘗入樂之七言謠諺無涉。此其大略也。至鮑明遠氏出，更別出機杼，自成一格，所作行路難十九首，下開隋唐七言歌行之先路，為七言演進中之又一大大轉變。而有唐之世，則七言歌行外，更有七言絕，七言律，七言排律諸體之興起，於是七言始獲充分之發展，駸駸乎駕五言而上之，為詩壇放一異彩，闢一奇境。然而飲水思源，吾人誠不能不歸功致美於曹丕之燕歌行焉。

第四章 曹植五言樂府

曹氏父子之產生，實爲吾國文學史上一大偉蹟，曹操四言之獨超衆類，曹丕七言之創爲新體，既各擅場千古，而五言之集大成，子建尤爲百世大宗。以父子三人，而擅詩壇之三絕，甯非異事？而作品之富，影響之大，則三曹中，又以子建爲最焉。

詩品云：「植詩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瑟，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嗚呼，鍾氏之推崇，可謂至矣。雖然，子建之詩，其成功亦自有其因素焉，非苟而已也。析言之，約有四端：

(一) 卓越之天才 三國志魏志本傳：「植年十歲餘，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以一豎亂之童，而其文卽已驚人如此，自是天才超越。又子建與楊顯祖書，謂王粲，劉楨輩猶不能

飛騫絕跡，一舉千里。則其自視固已高出當時諸子一等。謝朓謂天下才一石，子建獨得八斗，良非溢美。夫惟其才高，故心敏而筆快，能道人不易道之情，敍人不易敍之事，狀人不易狀之景，此其所以得成一偉大詩人也。

(二)仁俠之性格 前人多以「貴賓」「公子」等名目，妄擬子建，如放陶孫便云：「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此實大謬。惟本傳亦第云「植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飾，不尚華麗，任性而行，不自雕勵，」亦未爲盡得。以余觀之，子建實一秉情至性之仁人俠客也。其詩歌皆充滿忠厚熱烈之情感，與夫積極犧牲之精神。所謂「風流自賞」之「閒情逸致」，在子建作品中，乃屬絕無僅有！其求自試表云：「微才勇賦，沒世無聞。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有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聞，終於白首，此徒陶宰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此甯貴賓公子者流所能道耶？又子建嘗乃兄曹丕代漢卽帝位之初，不拜奏稱賀，乃素服而哭，丕後聞之，大爲不悅，則爲其人如何，蓋可想見矣。

(三)謙虛之態度 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

爲也。」又與吳質書云：「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夫以下筆成章之才，而其對於著作之慎重與自處之謙虛乃如此，斯子建之所以爲子建也歟？

(四)惡劣之環境 使子建而僅爲「吟成一個字，撚斷數根鬚」之詩人，則才稱「繡虎」，位列藩侯，子建固可優爲之。然而不然，子建不欲以翰墨爲動績，辭賦爲君子。使其所處爲一國治民安之時代，則個人失意之痛苦，當亦不至如此其甚。然而不然，子建適當三國喪亂之際，秦之東有吳，西有蜀，內有司馬氏之包藏禍心，而子建於魏復爲宗室。使文帝不忌其才，明帝能申其請，則子建亦可以無憾，然而又不然也，本傳：「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真，并其男口。植與諸侯並就國。監國謁者希指，奏植醉酒悖慢，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傳又云：「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瘵。」子建本早失父歡，繼遭兄忌，終且不見信用於其侄，徒以母后之故，得免性命之虞，其境遇悲慘，爲何如耶？

上舉四端，乃子建樂府詩歌成功之要素，明乎此而後可以讀子建作品，吾人審子建

者多矣，余獨喜關莊詩話「質樸渾厚」一語。質樸或不盡然，渾厚則誠的評。蓋其心危，故渾。其情篤，故厚也。圍爐詩話云：「詩之難處在深厚，厚更難於深。子建詩高處亦在厚。」亦深有見之論也。

子建樂府，計四十一篇。其中五言佔四分之三，且多屬精心結撰之作，足見其致力之所在。兩漢五言，至此可謂告一大段落。今就其生平，分二期敘述之，而以魏氏三祖爲一天然之分界線。

(一)武帝時期(建安二十四年以前) 子建一生，以此期生活最爲優渥。上承父母之愛寵，下有親好之遊從，雖其後寵愛漸衰，太子之立，不無失意，然骨肉無恙，知交如故，清夜之遊，仍自若也，故此期作品，大抵多綏酣宴戲樂之事，無甚悲痛之骨，雖時寓箴規諷喻之意，於篇章之外而已。此可於下列諸作見之。

(1) 瑩篴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懿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

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過。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朱緒曾曰：「劉履云，此蓋子建既封王之後，燕享賓親而作。按子建在文帝時雖膺王爵，四節之會，塊然獨處，至明帝時始上疏求存問親戚，恐無燕享賓親事，然則此篇作於封平原，臨淄侯時也。」按朱氏之言至確。三曹中，武帝好刑名，文帝慕通達，惟子建專主儒學，故其詩歌往往表現儒家之思想與精神，觀其贈丁儀王粲詩「歎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與此篇之「久要不可忘」四語可見。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云：「久要，舊約也。」又周易：「謙謙之德，卑以自牧也。」夫欲聽是樂者，則必聞是言，子建世無意哉。以詩論，則生存二語，感人最深，宜乎聽者流涕也。

(2) 門雜篇：

雙目極妙伎，清醴忘宮商。主人寂無爲，衆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圓籥觀揚房。羣雄正翫鷲，雙翅自飛揚。揮羽邀清風，俾日發朱光。噴落飄毛散，嚴師往往傷。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翱翔。願蒙狸膏助，長得擅此場。

描寫處，極盡物情，丁晏曹集詮評，據鄴都故事：「魏明帝太和中築圓籥房，」因以此篇爲明帝時作。無論作爲不類，度子建至明帝時，正所謂飽經憂患，亦無此閒情也。按

劉楨，應瑒俱有鬥雞詩，應詩云：「兄弟遊戲場，命駕迎衆賓。」所謂兄弟，卽指曹丕兄弟，所謂戲場，卽此詩之聞房，初不必待明帝之築臺，而後始可作鬥雞之戲也。然則此篇蓋建安中與應劉諸子同賦者。篇中主人，亦指曹丕，曰極妙伎，曰厭宮商，皆所謂徵詞。事類賦注引莊子逸篇：「羊鬻之雞，時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首也。」

(3)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值千金，被服麗且鮮。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及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抑手接飛鸞。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騰胎蝦，炮鼈炙熊蹯。鳴儔嘯四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郭茂倩曰：「名都者，邯鄲臨淄之類。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之樂，而無憂國之心也。」按于建黃初元年卽被遣就國，此當係建安中居京師所作。結云清晨來還，則盤游無已可見，却含而不露，信如陳胤倩所云：「萬端感慨，皆在言外！」

史記匈奴傳：「冒頓乃作爲鳴鏑」，集解引漢書音義云：「鏑，箭也。如今鳴射也。」

。「毛詩傳：「發矢曰縱。」又「善其事曰工。」方言云：「自關以西謂好曰妍。」平樂，觀名，見三輔黃圖。騰與雋通，說文：「雋，肥肉也，」此蓋謂肉羹。史記霍去病傳：「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去病）尙穿域蹋鞠。」索隱：「鞠戲，以皮爲之，中實以毛，蹙蹋爲戲也。」正義：「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卽令之打毬也。」鞠壤猶鞠域，蓋打毬之所也。

（4）妾薄命：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隊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座行觴，主人起舞盜盤，能者穴觸別端。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任意交屬所歡。朱顏發外形關。袖隨禮容極情，妙舞僊僊體輕。裳解履遺絕纒。俛仰笑喧無程，竟持佳人玉顏，齊舉金爵翠盤。手形羅袖良難。腕弱不勝珠環。坐者嘆息舒顏。御巾臺粉君傍。中有霞納都梁，雞舌五味難香。進者何人齊姜。恩重愛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歌杯來何遲。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露未晞！

寫長夜狂歡，可謂曲盡形容。然正意只在末句，蓋幾於流連忘返矣。篇中「坐者」「子建自謂，以上種種，皆作者靜坐一旁所見。嘆息舒顏四字，大有啼笑俱非之意。此篇可斷

爲第一期作品，以詩有「召延親好宴私」之言，而子建當文帝明帝時，皆絕不能有此種自由，或參預此種宴會之優許也。末句主人，當亦指曹丕。穴觸別端，寫舞態，猶傅毅舞賦「若竦若傾，飛散合併」矣。霍謂霍香，與都梁香，并出交廣。納，艾納，亦香名，出西國。

六言詩，任昉云始自漢谷永，然今不傳。傅者有孔融所作三首，無可觀。後之爲六言者，若傅玄董道行歷九秋篇，庾信怨歌行，王褒高句麗等，蓋皆出於子建。至唐乃變爲章應物，劉長卿，王建諸人之調笑令與謫仙怨。因較五言多一字，較七言又少一字，不合語氣之自然，故自詩騷以至詞曲，皆鮮有其體。

子建第一期樂府之略可指數者，不外上四篇。雖不能視爲子建之代表作，然而素富貴而不淫，居燕安而不溺，其心胸懷抱，固亦可見焉。

(二)文帝時期(黃初元年——黃初七年)文帝自爲太子時，卽已深忌子建，徒以武帝尙在，隱而未發，故一旦踐位，卽日以殺植爲事。始則誅其黨羽，繼且殘及手足，危機四伏，動輒得咎，此七年間，子建殆無日不在驚波駭浪之中。而懷才莫展，忠不見信，尤所痛心。基於此種環境之陡變，而樂府內容與情調遂亦大異厥初。大抵初期所

詠，不出人間，齊謳楚舞，猶是貴族本色。而此期則多言遊仙與夫孤妾逐婦之不幸生活。初期寫法，不外，鋪陳其事而直言之，而此期則往往索物寄情，引類譬喻，其有敘事如聖皇篇者，亦極抑抑吞吐之致。故此期所作，莫不有言外之音，言外之意。蓋情不能已，而勢或難言，亦事理之固然也，今次敘於後。

(1) 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離間雀，見鶴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文心隱秀篇云：「陳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高才勁，而並長於諷諭。」所謂長於諷諭者，文心未之明言。相適之先生白話文學史則謂此爲子建愛自由，思解放之一種心理表現，恐非詩意所在。按自文帝卽位，子建友人，先後被戮，玩利劍二句，當係悼友之作。蓋深痛己之不能如少年拔劍捎網以救此投羅之雀也。例如本傳：「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並其男口。」注引魏略曰：「儀與臨菑侯（植）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又魏志楊俊傳：「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

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年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宮侍王象，荀緯等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冤痛之。一觀此，則知當日與子建稍有瓜葛者，亦必置之死地而後已。子建友誼素篤，楊俊之死，傳言衆冤痛之，其在子建，又當如何疚心？出之諷諭，非得已也。

(2) 怨詩行：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借問嘆者誰？自云客子妻。君行離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澗路塵，妾若濁水流。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子建於文帝爲同母弟，而浮沉異勢，不相親與。故往往託之孤妾棄婦以見意。卽當牆欲高行，願欲披心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一之旨也。嚴滄浪謂詩對句好易，起句好難，而結句好尤難。子建此詩，可謂起結俱佳。後半連用兩比，愈出愈奇，愈轉愈深，圍爐詩話謂子建詩高處亦在厚，此類是也。按此篇亦見宋書樂志，頗多增句，文選題作七哀，今從宋志及樂府詩集。

(3)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如瑟琴。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攀枝長太息，淚下沾羅衿。

良馬玉臺作鳥知我悲，延頸對我吟。昔爲同池魚，今爲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

今。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此亦別有所感，特託詞於夫婦耳。朱嘉徵曰：「調悲而遠，文溫以厚。」信然。毛詩小雅常棣篇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竊慕二句本此。又禮記注：「紀，會也。」恩紀，猶云恩會耳。

(4)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閒，採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裙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屋，中夜起長嘆！
原詩云：「美女篇，意致幽渺，含蓄雋永，音韻節度，皆有天然姿態，層層搖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絕作。後人惟杜甫新婚別可以伯仲，此外誰能躡步？」
按此篇寫美女裝飾情態，與漢民間樂府陌上桑及辛延年羽林郎，無甚差異，且有國體之處，如行徒二句，便係從陌上桑「行者見羅敷」數語脫變而來。然前二篇爲賦，文盡於事，而此篇則爲比，意在言表。在前二篇中，羅敷不過一採桑少婦，胡姬亦不過一當垆女郎，有情性，無意志，而此篇中之美女，則因其爲作者之化身，乃兼有高尙之意志。故陌上桑羽林郎風趣盎然，自是樂府本色，而美女篇則不免改觀。此種改觀處，亦卽子建微露其本相處，漢魏不同，是亦一端也。

(5) 聖皇篇：

聖皇應歷數，正康帝道休。九州咸賓服，威德洞入幽。三公奏諸公，不得久淹留。藩位任至重，舊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體仁慈。沉吟有愛戀，不忍聽可之。迫有官典憲，不得顧恩私。諸王當就國，璽綬何累縷。便時舍外殿，宮省寂無人。主上增顧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爲贈賜？傾府竭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煙雲。

乘輿服御物，錦羅與金銀。龍旂垂九旒，羽蓋參班輪。諸王自計念：「無功荷厚德。思一効筋力，糜軀以報國。」鴻臚擁節衛，副使隨經營。貴戚並出送，夾道交輻輳。車服齊整設，華騰曜天精。武騎衛前後：鼓吹箛笳聲。祖道東門外，淚下沾冠纓。攀蓋因內顧，俛仰慕同生。行行日將暮，何時還闕庭？車輪爲徘徊，四馬躊躇鳴。路人尙酸鼻，何況骨肉情！

子建有鼓舞歌五篇，晉文帝時作，此其一也。本傳云：「文帝卽位，植與諸侯並就國。」此蓋追敘其事。按魏書云：「太子（曹芳）嗣立，遣彰之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遂冕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又魏志周宣傳：「帝（文帝）復問曰：吾夢摩笈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耶？宣帳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爾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觀此二事，則知文帝於諸弟，實毫無一愛戀，一顧念，一仁慈之情，分遣就國，乃其本意。而詩乃以執法歸之臣下，以恩愛歸之君上者，雖云勢所不許，蓋亦義所宜然。讀此篇可悟詩人立言忠厚之道，與史家貴乎實錄者不同。玩便得舍外殿，宮省寂無人句，則知下文云何以爲贈賜，傾府竭寶珍諸語，皆以虛飾，並其實

事，而文帝之刻薄寡恩，亦隱中自見。不可爲作者瞞過。鍾伯敬云：「此與贈白馬王彪，同一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亦知言也。

(6) 五遊詠

九州不足步，願得陵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芳騰霧，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閭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極，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從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楚辭遠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此子建遊仙樂府之所由作也。此篇外，尚有遊仙，遠遊，仙人篇，升天行諸作，其中當有明帝時作品，姑舉五遊詠以見子建在此時期心境之一斑。

(三) 明帝時期(太和元年——太和六年) 自表面觀之，子建此期生活，似較刻畫時爲優，實則其中心痛苦，並未稍減，且有加無已。觀前引求自試表，已可洞見。其諫取諸國士息炎亦云：「若陛下聽臣，使解重釋綬，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宅，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

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纏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則其進退維谷之情可見。蓋明帝之於子建，雖外示尊寵，內實羈縻，其忌而不用，正與乃父同轍。而太和三年之謠言迎立，權臣司馬懿之擁兵自大，尤使子建含不白之冤，與社稷之痛。故此期作風，大體與第二期不殊，而聲情之哀切，尤爲過之。夫憂能傷人，此子建所以不得終其天年也歟。今將可確信爲此期作品次敘于後。

(1) 怨歌行：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得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板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嘆。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按魏志三：「太和三年夏四月丁酉，明帝還洛陽宮。」裴注引魏略曰：「是時謠言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卜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卜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此篇殆爲此事而發者。子建於明帝

爲叔父，猶周公之於成王，故情一叔流言以寄慨。子建明帝時嘗屢求自試，皆不見納，吾人於此，亦可略知其故矣。詩鏡云「敍古如披己懷，讀之覺一往之氣可尙，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出意太率，聖人情事，不若是之惶遽也。」按二語，正作者真情自然流露處，故徵現我相，不當直作詠史觀。要之此篇之作，必有所感，故能一敍古如披己懷也。末四句與上文意不相屬，蓋爲當時聽曲者設，乃係一種照例文章，漢魏樂府多有之，不可連上文串講也。

此篇宋書樂志不載。然觀晉書八十一桓伊傳：「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於是國寶讒諛之計，得行於主相之間。而奸利險譏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卽上怨歌行）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然則此篇，自東晉時已播於絲竹矣，宋志不收，何耶？

(2) 遠遊篇：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鼈戲方丈，神岳儼嵯峨。

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飢，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曰中州非我家，曰萬乘安足多，殆亦有感於前事而作者。時子建必且見疑於明帝，故託意遠遊，弊屣萬乘，以自表心迹，其情之悲鬱，可謂痛絕人寰矣。

(3) 吁嗟篇：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鷗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

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

本傳云子建十一年中而三徙都，詩以轉蓬爲喻，蓋感此事而作，結四語更有邦國殄瘁之憂。野火，隱切司馬氏父子。按魏志十六杜恕傳：「恕上疏極諫曰：『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太（一）車（司馬懿）狂悖之弟，（司馬通）而有司隸稱，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事在太和中，則知此時司馬氏炙手可熱之勢已成。又二十

二陳嶠傳注引世語云：「帝（明帝）憂社稷，問嶠：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嶠曰：朝廷之望，社稷之知也。」是明帝本人，亦自有所感覺也。此社稷存亡攸繫，子建當日，寧有不知？觀其與司馬仲達書，義正詞嚴，不稍假借，證以此詩，蓋早有見於司馬氏之不臣矣。然則此篇作於明帝時，殆絕無可疑。斐注錄入本傳，可謂深知子建，且特具卓識。

（4）雍露行：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慨慷獨不羣。麟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豸猶知德，何況於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粲以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雍露，蒿里，皆漢喪歌，子建用之，有借以自輓之意。「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雖欲不一以翰墨爲動績，辭賦爲君子「亦不可得已。此當亦晚年所作。

子建樂府，大要具如上述。除妾薄命爲六言外，其餘各篇，悉屬五言，謂爲集五言之大成，蓋不爲過。

漢樂府變於魏，而子建實爲之樞紐。求其迹之可得而論者，約有三點：一曰格調高

雅。漢樂府采之里巷，質樸鄙俚，情趣天然，子建則多所寄託，而使樂府帶有濃厚之貴族色彩，完全變爲文人一己之詠懷詩！其稍有漢樂府遺意者，不過初期所作名都等一二篇耳。二曰文字藻麗。此固不足以盡子建，然子建之影響，乃適在是。如名都，美女等作，後人卽目爲「修辭之章」。文選所錄，亦多屬此種。故王世貞謂「子建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漢樂府之變，自子建始。」亦的論也。三曰音律乖離。樂府主聲，子建所作，多側重文字與內容，入樂者甚少，故兩漢「其來子子，其去徐徐」之韻味，亦頗缺乏。殆幾與不入樂之詩打成一片矣。

間嘗求之吾國文學史，其足與子建後先輝映者，吾於二人焉，曰前有屈原，後有杜甫。

第五章 王粲左延年諸人之敘事樂府

魏樂府不采詩，故敘事之作獨少，然亦非絕無其作也。蓋魏世樂府，雖出摹擬，而摹擬之中，往往亦具創作之意。卽所謂「借古題，寫時事」是也。從其「借古題」一點言之，固屬摹擬因襲，從其「寫時事」而論，亦自不失爲創作。此其風蓋自曹操開之，如所作薤露，蒿里二篇，卽爲借漢挽歌舊題，而寫當時董卓作亂之事者。惟以地境環境關係，其所寫之事，要爲個人之事，貴族之事，終覺與民間無涉。故求其能約略表現此一時代民間情俗社會狀況之作，乃不在以樂府著稱之曹氏父子，而轉在曹氏父子以外之第二流作家，如王粲，阮瑀，陳琳，左延年諸人。故今總爲一章，合併敘述，亦魏世之民間樂府也。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徙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後曹操辟爲丞相掾，魏國旣建，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年四十一。粲善屬文，樂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構。爲建安七子之一。所作樂府，有從軍行，七哀等篇，而七哀而西京亂無象一首，敘漢末亂離，生民塗炭之慘，尤有足感者。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剗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願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一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一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樂府古題要解云：「七哀起於漢末。」按曹子建怨詩行，文選題作七哀，然則所謂七哀者，固樂曲之一也。

案依劉表，時年十七，當獻帝初平之三年，後漢書獻紀云：「初平三年夏四月，詠董卓，夷三族。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吏民死者萬餘人。李傕殺司隸校尉黃琬，司徒王允，皆滅其族。」蓋卽此篇所詠。選與構通，豺虎謂李傕等。沈約所稱「仲宣灞岸之篇」又杜詩「羣盜哀王粲」皆指此作。毛詩曹風下泉序云：「下泉，思治也。曹民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阮瑤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蔡邕。曹操辟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建安十七年卒。亦爲七子之一。樂府有駕出北郭門行：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願聞丘林中，嗷嗷有悲啼。
「借問啼者誰？何爲乃如斯？」「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飢寒無衣食，舉動輒
垂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上塚察故處，存亡永
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賞？」傳告後代人，以此
爲明規！

後母之虐，古今多有，詩歌所詠，此亦僅見。談藝錄云：「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
蓋敘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大緩
弱不遠矣。」按此篇亦自平實可法，又魏世作者，或述酣宴，或傷羈旅，其能留意下層
社會，敷陳民間疾苦，如此作者，殆如麟角鳳毛，未可以文藝之末事少之。結作勸戒
語，亦樂府之體宜爾也。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檄討曹操。紹敗後，操釋前
嫌，使與阮瑀並管記室。亦當時七子之一。有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
築諸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

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何鄙？」「身在患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張蔭嘉古詩賞析曰：「往謂六句，設爲卒往告吏求歸，吏惟飭卒急築，卒再與吏析辯往復之詞。長城四句，言如此工程，寧有盡日，將來夫妻相聚，真絕望矣。作書六句，第一番寄答。去書但囑便嫁，來書但責何鄙，不忍直言必死邊地也。身在至末十句，第二番寄答。寄辭六句，以在禍難說明不忍稽留之故，復言生男不如生女，用古辭語，以見己之必死邊城，答辭四句，表自己之亦當從死，而夫之死，終不忍言，只以苦字代之，得體。」按此篇誤解者甚多，致標點失實，張氏之說，蓋本諸其師沈德潛古詩源，而特見曲盡，最爲可從。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引楊泉物理論曰：「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則張氏所謂「用古辭語」者。程謂課程，漢書景十三王傳：「杵春不中程輒掠。」師古注：「程者，作之課也。」官作猶官役。舉築句謂歌邪許。淮南子：「今舉大木者，前

呼邪許，後亦應之。一蓋言同聲用力也。

長城爲吾國歷史上最偉大之工程，自戰國以來，代有修築，其間蓋不知犧牲幾許生命，故一見於民歌，再見於樂府。惜漢古詞不傳，蔡邕所作，亦未切題，其直接摹寫長城給與民間之痛苦者，孔璋此作，實爲首屈一指。意當時或亦有修築長城之事，故孔璋借古題以詠之。

左延年生平無考。宋書樂志稱其「妙善鄭聲」。晉書樂志亦云「黃初中左延年以新聲被寵，」約可知爲一妙解音律之人。其所作雜言秦女休行一首，於三曹七子外，亦別具風趣。其詞云：

步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休年十四五，爲宗行復讎。左執白楊刃，右據宛魯矛。讎家使東南，仆區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闕吏呵問女休。女休前置辭：「平生爲燕王婦，於今爲詔獄囚。平生衣赭羞，當今無領襦。明知殺人當死，兄言快快，弟言無道憂。女休堅詞，爲宗報仇死不疑！」殺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丞卿羅列東向坐，女休悽悽與結前。兩徒夾我持刀，刀五尺餘，刀未下，臆膺擊鼓赦書下。

蓋敘述烈女復仇之事者。與晉，傳玄龐氏有烈婦詠龐娥親復仇事甚相類。唯此篇本事，別無可考，不斷遽斷其爲時事，抑爲故事耳。按自東漢之末，私人復仇之風特熾，賢士大夫，又往往假以言辭，遂致不可遏抑。如後漢書六十一蘇不韋傳：不韋父謙爲李嵩所害，不韋乃鑿地達嵩寢室，殺其妻兒。復馳往魏郡，掘其父阜冢，以阜頭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憤恚發病歐血死。士大夫多譏不韋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則謂子胥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卒，豈知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方之於員，不己優乎。議者於是貴之。（有刪節）又如三國志二十四韓暨傳：「暨庸實積資，陰結死士，遂禽陳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夫復仇非以爲名高者也，而名由是顯，則當時習俗可知。故魏文當卽位之初，卽下詔禁絕。魏志二：「黃初四年，詔曰：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觀此一詔，則其風尤可見。延年此篇之作，及所詠之事，並當在黃初四年以前，亦足以觀一時之風俗焉。

白楊刃者，卽白楊刀，淮南子：「羊頭之鎗」。高注：「白羊子刀也。」羊楊通。宛，地名。屬南陽。荀子：「宛鉅鐵鎚。」楊注：「大剛曰鉅。鎚，矛也。」蓋其地出

牙。平生爲燕王婦，其事不詳，想亦作者隨文煊染之詞，未必實有其事，觀上休年十四五句可知，樂府中多有此種夸誕不近情理處。弟言無道憂者，謂上失其道爲可憂也，蓋弟勸阻之詞。

詩叢云：「左延年奏女休行，敘事真樸，黃初樂府之高者。傅玄龐烈婦蓋效女休作者。詞意高古，足亂東西京。樂府敘事，魏晉僅此兩篇。」按傅作乃敘流故事者，豈格而論，實不能謂爲敘事作品。至魏世一代，若上文所舉王粲七哀，阮瑀北郭，陳琳飲馬，皆不失爲敘事之作，亦不得云僅延年此篇然也。

魏自正始後，國勢日非，樂府之作，亦頓形沉寂。大詩人如阮嗣宗，詠懷詩多憂感十百首，而樂府竟無一篇。惟嵇康有秋胡行七章，然亦備極悲觀，且語涉玄虛，無關敘事，故今從略。

第六章 吳樂府——樂府填詞之初祖韋昭

三國惟魏樂府爲最盛，已具如上數章之所述。蜀漢無樂府，吳亦只韋昭所作吳饒歌十二曲，卽晉書樂志所云「吳使韋昭製鼓吹十二曲」者是也。而其淵源復本之於魏鼓吹曲，故附論於本篇之末。

吳之有鼓吹曲，爲時似甚早。吳志二：「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注引吳歷云：「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舟從濡須口入公軍，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又吳志十引江表傳云：「曹公出濡須，權率衆七萬應之，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則是建安十八年前，吳已有之。按吳志一注引江表傳：「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動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卽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事在建安四年。然則吳之有鼓吹，蓋始於此時，乃得之袁術者。惟是年韋昭尙未生，卽建安十八年，昭亦不過十二歲，猶未出仕，十二曲之作，自當在此以後。沈約宋書樂志云韋昭勳

休世上鼓吹饒歌十二曲，其信蓋絕可信也。

而晉書樂志乃云：「漢時有短蕭饒歌之樂，列於鼓吹，多殺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是時，吳亦使韋昭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一若韋昭之十二曲爲與繆襲同作於魏受命之時者，此實大謬。魏受命爲建安二十五年，下距孫休卽位，凡三十八年，先後相懸，不得云是時也。考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策孫權文云：「君化民以德，禮樂興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旣云軒懸之樂，則鼓吹自亦在內。故竊意魏鼓吹十二曲，蓋嘗流入於吳，迨韋昭作吳鼓吹曲時，因從而模仿之。不獨先後異時，抑且有因果關係，此從韋作本身，可得而取證者有二焉。

第一，韋昭所改漢饒歌十二曲之名，與繆襲所改之十二曲，全然相同。爲簡明計，今將漢饒歌十八曲舊名，及繆襲，韋昭所改十二曲之新名，製一表於後，以資印證。漢曲次第，從宋書樂志。

漢魏吳鼓吹曲名對照表

漢代	次	第	鼓吹	舊名	改名	魏	改名	吳	改名	昭
1	1	2	朱鷺	思悲翁	戰築陽	漢之季	炎髡歎			
2	2	3	艾如張	上之回	克官渡	伐烏祿				
3	3	4	翁鍾	戰城南	定武勇	克皖城				
4	4	5	坐山高	上陵	屠柳城	關背德				
5	5	6	將進酒	君馬黃	平關中	章洪德				
6	6	7	芳樹	有苜思	應帝斯	承天命				
7	7	8	聖人出	雉子						
8	8	9	上邪	太和	玄化					
9	9	10	臨高臺	遠如期						
10	10	11	石留							

據上表，可知凡繆襲所改之朱鷺等十二曲，韋昭亦同改。其本改之君馬黃等六曲，韋昭亦未改。又漢曲有所思在第十二，而繆改列第十，漢曲上邪在第十五，而繆改列第十二，足見係以意選擇，而昭又悉與之同，前後若合符契，設非韋昭以繆襲之魏鼓吹十二曲爲藍本，必無如是之巧合也。

第二，韋昭所改十二曲中，有與繆襲所作，字數多寡，句讀長短，完全相同者。此蓋與後來之「按字填詞」無異，在韋昭前，吾人尙未之見也。如漢之季：（當漢思悲翁）

漢之季，董卓亂。桓桓武烈應時運。義兵興，雲旌建。厲六師，羅八陣。飛鳴鏑，接白刃。輕騎發，介士奮。醜虜震，使衆散。劫漢主，遷西館。雄豪怒，元惡憤。赫赫皇祖功名聞。

此篇蓋填繆襲戰滎陽者：（改漢思悲翁）

戰滎陽，汴水陂。戎士憤怒貫甲馳。陣未成，退徐滎。二萬騎，塹壘平。戎馬傷，六軍驚。勢不集，衆幾傾。白日沒，時晦暝。顧中牟，心屏營。同盟疑，計無成。賴我武皇萬國寧。

亦步亦趨，絲毫不爽。類此者尙有炎精缺，搃武師，通荆門三首。而通荆門一首，文長百餘字，亦無纖介不合，尤足證韋昭實有意填詞，而非出於一時之適然偶合。上舉四篇外，其從歷數，玄化，伐烏林，章洪德四首亦屬填詞而成者，但與繆原作微有出入耳。觀斯二詩，足見吳鼓吹曲淵源所自。名雖代漢，實本於魏，爲確無可疑也。漢饒歌中雜風謠，不盡頌什，自魏而後，始專述功德，變爲純粹貴族樂府，而饒歌之生意盡矣。韋昭所作，內容亦無足取，惟於樂府之中，首開填詞一路，要爲一大特點，余故表而出之。而其餘諸曲，則概所從略。

世之論填詞者，莫不知有唐宋，今觀韋昭所作，則知此道在樂府中固早已有之，初不待唐宋也。魏世作者，已多一依前曲，作新歌，一然其所謂依者，但依前曲之一韻逗曲折一耳，故同屬一調，而文句各別，從未有若斯之修短中程維妙維肖者。然則後世所云填詞之初祖，乃不在梁武帝，沈休文，更不在白居易，劉禹錫，溫飛卿，而在韋昭矣。

嘗試論之，此種填詞辦法之產生，原由於作者音樂知識之淺薄，並不能視爲樂府之極則與幸事。蓋斯路一啓，易生取巧，凡不識樂者，亦得以因人成事。第按準前式，率

由舊章，不必求之聲調之本身，而所作卽不難播之絃管，協於歌喉。故填詞者愈多，知音者卽愈少。填詞之技術愈精，創調之能力斯愈弱，觀乎兩宋，概可知矣。然而世不乏綴文之士，而識曲者恆寡，擬聲之事甚難，而填詞之作易工，則厥後此道之風行，亦勢所必至也。繆襲爲魏之音樂家，而史不言章昭精通音律，則其出此，或亦以濟一時之窮歟。（本章所論，可參閱拙作樂府填詞與章昭一文，國文月刊第十四期。）

吳樂府自鼓吹十二曲外，別無作品，按吳志周瑜傳：「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是當時吳地必別有新曲流行，惜詞無傳者。世說新語戲有孫皓爾汝歌一首，殆是類歟。歌云：

昔與汝爲鄰，今爲汝作臣（從御覽）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新語云：「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願能爲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云云，帝悔之。」（排調篇）約可規知其時江南新興樂府之特殊格調。此外宋書五行志有孫皓時童謠二首，亦爲五言四句。吳孫皓初童謠：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宋志云：「皓尋遷都武昌，民沂流供給，咸怨毒焉。」按皓甘露元年九月徙都武昌，明

年（寶鼎元年）十二月還都建業。又天紀中童謠：

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

宋志云：「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始爲

秣陵。」觀此三首，則知當三國之末，此種短雋之新歌，已盛行於江南民間。迨晉武帝渡，因政治、經濟、文化種種關係，遂由徒歌而被諸管絃，由小調而蔚爲大國焉。

第四編 晉樂府

第一章 晉之舞曲歌辭

有晉一代樂府，分中原與江左，東晉別爲南朝，以江南民歌爲主體，西晉則緊接曹魏之後，仍以文人樂府爲大宗，自不能混爲一談。

樂府至於西晉，愈失其社會之意義，指事鍼時之作，視曹魏爲尤少。其特徵之可得而言者約有三事：一爲故事樂府之風行；一爲文人擬古樂府之僵化；一卽舞曲歌辭之發達是也。今先敘舞曲。

鄭樵通志樂府總序曰：「舞與歌相應，歌主聲，舞主形。自三代之舞，至於漢魏，並不著辭也。舞之有辭，自晉始。」又文武舞序云：「大抵漢魏之世，舞詩無聞，至晉武帝泰始九年，荀勗曾典樂，更文舞曰正德，武舞曰大豫。使郭夏宋識爲其舞節，而張華爲之樂章，自此以來舞始有詞。舞而有辭，失古道矣。」是鄭氏以爲舞曲有辭，確始於晉，故一再言之。按後漢東平王蒼嘗造武德舞歌，載之東觀漢記。而宋書樂志亦有漢魏

舞歌五篇之目，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並章帝時造，天既曰「歌」，亦似非無辭者。且曹植作有聲舞歌五篇，亦在張華前。然則舞之有辭，實起於漢，不得云自晉始也。特以西晉當三國分崩之後，成統一之局，上承漢魏遺聲，旁採江南新曲。如拂舞，白紵舞，並出吳地。故舞曲較前獨盛耳。

南齊書樂志云：「舞曲，皆古辭雅音，稱述功德，宴享所奏。傅玄歌辭云：獲罪於天，北徙朔方。墳墓誰掃，超若流光。如此十餘小曲，名爲「舞曲」，疑非宴樂之辭。然舞曲總名起此矣。」今所謂十餘小曲者已不可見。是舞之有辭，雖不始於晉，而舞詞之盛，則確始於晉，故有舞曲一總名之產生，爾後遂與郊祀，燕射，鼓吹，橫吹等並列於樂府，此則徵諸南齊樂志而亦可知者也。

舞之起，本後於歌，宋書樂志云：「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靈抱智以生天地之間，喜怒哀樂之情，好得惡失之性，不學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則爭鬥，喜則詠歌，夫歌者，固樂之始也。詠歌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則舞，又歌之次也。」而其事亦各異焉，通典云：「樂之在耳者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

而後大樂備矣。蓋歌主聲，舞主容，主聲者自不可無辭，主容者辭本非所急，舞曲之必待漢而始有辭，必待晉而始有可述者，斯其故歟？

舞曲大體分雅舞雜舞兩種，雅舞用之郊廟，饗，雜舞用之宴會。故凡雅舞歌辭，多言文武功德，而雜舞則以意在行樂，其歌辭亦最富於文學意味。西晉舞曲之可珍貴者亦厥惟雜舞一類。樂府詩集云：「雜舞者，公莫，巴渝，繁舞，鞞舞，拂舞，鐸舞，白紵之類是也。始皆出於方俗，後寢陳於殿庭，漢魏以後，並以鞞，鐸，巾，拂四舞，用之宴饗。」故晉雜舞歌辭中亦間有貴族之作，（如鞞舞歌）今各別敘之。

（一） 鞞舞歌

宋書樂志曰：「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按鞞舞，梁謂之鞞扇舞。漢曲五篇並章帝造，魏曲五篇，並明帝造，其辭並亡。而陳思王曹植又自有五篇，今存集中。晉鞞舞歌乃傅玄所作，亦五篇，蓋又依漢魏舊曲而爲之者。一曰洪業，二曰天命，三曰景星，四曰大晉，五曰明君。惟其施用，似尤較漢魏爲廣泛。晉夏侯湛舞賦云：「專奇巧於樂府兮，苞殊妙乎伶人。匪繁手之末流兮，乃皇

世之所珍。在廟則格祖考兮，在郊則降天神。納和氣於雨儀兮，充克諧乎君臣。一則知晉世鞞舞，不獨陳於殿庭，抑且用之郊祀，實爲晉時朝廷之重樂。雖列於雜舞，而實與雅舞無異，故其辭亦悉爲稱述功德之作，惟明君一篇爲較可取耳。其詞云：

明君御四海，聽察盡物情。願冀有繼罰，竭忠身必榮。蘭茝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已慎有爲，有爲無不成。閭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罹譖潤，姦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爲自患！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歧路令人迷，未遽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秦胡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羣目統在綱，衆星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爲凡民。雖薄供時用，白茅猶可珍。冰霜晝夜給，蘭桂摧爲薪。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僻從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僞罔時主，養交以持祿。言行恒相違，雖墜其巖谷。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

陳胤倩曰：「反覆淋漓，曲折究論，可資勸誡。」徐師曾詩體明辯亦云：「傅玄明君一篇，剴切有足感者。」斯言亦信哉。射乾沒，猶云射利，卽論語「小人喻於利」意。史記

酷吏張湯傳：「湯始爲小吏，乾沒。」集解：「徐廣曰：隨勢沉浮也。關氏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證以傅玄此詩，則如說爲是。史漢中多有兩字相反，而意有所偏屬者，如意本在急，而兼云緩急，意本在害，而兼云利害，乾沒亦是類也。

(二十一) 杯槃舞歌

杯槃舞，漢名槃舞，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桀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是以槃七枚爲舞也。至晉帝時加之以杯，舞者於手以接杯槃而反覆之，因更名杯槃舞。漢曲無辭，晉辭一篇，其首句爲「晉世寧」，故又名「晉世寧舞」，卽于寶搜神記下云「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舞」者是也。其詞如下：

晉世甯，四海平。普天安樂永大寧。四海安，天下歡。樂治興隆舞杯槃。舞杯槃，何翩翩。樂坐翻覆壽萬年。天與日，終與一。左回右轉不相失。箏笛悲，酒舞疲。心中慷慨可健兒。樽酒甘，絲竹清。願令諸君醉復醒。醉復醒，時合同。四坐歡樂皆言工。絲竹音，可不聽。亦舞此槃左右輕。自相當，合坐歡樂人命長。人命長，

當結友。千秋萬歲皆老壽。

文字輕鬆，音節委婉，令人讀之，如聞其聲，如見其影。篇中凡八轉韻，不用蕭尤侵咸等衰颯暗啞之韻，亦似非偶然。

按此歌宋書樂志不著作者，樂府詩集以下因之。張溥漢魏百三家名家集乃以屬張華，其集首題辭云：「拂舞，白紵舞，杯槃舞諸篇，晉代無名氏之作，藏書家本，亦有繫之張司空集者。」蓋不足信也。

(三三) 拂舞歌

鞞舞，杯槃舞皆出於漢，拂舞則出於江南。鞞舞雖吳舞，而詞則非吳詞，故宋書樂志曰：「江左初又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檢其歌，非吳詞也。皆陳於殿庭。」晉歌凡五篇：一曰白鳩，二濟濟，三獨漉，四碣石，五淮南王。碣石即曹操步出夏門行詞，淮南王則崔豹古今注以爲淮南小山所作，要亦晉以前古辭。其白鳩，濟濟，獨漉三篇並無作者。通志云：「白鳩之詞出於吳，碣石章又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皆晉人採集三國以前所作。惟白鳩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以白鳩焉。」按樂府詩集引伎錄曰：「求

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尚可，貪污殺我。晉歌（獨漉）爲鹿字，古通用也。疑是風刺之詞。然則獨漉一篇亦係因舊歌而更作者，不獨白鳩爲然也。大抵此三篇皆西晉之詞。

（1）白鳩篇 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思孫皓虐政，思屬晉也。」南齊書樂志載其本歌云：「平
平白符，思我君惠，集我金堂。」今歌詞與此頗異，知是更作者。

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交交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亡餘。我心虛靜，我志虛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娛。凌雲登臺，浮游太清。攀鳳附龍，目望身輕。

通志云：「白鳩篇亦曰白鳧舞，以其歌且舞也。」按三代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兩漢之世，歌舞二者仍多相應而不相兼，信如通志之言，則西晉實爲吾國舞樂一大進步時期。蓋歌舞合一，則舞者於舉身赴節外，更能體會詞意，而具有各種不同之深切表也。戲曲之成功，此其第一步。而其所以能有此種「歌舞合一」之現象者，又自

由於舞曲之有辭也。西河詞話謂至元時歌舞始合一。觀此，知其不然。

(2) 濟濟篇 樂府正義曰：「濟濟篇未詳所起，而同屬吳舞，桑榆歡娛，衰老懷思，意象朝不謀夕，地廣民稀。地荒民散，思歸黃浦，以息其勞，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斯之謂矣。疑與白鳩篇同爲吳將亡詩。」事或然歟。

嗚呼，嗚舞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綺黃。去失有，時可行。去來同時此未央。時冉冉，
行。桑榆。相。飲酒爲歡娛。衰老逝，有何期？多憂耿耿內懷思。淵池廣，魚獨希。
願得黃浦衆所依。恩感人，世無比。悲歌且舞無極已。

拂舞五篇，惟此詠舞，若下獨漉，乃言復仇，而亦入舞曲，殊不可曉。觀末語，則此篇亦歌舞相合之類。三五，謂三皇五帝。綺黃，漢商山四皓綺里季，夏黃公也。黃浦，春申君所鑿，春申君姓黃，故名。樂府古題要解云：「拂舞前史云出自江右，復有濟濟獨漉篇等共五篇，今讀其詞，除白鳩一篇，餘並非吳歌。」按黃浦爲吳地。此篇當亦本之吳歌也。

(3) 獨漉篇 (宋書作獨祿) 本篇雖屬舞曲，而其詞則爲敘述復仇之事者。按晉世鼓吹復仇之作，尙有傅玄龐氏有烈婦，張華博陵王宮俠曲，則知雖經魏文正詔禁絕，

而一時社會風氣仍無大變也。

濁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何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鴈，遊戲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水搖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帷，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僞真？刀鳴箭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爲！猛虎斑斑，遊戲山間。虎欲齧入，不避豪賢。

濁音獨，漉獨爲韻。獨漉者，小苦也。蓋以取魚之難，喻復仇之難。范大士曰：「路險形單，心搖迹闊，歷歷比喻。空床低帷以下，是覓不得父仇，復恐爲其所殘也。」按范說良是。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孟子曰，如水益深，意此篇蓋人有父屈死於法，或爲豪猾所害而法不能伸，因潛入仇家，報仇而未遂者之所作也。一夜衣錦繡，誰別僞真？一疑慮之詞，蓋夜入人室，不知者且將誣我爲盜竊也。其漢蘇不韋之流歟。

(4) 淮南王篇 崔豹以爲漢淮南小山作，按文選卷三十李善注引作古樂府詞，不云小山。漢魏詩乘及采菽堂古詩選亦並作漢古詞，嘗亦晉人采舊歌而加以潤色者。此本晉樂府舊技，如所奏魏三祖及陳王請樂章，便多增改。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造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

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里，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游天外，樂府詩集引崔豹古今注曰：「淮南王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曲焉。」按應劭風俗通曰：「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鑄成黃白，白日升天。謹按漢書，淮南王安招募方伎怪迂之人，遇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子？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使人吠聲，遂傳形耳。」然則古今注乃本之俗說，不足置信也。故樂府正義云：「此詩首言淮南王，自言尊，便是書法！其平日謀爲不軌意可見矣。又言少年窈窕何能賢，則所招致賓客數千人，不過假神仙黃白之術以遂其私謀耳。渡河無梁，還鄉無日，是可哀也。繁舞寄聲無不泰，言富貴亦自足樂，何必神仙？但得徘徊桑梓，已抵遊天外也。此詩大槪是哀淮南之愚而取禍，應氏之說，爲得其實。」是此篇乃哀諷之詞，非思戀之作也。

晉舞曲，尙有白紵舞歌三篇，因屬七言，已詳上編曹丕七言樂府中。

第一章 晉之故事樂府

漢樂府採之現社會，故多「緣事而發」，故事樂府，可謂絕無僅有。魏雖出於模擬，然所擬者不過舊曲之聲調，故亦絕少其作。迨乎西晉，而故事樂府始大盛行焉。此其故蓋有二端：一曰擬古之過當。魏世擬作，大抵借古題而敘時事，因舊曲以申今情，題名之襲用，無異傀儡。而晉之作者，則多在古題中討生活，借古題卽詠古事，所借爲何題，則所詠亦必爲何事，如傅玄和秋胡行便詠秋胡事，惟漢行便詠漢高祖事。石崇王明君辭便詠王昭君事。陸機婕妤怨，便詠班婕妤事之類。以此而言模擬，故事樂府，焉得不盛？一曰生活之空虛。曹魏作者，生當三國動盪之際，社會之劇變，個人之播遷，身經目擊，多有可述，故或寫時事，或傷羈旅，或述酣宴，雖其規模小大，視漢樂府已自不作。然要行作者之面目在。西晉當三分之後，成一統之局，社會狀況，漸趨安定，文人生活，彌復空虛，故對於樂府詩歌，絕少關涉時事，大抵以雕章琢句爲能事，以擬古詠史爲職志。觀陸機擬古詩多至十四首，而左思詠史詩亦多至八首，卽足以覘一時之風氣，又不僅樂府爲然也。

由樂府之本義言，此種作品，既無足觀感，原非所貴。然卽其所詠，則一時代之社會心理亦隱約可見。又吾國詩歌，故事者少，然則卽以趣味之眼光觀之，尋其源流而究其影響，亦樂府史中一快事也。故今合敘爲一章。

晉故事樂府之大作家，厥爲傅玄。玄字休奔，博學多屬文，妙解鐘律，晉郊祀，鼓吹及舞曲等歌辭，多出其手。古詩源曰：「休奔詩賦類處時帶累句，大約長於樂府而短於古詩。」詩品不以入品，文選亦只錄雜詩一篇，殆猶有雅俗之見耶？玄所作樂府凡數十篇，其敘述故事者有以下諸篇。

(1) 惟漢行：

危哉鴻門會，沛公幾不還。輕裝入人軍，投身湯火間。兩雄不俱立，亞父見此標。項莊奮劍起，白刃何翩翩。伯身雖爲敵，事促不及旋。張良習坐側，高祖變龍顏。賴得樊將軍，虎叱項王前。瞋目駭三軍，磨牙咀豚肩。空卮讓霸王，臨急吐奇言。威凌萬乘主，指顧回泰山。神龍困鼎鑊，非噲豈得全？狗屠登上將，功業信不原。健兒實可慕，腐儒安足嘆。

樂府詩集：「魏武帝薤露行曰：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曹植又作惟漢行。」此調

名所自仿也。按魏武所詠乃漢末時事，補作則與漢事更不相干。至傅玄此篇始變爲敘述漢代之故事樂府，其詳具見史記項羽本紀。惟篇中頗能注意於各人心理之描寫，故亦與抄襲不同。噲讓項羽一段言論，後人有疑爲張良敎使者，此云「臨急吐奇言」，蓋得其實。

(2) 秋胡行：

秋胡子娶婦，三日會行。仕宦既享顯爵，保茲德音。以謙願親，輜此黃金。視一好婦，採桑路傍。遂下黃金，誘以逢卿。玉磨逾潔，蘭動彌馨。源清潔清，水無濁波。奈彼秋胡，中道懷邪。美此節婦，高行巍峨。哀哉可憫，自投長河。

秋胡納介室，三日官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宇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曷感難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攘腕採桑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懸玉體，回目流采章。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驤。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介顏，借息此路傍。誘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烈烈貞女忿，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婦來，歡情樂未央。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深湯。負心豈不慚，永誓非所望。清濁必異流，龜鳳不並翔。

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按後一首亦載玉臺新詠，作和班氏詩。本集則二首分列，今從樂府詩集合錄之。秋胡行漢古詞不傳。魏世則武帝，文帝，曹植，嵇康諸人所作，皆與秋胡事無干。以其時致之，漢辭當亦爲民間流傳之故事樂府，或其詞至晉已亡，故休奔爲重寫之如此乎？

秋胡事最早見於劉向之列女傳，至西京雜記，則故事之中，又有故事焉。所載亦小有異同，今備錄之。列女傳：一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暑日若曝，獨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涼。下齋林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公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績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已矣，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淫佚之志，收子之齋與筭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東變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歡喜，乍馳乍驟，揚塵至，思見親戚，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子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幸。好色淫佚，是汚行也，淫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

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

西京雜記：「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避官三年，休還家，其妻採桑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避官不返，幽閨獨處，三年於茲，未有被辱如今日也。採桑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慚，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觀此，則知秋胡一故事在漢世極爲流行，故竟有或人之誤。三月當爲三日之訛蓋結婚三月，離別三年，無緣便不相識也。列女傳所載，自較雜記爲勝，乃休棄此篇之所本。厥後顏延之復有秋胡詩一首，樂府詩集亦載之，然詞繁文勝，非樂府敘事體也。

(3) 龐氏有烈婦：(一曰秦女休行)

龐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強。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丹心爲寸傷。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傷。身首爲之異處，伏屍列肆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

濺飛梁。猛氣上干雲霓，仇黨失守爲披囊。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並慨慷：「百男何當爲？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殃，今仇身以分裂，雖死情益揚。殺人當伏法，義不苟活墮舊章！」縣令解印綬：「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孫孫，咸享其榮。今我作歌詠高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自篇首至令我吏舉不能成爲敘述，自烈著希代之績至末語爲贊揚。詩鏡云：「語語生色，敘贊兩工，式得其體。」信然信然。

郭茂倩曰：「秦女休行，左延年辭，大略言女休爲燕王婦，爲宗報讎，殺人郡市，雖被囚繫，終以赦宥，得寬刑戮也。晉傅玄云龐氏有烈婦，亦言殺人報怨，以烈義稱，與古詞義同而事異。」按此亦借古題以詠古事之類。左詞所詠，其事不傳。而此篇之龐烈婦，則載在正史及私人著述，猶歷歷可考。郭氏樂府一書，於樂章之本事，搜輯甚勤，而此篇獨付闕如，緣爲補出，以資觀覽焉。龐氏復仇之事，一見於三國志魏志十八龐涓傳。一見於後漢書卷一百十四列女傳龐涓母。然陳志與范書，又皆本之臯甫謚之列女傳者，表注三國志引其全文，今節錄如下：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陰市名刀，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比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每諫止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做手於人哉？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奮刀砍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砍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因拔壽所佩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壽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雖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乞得歸法，以全國體。尉故不聽所執，娥親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強載

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工，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以東帛二十端禮之，（後漢書九十五張奐傳，奐本燉煌酒泉人，後因功特聽從弘農，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燕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汝黃門侍郎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晉書，謚自號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讎，不與其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按後漢書云龐涓母字娥不曰娥親。又三國志云娥父趙安，不曰趙君安，殆緣名號之殊。光和爲漢靈帝年號，光和二年，（公元一七九）下詔皇甫謐之生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蓋已三十有六年，而謐之作傳，自更遠在是年以後，則知娥親復仇，實爲漢末魏晉間最流行之故事。玄晏別爲立傳，休奕又以入樂，並非純出親情與鄉誼。（休奕爲北地人）祿福，後漢書郡國志作祿祿，屬酒泉郡，並漢涼州地，篇首云義聲馳雍涼者以此。據傳，娥親兄弟三人皆遭疫病死，後漢書同，而此云「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一似未嘗死者，此蓋休奕之曲筆，欲借男以形女耳。故下文復託爲觀者之詞，而云「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也。

以上三篇，皆傅玄作，文字古朴，大有漢風，昔人謂其「古貌綺心，微帶遠境，漢後未觀其儔。變府淋漓排蕩，體置三曹，材情妙麗，似又過之。」（詩鏡）洵非虛美。惟於敘述之後，每以議論作結束。視兩漢之蘊藉渾厚，終覺不侔。後世白居易秦中吟諸作，大率以末二語見意，蓋仿林奕斯體者。

傅玄外，則石崇有王明君辭一首。自序云：「王明君者，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故改。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拔旌。僕御滿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沾朱纒。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感我於穹虛，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骨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鵠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傅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此篇文選暨玉臺新詠並載。通首俱屬代言，起二句敘述中見書法，便有無限感慨。惟既

云「將遣單于庭」，此乃初出塞，而下文所云，皆至匈奴以後事，未幾自相矛盾。故陳胤倩謂：「既云送昭君有詞，因造新曲，此初出塞，安得遽云父子見陵辱？每見擬古者附會古人事實，不得代言之情，多類此，亦是大瑕。」按漢書匈奴傳呼韓邪單于來朝，元帝以王嬙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蓋匈奴俗，父死乃妻其後母，陳氏之評良是。唐書樂志云：「明君，漢曲也。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晉石崇妓綠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然則此篇亦借古題而詠古事之類也。

昭君和親，爲漢代外交一大政跡，同時亦爲文學上一大好題材。故古今詩人多所咏嘆，而小說傳聞，更多渲染焉。此事之最早記載，自推漢人所作之明君一曲，惜其詞不傳，今則當以班固漢書匈奴傳爲首見矣。然傳亦但云：「竟寧元年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之民。……昭君號甯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呼韓邪死，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爲須卜次居，小女爲當于次居。」據此段記載，吾人大約可知昭君爲一絕色宮女而已。以一絕色宮女，而久不見幸，而卒至遠嫁，本非人情，易生疑竇。度班固著漢書時，社會或有關於昭君和親之傳

說，固以其言多忌諱而刪之，亦未可知也。

其次則爲後漢書南匈奴傳。傳云：「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裴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支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以與漢書較，則已大有增飾，諸如積怨求行，臨辭驚豔，上書求歸等，皆非前史之所_有。然尙無畫工圖形，吞藥自盡諸異說也。是爲昭君故事正史記載之第一期。

其見於稗官小說，則有世說，西京雜記，琴操三書，而又互有出入。世說賢媛篇：「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悉毀其狀。後匈奴求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而西京雜記，尤言之甚詳：「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

爲國氏，於是上益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圖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稱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勅樂武等，畫工行樂市，飾其家資，置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愛護嚴峻，新學畫白，醜寬，並工於牛馬飛鳥衆勢，人形醜好不逮延壽，下杜陽城，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樂市，京師畫工，以是差稀。一按後漢書只言昭君數畫不得見御，而此則並道出所以不得見御之故。於是由一自請求行，一變而爲一畫圖以行。而琴操所載，又復大異，其言曰：一昭君，齊國王細女。樂莊聞臨，未嘗窺看門戶，禮以其有異於人，求之者皆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元帝以地遠不之幸，以備後宮。積五六年，帝每遊後宮，昭君常怨不出。後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昭君乃盛飾而進，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誰能行者？昭君乃越席請往。時單于使在旁，帝驚恨不及。昭君至匈奴，單于大悅，以爲漢與我厚，縱酒作樂，遣使者報漢，送白璧一雙，駿馬十疋，及珠寶之類。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徙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聞世遠曰：沙爲漢也？爲胡也？世遠曰：欲爲胡自。昭君乃吞藥自殺。一其竟歸絕倫，功不足爵誌。此雖與第一類記載大相背異，然如世說，雜記所云，

發在情理之中，故杜甫賦懷古詩「畫圖省識春風面」，亦嘗據爲典實。且元帝自元帝，昭君自昭君，尙無蒙恩臨幸之事也。是爲昭君故事小說傳聞之第二期。

至元馬致遠作漢宮秋雜劇。則集諸傳說之大成而更踵事增華，將元帝昭君二人憑空捏合，因而有灞橋惜別一段文章。其第三折城昭君道白有云：「妾身王昭君自從選入宮中，被毛延壽將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甫能得蒙恩幸，又被他與番王形像，令擁兵來索，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沒奈何將妾身出塞和番，這一去，胡地風霜怎生消受也。」此段自述最爲簡要。就中陰蒙恩一層爲前說所無外，（按庚信王昭君云：倚關恩寵歇，昭陽幸御稀，恐非一擲。）入番獻圖，擁兵來索，亦與舊說異。而人番之初，即旣江面死，與琴心所云吞藥者亦不同。此當由馬氏之臨文虛構，藉以激發吾民族蒙恩之心者，未必其時有此傳說也。是爲昭君故事雜劇扮演之第一期。

大抵時代愈後，傳愈愈多，真象亦愈混，然每經一虛之改變，輒有一番之新意，以歷史眼光觀之，誠無足取信，而以文學立場論，則轉覺可貴。石崇此篇，第悲昭君之遠適，求及其他，自爲第一期傳說中之作品。若梁簡文帝「畫工偏見詆，無由常恨通，」隋書趙師，「不與女史進，更無畫師情，」以及唐韋嗣輔，沈佺期，劉長卿，白居易

人所詠，則已屬第二期矣。

兼作王明君詞外，尚有楚妃嘆一篇詠楚莊王夫人，按陸機吳趨行云「楚妃且勿嘆，」一則其曲由來已舊，蓋亦詠古題之類，今從略。

故事之流行，往往亦與時代相應，並非純出偶然。漢武好神仙，故王喬，赤松，安期，羨門之事盛傳於世，播於樂府，其明驗也。自魏以來，儒教已衰，老莊復盛，故休奕有腐儒之言。復仇之禁，雖著於魏世，其在西晉，則並無明文，度當日此風必仍熾，故休奕有烈婦之詠。吾國社會，男女不平等，西晉之世，風氣尤爲輕薄，故休奕有秋胡之作，以闡明夫婦之道。自東漢以諸堯氏寶邊，華與雜處，下迄西晉，遂成心腹之患，觀江統徙戎論上十年而五胡亂華，亦足見其危急，故季倫有明君之詞，以激揚國恥之心。是以其事雖古，而其義則新，推原所以，亦足爲論世之資焉。

第三章 晉之擬古與諷刺樂府

晉樂也。擬古，約可分爲兩派：一派借古題詠古事，如上章所敘之故事樂府；一派借古題詠古意，則大抵就前人原意，敷衍成篇。此種作品，視前者價值尤低，本無足道，表而出之，亦以示一時代之風氣焉，例如傅玄豔歌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字爲羅敷。首戴金翠飾，耳綴明月珠。白素爲下裙，丹靄爲上襦。一顧傾朝市，再顧國爲虛。問女居安在，堂在城南居。青樓臨大巷，幽門結重樞。使君自南來，駟馬立踟蹰。遺吏謝賢女：「豈可同行車？」斯女長跪對：「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婦，賤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

便是秦襲漢樂府陌上桑及曹植美女篇者。使君自南來以下諸語，且亦非摹擬，殊欠允當。蓋羅敷既未出採桑陌上，自深居高樓，使君自無緣得見也。乃知文學貴獨造，貴創作，舍己徇人，徒自取敗耳。又如玄所作西長安行：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何用存問妾，香橙雙珠環。何用重存問，羽爵翠琅玕。

令我兮聞若，更有兮異心，香亦不可燃，環亦不可沉。香煙日有歇，環沉日自深。夫體亦係由漢錦歌有所思套來。而韓偓之燕歌行亦然。

四時代序逝不追。塞風習習落葉飛。蟋蟀在堂露盈墀。念君客遊常苦悲。故何綢繆久不歸。賤妾悠悠心無違。白日既沒明燐輝。夜禽赴林匹鳥棲。雙鳴關關宿河澗。憂來感物涕不晞。非君之念思爲誰。別日何早會何遲。

殆與魏文帝燕歌行同一鼻孔出氣矣。他如所作苦寒行，短歌行，亦莫不同然。其略具體意者，惟猛虎行耳：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陰？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春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雖從漢曲一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化出，尙不失爲一自我表現之作，然已絕不多見矣。樂府如此，尙何以樂府爲乎？試看何厲類擬，而習又不避諷者，其故亦歸在命。

雖然，此種擬古樂府之本身，誠無足觀，而此種擬古樂府之風氣，則亦使晉世詩人產生不少指事鍼時之諷刺作品焉。蓋擬擬既多，合作斯出，於此亦足見漢樂府真精神之絕不可掩也。在此類作品中，其描寫世風之浮華輕薄者，有張華輕薄篇：

末世多輕薄，騷代好浮華。志意既放逸，貨財亦豐奢。被服極纖麗，肴饈盡珍嘉。童僕餘梁肉，婢妾踏綾羅。文軒樹羽蓋，乘馬鳴玉珂。橫簪刻瑇瑁，長鞭錯象牙。足下金繡履，手中無真邪。寶從煥綺繹，侍御何芬葩。朝與金張期，暮宿許史家。甲第面長街，朱門赫嵯峨。蒼梧竹葉青，官城九醜醜。浮醪醉態轉，素蟻自跳波。美女興齊趙，妍媚出西巴。一聞城國傾，千金寧足多？北里獻奇錦，大陵奏名歌。新聲踴激楚，妙伎絕陽阿。玄鶴降浮雲，鱉魚躍中河。黠狸且停車，展季猶咨嗟。淳于前行酒，雍門坐相和。孟公結重關，賓客不得蹉。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盤餐互交錯，坐席成諠譁。替珥或墮落，冠冕皆傾斜。酣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鷄鳴尚不尤，安能復顧他？留連彌信宿，此歡難可過。人生若浮寄，年時忽蹉跎。促促朝露期，榮樂遠幾何？念此腸中悲，涕下自滂沱。但見執法吏，隄防且切蹙。樂府清曰：「樂府解題曰，魏晉爲言樂聖焉，於輕委，馳逐經過爲樂，與少年行同意。」

何遜云城東美少年，張正見云洛陽美少年是也。「按此篇歷歷描繪，必非泛泛之作。宋書五行志云：「晉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讒，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胡羯侵中國之萌也。豈徒伊川之民，一被髮而祭者乎！」噫，此張華輕薄之所由作也歟。

溯自魏世，儒教已衰，迄乎晉初，老莊復熾，若竹林七賢之徒，莫不遊心玄默，蔑棄禮典，遜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或借馬追婢，或因梭折齒，（並見晉書四十九）如此之事，不一而足，則晉風之薄，從可知矣。有識之士，得不恐而畏乎。本篇以首四句冒領下文，自被服極纖麗至素蟻自跳波，皆浮華豐奢之事；自美女興齊趙至此歡難可過，皆輕薄放逸之事。人生數句寫輕薄子之頹廢心理，末云但畏執法吏，禮防且切蹉，正深慨於當時禮防之廢絕也。

竹葉，九醞，皆酒。張衡七辯：「玄酒白醴，葡萄竹葉。」曹植酒賦：「宜成醴醴，蒼梧縹清。」宜成卽宜城，蓋其地並出酒。梁簡文帝詩：「宜城醴酒今行熟，」北堂書鈔云：「宜城九醞酒曰醴酒。」激楚，曲調名，楚辭招魂：「宮庭震驚，發激楚些。」陽阿謂陽阿主，漢名倡，趙飛燕嘗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見漢書外戚列傳。絕，亦

遇也。玄鶴二句寫新聲之妙，卽荀子「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意。墨子非樂，故曰黜翟且停車，亦用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事。展季卽柳下惠，孟子嘗稱柳下惠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又詩經卷伯毛傳：「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閉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媼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媼者，禮記樂記注云：「以體曰媼。」段玉裁毛詩故訓傳謂「此卽俗所謂坐懷不亂。不逮門，謂不及門無宿處也。」蓋其人不好色，故云展季猶吝嗟。嗟極善聲伎之動心悅耳也。淳于謂淳于髡，滑稽善飲酒。雍門謂雍門周，善鼓琴。孟公，當指孟嘗君田文。三雅：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卽子建詩「但願杯來何遲」意也。絕纒，用楚莊王宴羣臣事，見說苑。

華又有遊獵篇，亦寫當時貴遊公子之浪漫生活者，與此篇同旨。其描寫俠客以武犯禁之作，則有博陵王宮俠曲二首：

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燎獵野獸稀，施網川無禽。歲暮飢寒至，慷慨嘖足吟。

弱令壯士激，安能懷苦心？干將坐竄口，繁弱控餘音。耕佃窮編陂，種粟著劍鏹。收秋狹路間，一擊重千金。棲身熊羆穴，容與虎豹林。身在法令外，縱逸常不禁。雄兒任氣俠，鬻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租市旁。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腰間又素戟？手持白頭鋼。騰超如激電，回旋如流光。奮擊一掌決，交屍自縱橫。寧爲殤鬼雄，義不入國牆。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身沒心不懲，勇氣加四方。一歲暮飢寒，至「四語」出一「俠」非「之」之根源，爲一篇主意所在。蓋此俠客之爲友報怨，殺人租市，種種不法行爲，皆緣窮之一字有以驅使之也。孟子曰：「若民，則無恒產，斯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篇中極「俠客之放辟，亦正所以致變於爲政者之漠視民生也。」

張華外，其描寫男女不平等之病態社會者，則傅玄有豫章行苦相篇，及明月篇等。苦相篇：

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爲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

心乖甚水火，百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奸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蹤參辰。

按詩歌中寫社會重男輕女之心理及女子因而所受之種種痛苦者，傅玄此作，實爲僅見。時至今日，猶覺讀之有餘悲也。又明月篇：

皎皎明月光，灼灼朝日暉。昔爲春蠶絲，今爲秋女衣。丹唇列素齒，翠彩發蛾眉。嬌子多好言，歡合易爲姿。玉顏盛有時，秀色隨年衰。常恐新間舊，憂故興細微。浮萍本無根，非水將何依？憂喜更相接，極樂還自悲。

亦係女子不幸之命運者。按何劭荀粲傳：「粲常以婦人者，才德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則當日一般對於女子之觀念可知。夫「以色侍他人，能得幾時好？」玄蓋深痛之也。玄又有六言董逃行歷九秋篇十二章，亦爲代女子鳴其不平之作，今節錄數章於下：

歷九秋兮三春，遺貴客兮遠賓。願多君心所親。乃命妙妓才人。炳若日月星辰。

（其一）

癸新詩兮夫君。爛然虎變龍文。揮如天地未分。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激青雲。

（其三）

坐成醉兮沾歎。引樽促席臨軒。進爵獻壽翻翻。千秋宴君一言：願愛不移如山！

（其五）

君恩愛兮不竭：譬如朝日夕月。此景萬里不絕。長保初醮結髮，何憂坐成胡越？

（其六）

妾受命兮孤虛。男兒墮地稱珠。女弱雖存若無。骨肉至親更疏。奉事他人託臚！

（其九）

君如影兮隨形。賤妾如水浮萍。明月不能常盈。誰能無根保榮？良時冉冉代征。

（其十）

顏繡領兮含暉。皎日迴光則微。朱華忽爾漸衰。影欲捨形高飛。難言往思可追！

（其十一）

大旨與前二篇同。此詩作者舊有三說：（1）以爲漢古詞，文選南都賦李善注引。而選詩拾遺從之，以爲非相如枚乘不能爲。（2）以前十章爲梁簡文帝詩，後二章爲傅玄作，見玉臺新詠。（3）以爲傅玄詩，見選詩拾遺引陳釋智匠樂錄，而樂府解題及樂府詩集從之。馮惟訥古詩紀云：「訥按此詞，本題曰董逃行，應九秋篇。董逃行起於漢末，

（按馮氏誤以董逃歌爲董逃行）不得謂爲相如枚乘爲之也。觀其辭詞，不類二京，嘗以樂錄爲正。陳胤倩亦云：「按妾受命分兩章，與苦相篇同意，定爲傅作無疑。」二氏之言是也。

傅玄外，其寫戰爭之無理性與士卒之痛苦者，則陸機有飲馬長城窟行，深得漢魏風骨。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綿。獯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振旅勞歸士，受爵藁街傳。

陳胤倩曰：「一起四句來緒迢遙，末德四句自是至語。凡詩講理至到者情亦至到，便成名言不易。」詩鏡云：「陸機詩，可喜處，在清俊之氣。可惜處，在縹緲之辭。飲馬長城窟行，絕少詞眼。」按晉書陸機傳：「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固辭都督，穎不許。」是機實躬與八王之亂，詩或有感於其事而作。「獯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即

所謂「賈沙百戰穿金甲，不斬樓蘭終不還」者也。大抵魏朝詩篇要皆有其時代社會之真實反映，故最為可貴，而其意誠則正從擬作漢魏府得來也。下此兩朝，則非此少數即事感時之作亦真得而視矣。

第五編 南朝樂府

第一章 論南朝新聲樂府發達之原因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一論雜曲歌辭有曰：「自晉遷江左，下逮隋東，德薄聲微，風化不競，去聖逾遠，繁音日滋，豔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哀淫靡漫之辭，迭作並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蓋能制雅樂以相變，大抵溺於鄭衛，由是絃聲熾而雅音廢矣。唯沿情之作，或出一時，而聲辭淺近，少復沂古。」其論聲辭漸變之跡，實至爲明簡。惟謂新聲之起，由於不能制雅樂以相變，則原因尙不如是之簡單也。無論此種雅樂廢絕，不能複製，藉曰能制矣，亦不足以遏此種新聲豔曲之狂飈。以南朝社會，實一色情之社會，其所愛尙自爲一種色情之樂府，雖有雅樂，其奈不好何？故按章所述，卽首在從當時社會各方面，一究此種豔曲發達之根源。

溯自西晉永嘉之亂，五胡雲擾，中原鼎沸，懷愍二帝，相繼被虜，元帝渡江，卽位建業，遂爲東晉，而開歷史上南北對峙之基。以於皇家，過重傳統，故多藉東西二者合

爲一代，李延壽作南史，卽始於劉宋而未能打破。實則質之於地理政治思想風俗各方面，東晉皆與宋齊梁陳四朝成一天然不可分裂之整個時代。而文學中之樂府，尤若連環然。故此所謂南朝，乃包括以上五代而言，自東晉元帝太興元年（公元三一八）至陳後主禎明三年，（公元五八九）凡二百七十二年。

在此二百餘年中，實爲吾民族最消沉亦最可恥之時期。外則大河南北，蹂躪於異族鐵蹄之下，層載三百而莫能恢復，內則弑篡環生，干戈迭起，坐擁百越沃野之資，江海山海之利，而莫肯以中原爲意。新亭之泣，擊楫之聲，東晉以下，寂爾無聞，而讀晉書郭澄之傳，尤令人嗟悼。

「劉裕北伐，旣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便意定。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

一念之私，敗於垂成，漢族之不振，此實一重大關鍵也。雖然，以文學而論，則此期樂府亦佔有詩史中最新鮮之一頁焉，卽所謂「清商曲辭」者是也。

此種清商曲辭，亦卽郭氏所斥爲「豔曲」者，其發達之情形，吾人可於當時反對者

之論調中見其真象。南齊書三十三王僧虔傳：

「僧虔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上表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三祖風流，遺音益耳。自頃家競新聲，人尚謠俗，務在焦殺，不願音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塵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

又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九引梁裴子野宋略云：

「先王作樂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節羣生之流放，及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亂俗先之以怨怒，國亡從之以哀思，優雜子女，悅目淫心，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漫爲瓊瑋，會同享觀，則以吳趨楚舞爲妖妍。織羅雲縠侈其衣，疏金鑲玉砥其器，在上班賜寵泣，羣下亦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伎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羣，競相誇大，互有爭奪，如恐不及，莫爲禁令，傷風敗俗，莫不在此。」

王裴二氏之論，皆意在攻擊者，然吾人正可認爲當時清商曲辭發達之實錄。而其所謂「悅心淫心」，所謂「喧醜之制」，乃適爲南朝樂府之正宗與特色焉！

清商曲辭，——南朝樂府之寶藏，就其發生時代之後先與作者之不同，大致可分爲

兩期：

(一) 前期民間歌謠。

(二) 後期文士擬作。

前期相當於晉宋齊，後期相當於梁陳。而前期之民歌，尤佔有最重要之地位，其不同於漢民間者約有三點：其一，體裁簡短。大抵皆五言四句之小詩，與漢之多長篇者異。其二，風格巧豔。纏綿悲惻，搖蕩心魂，民歌則遊戲於諧關，文人則馳騁於聲韻，於戀情並多大膽之白描。此與漢之質樸溫雅者異。其三，內容單調。漢樂府民歌普及於社會之各方面，南朝則純爲一種以女性爲中心之豔情詠歌，幾於千篇一律。其中有本事可尋者，亦不外男女之風流韻事，如團扇郎之出於晉中書令王琚，桃葉歌之作於晉王子敬。總之千變萬轉，不出相思，此與兩漢以來所謂「樂府多敘事」者又異。

基於以上三點，故南朝之於漢魏，聲調方面雖屬一脈相傳，而實際則無異於另起爐灶。其在文學史上亦具有開闢風氣之功用，齊梁間純文學觀念之產生及後此宋詞風格之形成，皆南朝樂府有以爲之先路也。人亦有言，文學爲時代之反映，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環境，斯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今卽本此意而略究其發達之原因，條論於後。

(一) 因於地理者 地理之影響於人生者有二：一曰天然環境，二曰經濟條件。地理不同，斯國民性亦隨之而異。魏晉樂府，變漢者也，然以同爲黃河流域之產品，故雖變漢，而猶近於漢。若南朝樂府，則其發生皆在長江流域，山川明媚，水土和柔，其國民既富於情感。而又物產豐盛，經濟充裕，以天府之國，重帝王之州，人民生活，彌復優越，故其風格內容，遂亦隨而大異。關於此點，李延壽南史曾有一段美妙之言論：

「宋武起自匹夫，知人事艱難，黜己屏欲，以儉御身。家給人足，卽事雖難；轉死溝壑，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末世之極盛也。永明繼運，垂心政術，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袿服華妝，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任非適。」（見循吏列傳，有節文。）

在此種幽美之天然環境中，男女風謠，自易發達。況南朝民間樂府本不如兩漢之采於窮鄉僻壤，而乃以城市都邑爲其策源地者。如「吳歌」盛行之建業，「西曲」發源之荆襄樊鄆，前者既係當日首都，後者亦爲重鎮。今觀其歌詞，吳歌無論矣，若西曲，則其中多有「襄陽樂」焉，有「石城樂」焉，有「尋陽樂」焉，有「江陵樂」焉，皆以城名爲調名之標誌，其爲出於城市，實至顯而易見。

城市生活，本近聲色，而當南朝時，因官吏之貪聚，世家之揮霍，與夫伽藍之建設，城市經濟，益形膨脹。是以四方雖窮，而城市恒富，百姓雖流離痛苦，而城市居留者則正不妨於「桃花綠水之間，春風秋月之下」，度其愛戀生活。其發為情詞豔曲，蓋亦理所固然。則初不必如南史所稱，有待於宋齊之盛世也。

(二) 因於政治者 庾信哀江南賦云：「幸衡以干戈為兒戲，指紳以清談為廟略。」南朝政局之混亂黑暗，二語盡之矣。而當時人君之忌才好殺，尤造成一般之恐怖心理。其中尤以文人遭遇最為慘酷，若晉之劉琨郭璞，宋之謝靈運鮑照，齊之謝朓王融，皆不得其死者也。南史鮑照傳：

「上（宋孝武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又二十二 僧虔傳：

「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孝武年號）之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又五十 劉之遴傳：

「之遼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

嗚呼，一技之長，猶不得展，才學之道，適以殺身，其他以位高望重而拓忌者，更不待言矣。故其時一般士大夫無論在朝與否，大抵皆銷聲匿跡，不干世務，高者則肥遯丘壑，或息影田園，下者乃託逃於酒肉聲色以取容，觀謝朓送謝朓於征虜渚而指瀟口曰：「此中惟宜飲酒！」則一時心理如何，固可灼見也。此種浪漫樂府之得以發榮滋長，鮮不致受朝士大夫之非難與制裁者，亦黑暗政局下所產生之享樂與頹廢之人生觀，有以致之也。

（三）因於風尚者 南朝乃一聲色社會，崇好女樂，觀前引裴王二氏之言即可見。而民間風情小調，本與女樂相近，最合於施用，故極爲當時愛好，晉書樂志所云「其始習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者是也。今更略舉數事，以示一斑，並以實裴王二氏之說。晉書八十四王恭傳：

「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尙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土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

又南史二十二王儉傳：

「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效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

又六十三羊侃傳：

「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初赴衡州，於兩艘船間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纈，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

又六十徐勉傳：

「普通末，武帝（梁）自算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賢勉，因此頗好聲酒。」

觀勉傳，可知今所傳清商曲辭中之吳聲西曲，皆爲當時之女樂。其施用乃甚廣泛，凡朝廷宴集，道路游行，以及賞賜功臣皆用之。甚且流傳於朝士大夫之口，故王僧虔嘆爲「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朝廷之上，風氣如此，雖欲不發達，其可得乎？

(四) 因於思想者 自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何晏王弼之徒，復以玄虛相扇，遂致遂趨式微。迨夫東晉，佛教復盛，思想乃益形混亂，一騁鞍仁義，纒鎖禮樂，一(晉葛洪語見意林)而儒家自兩漢以來之道德觀念與權威，至是乃蕩然無餘。其有能以禮自防者，衆亦必嗤之以鼻。南史二十三王琨傳：

「大舅(宋孝武帝)中，尙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尙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

其蕩檢逾閒，殆不復知禮義爲何物矣。此種思想解放之結果，遂產生一浪漫自由，享樂現實之人生觀，任情而動，恣意而行，社稷亦無所謂輿論。男子如此，女性亦然。南史宋廢帝紀：

「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驕馬一人，事不平均，一何至此？帝乃爲立面首左右三十人。」此言而公然對於女子之口，誠有史以來所未有。加之當日佛教信徒之不守清規，而淫亂之俗以成。晉書六十四簡文三王傳：

「於時孝武不親萬機，但無道子酣飲爲務。媼姆尼僧，尤爲親暱。許榮上書曰：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誠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

此東晉時事也。又南史十三南郡王義宣傳：

「義宣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

此劉宋時事也。又卷十二元徐妃傳：

「元帝徐妃諱昭佩，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道，有賀徵、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統爲詩。」

此梁時事也。而觀梁郭祖深上書，則道人又有所謂「白徒」，尼則皆畜「養女」，並不買人籍。是丘尼無異娼妓，而佛寺同於北里也。良以當其時思想既失中心，新者復未建立，故雖以清靜爲門之佛教，不獨於人心無所裨益，而實際乃適爲助長淫亂之階梯。

（五）因於制度者 自魏立九品中正之法，以辨人才之優劣，凡州郡皆置中正，以九等第其高下而登庸之，其用意蓋祖兩漢之「以士斷官。」惟實際任職臺閣，取決於

一二本州中正爲京官者之口，非真由於鄉曲之清議。故其弊也遂發生門第之觀念，自西晉劉毅卽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嘆，下及南朝，此制未改，門第之見，沿習益深，而門第階級，因以形成。世家者以門第自負，朝廷亦以其門第而官之。國法所不能加，人君所不敢問，雖朝代屢變，而門第依然，東晉王謝，其著者也。觀宋廢帝以文惠女新蔡公主（廢帝之姑）爲貴嬪夫人，而改姓謝氏，侯景請婚，而梁武帝答以「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並足見其傳統勢力。又如南史二十一王僧達傳：

「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與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目負如此。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並，嘗盛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鬪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加以罪乎？」

又五十一蕭正德傳：

「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剝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南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涉，此四凶者，爲百姓巨蠹，多聚亡

命，黃昏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豪勳子弟多縱，以淫盜屠殺爲業，父禮不能制，尉邏莫能禦。」

其有能以名教自重者，亦不過一四體不動，五穀不分之貴公子，徵歌逐舞，弄月吟風，乃其當行本色。在此種震尊處優淫盜爲業之社會中，搖蕩心魂之情歌豔曲，自爲當時有閒階級及統治者之生活要求。南朝樂府，無論民間與文人，皆絕少描寫社會疾苦者，蓋職是之故，彼輩世代簪纓，錦衣玉食，本不知世間有疾苦事也。迨隋罷九品中正，開進士之科，有唐因之，門第階級，始漸衰落，士大夫多起自田野，樂府蓋亦隨此種制度之改變而與南朝異其方向，則所謂唐人「新樂府」者是也。

綜觀上述五因，南朝樂府之發達，固非偶然。因其在文學史上爲劃分時代，而以文學價值言亦爲表現時代之作品，故爲究其根源如此。亦以使夫讀者知此種戀歌過剩之產生，實出於一不健全不景氣之社會。

世間因果，本自環循，社會環境，胎息文學，文學亦復陶鑄社會。然則南朝國勢之不振，民氣之萎靡，蓋其樂府而不難知矣。

第一章 南朝前期之民間樂府——晉宋齊

南朝民間樂府，以清商曲辭爲主，民歌之入樂者卽全在此部。郭茂倩并題曰「晉宋齊辭」，雖神弦曲未注明朝代，然既列之吳歌與西曲之間，當同爲前期作品也。郭氏云：「清商樂，一曰清樂。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卽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以來舊曲，其辭皆古調及魏三祖所作。自晉播遷，其音分散，宋武定關中，因而入南。故王僧虔論三調歌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按宋書樂志有「清商三調歌詩」，不曰「相和三調」，其實則一也。

惟南朝清商，雖源自漢魏，然以歷時既久，復經永嘉之亂，聲調散落，故已非當日之舊。如南史蕭惠基傳：

「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尙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得已。」

又陳逸列傳：

「戴顓爲義孝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流，習與世異，文

帝每欲見之，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顯合何嘗白鶴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

可知當時認爲「雅樂正聲」之漢魏舊曲，只爲少數好古之士所欣賞，一般社會則正採擷新歌以造新調。故此時所謂清商曲，實爲一清，平，瑟三調之混合物，卽如吳歌，西曲，吳各屬何調？已無法指實。按謝靈運會吟行云：「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是猶可想見其節奏器數之複雜矣。

清商曲辭中之樂章，計分六類，其中上雲樂，梁雅歌，皆梁以後文士所作，江南弄亦梁武帝改西曲作者，當於後期敘之。餘三類如下：

(一) 吳聲歌 (凡三百二十六首)

(二) 神弦歌 (凡十七首)

(三) 西曲歌 (凡一百四十二首)

所謂南朝民間樂府盡此矣。其間或有文人所作者，如調屬初創，如桃葉，碧玉等，則亦附帶敘入。樂府之構成，有兩種要素：一爲聲調，一卽歌辭。故其構成之門徑，亦大致有二：(一) 先有聲調，因而造歌以實之者。(二) 先有歌辭，因而製調以被之者。民

間樂府，多屬後一種，故其真情自然，往往較文士所作爲勝，兩漢如此，南朝亦如此也。曹安瀾言長語論文有云：「遇景得情，任意落筆，」正可爲歌謠說法。故自六朝之而世，此種民歌，卽爲一般所愛賞，徐陵玉臺新詠，便採錄不少吳歌與西曲，卽其證也。

(一) 吳聲歌

樂府詩集云：「晉書樂志曰：吳曲雜歌，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旣而被之管絃。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是知吳歌實以江南之建業，爲其發源地。名曰民間，實出京畿，故與漢異也。

在吳聲歌中，有一大特點，爲從來詩歌所罕見者，——西曲亦甚少——卽隱字諧聲之「雙關語」是也。如以蓮爲憐，以絲爲思之類。此種「雙關語」之應用，最早當見於論語。八佾篇：「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安注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此或出於宰我之臆說，故當時孔子亦斥其非。然度當春秋之世，必已有一種雙關語，故宰我乃有此諧聲之解釋，以栗樹之栗，而雙關戰慄之

慄。迄乎戰國，則已數見不鮮，若縱橫家與滑稽家之度辭，隱語，皆是類也。其在兩漢，則如史記項羽本紀：「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增意「在使項羽決心除劉邦，此以玉玦之玦雙關決斷之決也。又漢書李陵傳：「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歸漢也。」此以刀環之環雙關歸還之還也。又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中時，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子圖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相連愛。」此以牽連之連，雙關憐惜之憐也。至於詩歌，則有玉臺新詠所載「古絕句」一首：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樂府古題要解云：「藁砧，鉄也，問夫何處也。山重山爲出，言夫不在也。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當還也。」此詩確實時代不可知，然徐陵爲梁時人，而題曰古絕句，則其時代當在六朝前，可視爲吳聲歌中雙關語之濫觴。今將吳聲歌所用之諧聲字，分兩類臚列於後。

第一類，同聲異字以見意者：

第二類，同聲同字以見意者：

(1) 以「藕」為配偶之「偶」。

(2) 以「芙蓉」為「夫容」。

(3) 以「碑」為「悲」。

(4) 以「題」「蹄」為「啼」。

(5) 以「梧」為「吾」。

(6) 以「油」為因由之「由」。

(7) 以「棋」為期會之「期」。

(8) 以「雉」為「涕」。

(9) 以「箭」為「見」。

(10) 以「離」為「離」。

(11) 以「博」為「薄」。

(12) 以計謀之「計」為髮髻之「髻」。

(13) 以衣裳之「衣」為依舊之「依」。

(14) 以然否之「然」為燃燒之「燃」。

(1) 以布匹之「匹」為匹偶之「匹」。

(2) 以關門之「關」為關念之「關」。

(3) 以消融之「消」為消瘦之「消」。

(4) 以光亮之「亮」為見亮之「亮」。

(5) 以飛龍之「骨」為思婦之「骨」。

(6) 以道路之「道」為說道之「道」。

(7) 以結實之「實」為誠實之「實」。

(8) 以曲名之「散」為聚散之「散」。

(6) 以藥名之「散」為聚散之「散」。

(10) 以曲名之「嘆」為嘆息之「嘆」。

(11) 以曲名之「吟」為呻吟之「吟」。

(12) 以「風」為「流」承為遊治之「風流」。

(13) 以隄基「著子」為相思之「著子」。

(14) 以故舊之「故」為本來之「故」。

此外，亦有以二字聲音相近而諧聲以見意者，如以「星」爲「心」，以「琴」爲「情」之類，究非上乘，爲數亦甚少。今試舉一雙關之例，如子夜歌：「金銅作芙蓉，蓮子何能實？」蓮子屬於第一類，子字與實字，則屬於第二類。此不獨由於我國文字之爲單音語系，卽與文法上用字之變化及字義之駢枝，亦有關係也。觀上例，實字在表面之語格爲動詞，謂結實也，而經諧譯之後，則已變爲形容詞而亦可通。又如：「黃葉萬里路，道苦真無極。」道苦二字亦因諧譯而異其語格者。

此種雙關語，實爲南朝豔曲極重要之一種表現法。大抵以能具一底一面而又得物情事理之當然者爲佳，通常多以兩句達一意，而以下一句，釋上一句。亦有通首俱爲隱語，須全讀四句而其意始明者，此類最少，亦最佳。子夜歌「高山種芙蓉」一首可爲例。南朝而後，諧聲之作，唐宋詩詞以至近世歌謠並皆有之，茲不具論。

(1) 子夜歌 宋書樂志：「晉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是子夜乃曲調之名。而唐書樂志云：「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恐不足信。庾信烏夜啼詩：「促柱繁絃非子夜，」絃意調瑟，所謂「聲過哀苦」者歟？今試讀「落日出門前，聽鷓見子度。冶容多姿鬢，芳香已盈路。」

若是香肌爲，冷容不敢當。天不奪人願，汝使僕見郎。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崎嶇相怨慕，始獲風雲通。玉林語石闕，悲思兩心同！

矣。見娘善容媚，願得結金蘭。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

誰謂始欲識，時。兩心望如一。想絲入殘機，無何悟不成。匹夫匹婦良文，吾人自深淵可具
非樂高山稱莫若，不復續黃髮鳩。何堪得一進時，滿離時辛苦與語之。一於此處唱語，想關一
梁祝轉思出，竊門。故慕思遠，後消。語笑何誰，燕之腹中陰憶汝，容無窮。一自齊梁以來，情入
空中擊枕北窗風，可郎來就儂。儂苦不喜多，唐突。相憐能幾時，當留人爲憐。一賸林梅語：「
十八郎爲傍，天取。取負儂非一事。可憐門不安，橫入無復相關意。一各一。一懸閨想與，一。一。一

年少當及時，蹉跎日就老。若不信儂言，相看霜下草。

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日冥當戶倚，惆悵底不憶？

歡從何處來？嬌然有愛色！三喚不一應，有何比松柏？

紫裙未結帶，約眉出前窗。羅裳鳥飄颻，亦聞鬪春風。

遣信歡不來，自往復不出。金銅照芙蓉，蓮子何能實？

我念歡的的，子行由豫情。雲霧隱玄臺，見蓮不分明！
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暮復西。
侍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豔歌，玉指弄嬌絃。
夜長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聞歡喚聲；虛應空中諾。
今夕已歡別，合會在何時？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棊！
十八九皆女子口氣，齒吻亦絕肖，其中當有不少爲女子所作者，如「想聞歡喚聲，虛應空中諾，」癡情可想，非親歷者不能道。通典：「江南皆謂情人爲歡。」觀林詩話：「樂府有風人詩，如圍棊燒敗絮，著子故衣然之類是也。」容齋隨筆：「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按所論卽指雙關一類作品。讀此子夜一歌，南朝社會之爲何等社會，其男女爲何等男女，吾人已約略可見矣。

(2) 子夜四時歌 春歌：

光風流月初，新林錦花舒。情人戲春月，窈窕曳羅裾。
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

一明月照桂林，初花錦繡色。誰能不相思，獨在機中織？
朱光照綠苑，丹華粲羅星。那能閨中繡，獨無懷春情？

梅花落已盡，柳花隨風散。嘆我當春年，無人相要喚！

羅裳連紅袖，玉釵明月瑤。冶遊步春路，豔覓同心郎。

自從別歡後，歎音不絕響。黃蘗回春生，苦心隨日長！

嘆息無人，豔覓同心，雖發乎情，非所謂止乎禮義。苦心隨日長，亦雙關語之佳者。又

夏歌：高堂不作壁，招取四面風。吹歡羅裳開，勸儂含笑容。

以反為華竈上，屏帳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儀！

朝登涼臺上，夕宿蘭池裏。乘月採芙蓉，夜夜得蓮子。

昔別春風起，今還夏雲浮。略遙日月促，非是我淹留。

鬱蒸仲暑天，長嘯出湖邊。芙蓉始結葉，花豔未成蓮。

輕衣不重綵，颺風敵不涼。三伏何時過？許儂紅救妝。

芙蓉始結葉，自然佳妙。又秋歌：芙蓉始結葉，自然佳妙。

芙蓉始結葉，自然佳妙。又秋歌：芙蓉始結葉，自然佳妙。

開窗秋月光，滅燭解羅裳。含笑帷幌裏，舉體蘭蕙香。

秋夜涼風起，天高星月明。蘭房競妝飾，綺帳待雙宿。

秋愛兩兩雁，春感雙雙燕。蘭鴈接野鷄，雉落誰當見？

仰頭看桐樹，桐花特可憐。願天無霜雪，梧子解千年！

掃作九州池，盡是大宅裏。處處種芙蓉，婉轉得蓮子。

以蓮爲喻，數見不鮮，此却出人意表。又冬歌：

淵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復何似？

夏詩：塗澀無人行，冒寒狂相覓。若不信儂時，但看雪上迹。

炭爐却夜寒，重袍坐疊褥。與郎對垂榻，絃歌秉蘭燭。

寒鳥依高樹，枯林鳴悲風。爲歡憔悴盡，那得好顏容？

冬林葉落盡，逢春已復曜。葵藿生谷底，傾心不蒙照。

何意結同心？西陵柏樹下。兒蕩無四壁，嚴霜凍殺我。

按玉臺新詠有錢塘蘇小歌云：「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樹下。」

與冬歌末首同其二句。樂府廣題云：「蘇小小錢塘名娼也。蓋南齊時人。」則當爲襲

新衫繡兩端，連袴羅裙裏。行步動微塵，羅裙隨風起。

繡襦與郎著，反繡持貯裏。汗污莫澣洗，持許相存在！

六朝女子皆服長裙，曳地三四尺，故行時拂動微塵，隨風而起，大有飄飄欲仙之致。繡襦猶今之背心，許字在南朝民歌中，多用作表背之語助詞，如「奈何許」，「奈許」之類。亦有有意義者，如「但看裙帶緩幾許？」則許可訓爲多。「許是儂歡歸？」則許可訓爲或，疑詞。「誰知許厚薄！」「是儂淚成許！」則許又可訓爲如此。此歌持許之許，指上汗污，猶云持此，則又爲代名詞矣。許字在西曲中絕少見，殆緣方言不同。存在云者，猶言存慰也。

(六) 歡聞歌 古今樂錄：「歡聞歌者，晉穆帝昇平初，歌畢，輒呼歡聞不，以爲送聲，後因此爲曲名。」

遙遙天無柱！流漂萍無根。單身如螢火，持底報郎恩？

(7) 歡聞變歌 古今樂錄：「歡聞變歌者晉穆帝昇平中，童子忽歌於道曰阿字聞。曲終輒云阿字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褚太后哭阿字汝聞不。聲既悽苦，因以名之。」按此當亦如子夜變歌之類，蓋一曲之變耳。

金瓦九重牆，玉壁珊瑚柱。中夜來相尋，喚歡者聞不願？
歡來不徐徐，陽窗都銳戶。耶婆尙未眠，肝心如椎櫓！
鏗背飲清血，牛羊持祭天；沒命成灰土，終不罷相憐！
第二首爲偷期之作。陽窗句不甚可曉，當言窗戶猶未閉耳。與「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者異矣。

(8) 阿子歌 宋書樂志：「阿子歌者亦因升平初歌云阿子汝聞不，後人演其聲爲阿子，歡聞二曲。」

阿子復阿子，念汝好顏容。風流世希有，窈窕無人雙。
按世說新語賢媛篇：「桓溫平蜀，以李壽女爲妾，郡主兒妬，不卽知之。後知，乃拔刀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歛手向主，神色閑正，深甚悽婉。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是當時謂女子亦曰阿子。此歌阿子復阿子，亦謂女子，蓋親之之詞也。

(9) 前溪歌 樂府古題要解：「前溪歌，晉車騎將軍沈玩所造舞曲也。」按庾信烏夜啼，「夕歌聲舞態異前溪，」則信舞曲也。玉臺載第三首而刪去末句。

逍遙獨桑頭，北望東武亭。黃瓜被出側，春風感郎情。言而賦之末詩。

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亦不復能去。山詩則

黃葛生爛熳，誰能斷葛根？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

落溪漁隱云：「于號大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集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

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按辭又有一遙郎前溪度也，「前溪

滄浪映」等語，則村蓋緣水得名。德清，屬浙江。指其詞，不勝枚舉。必以

(10) 丁督護歌 凡五首，宋志不著作者。唐書樂志：「丁督護，晉宋間曲也。

今歌是宋武帝所製云。」按玉臺以此所錄前一首為宋武帝作，當即唐志所本。然其詞殊

不類，從宋志為允。

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聞歡去北征，相送直滄浦。只有淚前出，無復情可吐。只有淚可出。二語，較柳永「執

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便覺有天籟人籟之別。

宋武帝嘗一度克服中原，歌詞云北征，殆作於其時。只有淚可出。二語，較柳永「執

(11) 團扇郎 古今樂錄：「團扇郎歌，晉中書令王珣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

姿有愛，情好甚篤。嫂撫接婢過苦，王策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命歌，曲當放之。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蓋五流連，是郎眼所見。紙聞。更問之：汝歌何遺？芳姿即改曰：白團扇。憔悴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之。」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托方便。

正喜團扇薄不搖，窈窕搖蒲葵。曾相憐中道罷，定是團誰非？

末首以團扇自喻，言詞旨蘊藉溫厚，得風人之致。蓋然則是南坊女伴。若在唐漢，則斷直云：「聞君有兩意，欲來相決絕。學及一聞君有他心，與我難堪。燒之已矣。乎亦我自棄，豈無他人？寢不眠，平當足非此。何則哉。但恨不共取。唯長聲淚俱。」

唐不也。七月不費歌。謝加千金意，謝無所如也。

正。舞終不悉夕。一別周餘期。柔絮不作。蘭之晝夜長懸絲。不可也。

東晉詞人。心。續。生。曲。宋。武。王。送。以。是。宋。和。人。賦。避。謝。公。此。想。以。吳。日。坐。曰。一。王。松。蘭。葉。青。藉。江。布。樹。石。賦。舞。送。南。南。後。事。又。救。海。定。條。誰。是。慕。然。二。首。國。絲。絲。弄。燕。絲。對。並。曲。心。望。玉。歌。文。一。名。拜。金。意。王。樂。府。詩。集。無。名。氏。引。樂。苑。云。晚。陪。碧。玉。歌。隋。書。象。啟。隋。王。所。作。也。齊。碧。玉。傳。汝。南。王。妾。名。以。霜。變。之。詞。所以。歌。之。一。按。宋。並。無。汝。南。王。賦。樂。苑。送。

說，自屬無稽。考碧玉嫁汝南王事，本歌未明言，惟梁陳詩人則多有道及者，如梁元帝探蓮曲：「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又庾信結客少年場：「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則其事或者有之，但非宋汝南王耳。又此歌五首，玉臺錄二首，題孫綽作。孫綽東晉時人，如碧玉爲宋汝南王妾，則是宋時人，綽無能預爲此歌，故吳旦生日：「碧玉，晉汝南王妾名，孫綽爲作碧玉歌。」要之樂苑之說最不可從。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郎不羞郎，迴身就郎抱。

(15) 桃葉歌 古今樂錄：「晉王子敬之所作也。桃葉，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歌之。」隋書五行志亦云：「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卽下第三首）。玉臺亦作王獻之，（僅錄後二首。）是可信爲王作也。

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探我。

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連兩樂事，獨使我殷勤。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

「相連」各藝作「相憐」，今從玉臺。第一首，范大士以爲桃葉所歌，殆想當然耳。

(16) 長樂 凡八首，大體無足取，然有一傑作：「紅羅複斗帳，四角垂朱璫。玉枕龍鬢席，郎眠何處床？」四句中三句疊寫實物，讀之令人茫然，只末語一問，而神情畢露，而聲態淡生，而通首空靈，物物活躍，真化工之筆也。每讀此詩，使不禁想及周邦彥少年遊「低聲問向誰行宿」一段光景，可謂各極其妙。此與下懊儂歌「江陵去揚州」一首，俱為最富有藝術意味之寫實作品，蓋可遇而不可求也。

(17) 懊儂歌 古今樂錄：「懊儂歌者，晉石崇綠珠所作，唯絲布澀澀逢一曲，後晉隆安初民間訛謠之曲。」宋書五行志云：「晉安帝隆安中，民間忽作懊儂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攪結，女兒可攬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師，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抱，信矣。」陳胤倩曰：「此調頗古，要約之情，特為沉切。」歌凡十四首，錄其佳者。

絲布澀澀逢，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
寡婦哭城傾，此儂非虛假。相樂不相得，抱恨黃泉下。
月落天欲曙，能得幾時眠？悽悽下床去，儂病不能言。

我與歡相憐，約誓底言者？常嘆負情人，郎今果成詐！

懊惱奈何許！夜聞家中論，不得儂與汝。

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裏。桐樹不結花，何由得吾子？

曰：江陵去揚州，二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其言者。

古夫于存雜錄：一徐巨源云，江陵去揚州……此有何情何景，而古雅雋永，味之不盡。

凡作六朝樂府，當識此意，故錄其語。一又分甘餘話：一樂府江陵去揚州一首，愈俚愈

妙，然讀之未有不失笑者。余因憶再使西蜀時，北歸次新都，夜宿，聞諸僕僮語曰：今

日歸家，所餘道里無幾矣，不當酌酒相賀也。一人問所餘幾何？答曰，已行四十里，所餘

不過五千九百六十里耳。余不覺失笑，而復悵然有越鄉之悲。此語雖謔，乃得樂府之

意。一又錄：一古詩：一其妙。此與前詩同出一轍，其言亦甚佳。

一又錄：一南史四十五王敬則傳載有本事一則，今節錄如下：一齊明帝輔政，出敬

則爲會稽太守。及卽位，進爲大司馬台使，明帝旣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

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敬則請子在京師，憂飾無計。後明帝納梁武帝計，僞

以敬則使諸，爲游擊將軍，並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

在圭衣庫，明日敷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儂歌曰：常嘆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浮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後敬則舉兵反，凡十日而敗。史云仲雄作懊儂歌，意亦古者賦詩之流。許字嘗作詐，殆緣形近而誤。君行二句，今歌不見，知尚有逸曲也。

(18) 華山畿 古今樂錄：「宋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嘗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卽下第一首)。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樂府正統曰：「南徐州劉宋時淮南地也。雲陽，曲阿也。華山嘗是豐縣之小華山。樂錄之說甚誕，未足信！」

華山畿。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

懊惱不堪止，上床解要繩，自經屏風裏。

啼相憶，淚如漏刻水，晝夜流不息。

一坐復一起。黃昏人定後，許是不來已！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

啼著曙。淚落枕將浮，身沉被流去。

奈何許，天下人何限？慊慊只爲汝！

(19) 讀曲歌 宋書樂志：「讀曲歌者，民間爲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是也。」按今歌與此事無關。古今樂錄云：「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讌，止竊聲讀前細吟而已。以此爲名。」一說與宋志不同。按玉臺藏此歌柳樹得春風一首，題作獨曲，則樂錄之說，自屬望文生義。此曲之起，或如宋志所云，蓋民間傷義康之寃者，劉領軍謂劉湛，劉第四卽義康。本非讀曲，但以風氣所趨，遂成傳情祕篋耳。

花釵芙蓉髻，雙鬢如浮雲。春風不知著，好來動羅裙。

柳樹得春風，一低復一昂。誰能空相憶。獨眠度三陽。

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

語我不遊行，常常走巷路。敗橋語方相，欺儂那得渡。

君行真憐事，那得厚相於？麻紙語三萬：我薄汝粗疏。

十期九不果，常抱懷恨生。燃燈不下炷，有油那得明？

三番相憐兩樂事，黃作無趣怒。合散無黃連。此事復何苦？

三 逋髮不可料，憔悴為誰觀？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緩幾許！

聞歡得新儂，四肢懊如垂。鳥散放行路井中，百翅不能飛。

打殺長鳴鷄，彈去烏白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白門前，烏帽白帽來。白帽郎，是儂良。不知烏帽郎是誰？

折楊柳，百鳥園林啼，道歉不離口。

吳聲歌曲，大體如上。雖復千篇一律，每若光景常新，使人不厭其複。沈德潛曰：「晉

人子夜歌，齊梁人讀曲等歌，俚語俱趣，拙語俱巧。」范大士曰：「若吳聲歌曲，晉子

夜，歡鬧，懊儂等歌，宋碧玉讀曲諸作，則機趣橫生，音響流麗，故所存不嫌其多。」

其為後人愛好，誠非無故也。

(一一) 神弦歌

南朝前期民間樂府之第二部爲神弦歌。古今樂錄載十一曲，其詞十七章，悉見樂府詩集。以歌中青溪，白石，及赤山湖等地名考之，知其發生仍不離建業左右。

其神弦歌之來源，亦似甚早，宋書樂志：「何承天曰，或云今之神弦，孫氏以爲宗廟登歌也。史臣案陸機孫權誅肆夏在廟，雲翹承機，不容虛設此言。又韋昭孫休世上鼓吹鏡歌十五曲表曰：當仲樂官善歌者習歌。然則吳朝非無樂官，善歌者乃能以歌辭被絲管，寧容止以神弦爲廟樂而已乎？」據此，則蓋孫吳時，江南已有此歌矣。觀其歌詞，蓋民間祠神之樂章，與楚辭之九歌，性質正同。卽朱子所謂「比其類則宜爲三頌之屬，而論其詞則反爲國風再變之鄭衛」者是也。

對於此種體制與內容矛盾之解釋，吾人約有三點：第一，民間所祀之神，無關天地山川之犬，只是一些「雜鬼」。第二，南方風俗，夙尚淫祀，每用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第三，朝廷視郊祀爲最嚴重之典禮，而一般民衆對之，則無異於一種娛樂之集會。基此三點，故民間祀神樂章中能夾雜不少有情趣之描寫，與貴族所用之郊祀歌異其面目。晉書卷九十四夏統傳有七段記載，頗足據以窺知當日祭祀之真象，及說明此種矛盾之原因，今節錄之。

「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其從父敬樂祖先人，選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閉以絲竹，丹珠乃拔瓦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聞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佻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杆，醜醉翩翻，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

則是祭祀先人亦用女巫。而所謂女巫者，並善歌舞，有國色，實際與女伎無異。夫祭祀先人猶具事同遊戲，則一般祀神，不更可知乎？小名錄載羊侃嘗奏三部女樂，吳歌，西曲外，疑神竝卽其一也。

神竝曲中所祀之神，現多不可考，惟青溪小姑尙有不少記載。圖書集成博物部統歸之雜鬼類，題曰：「晉神竝歌。」歌詞雖僅十七首，然在吳歌西曲外，實自成一格，文字頗有奇趣。

(一)宿阿曲：

蘇林開天門，趙尊閉地戶。神靈亦道同，真官今來下。

蘇林趙尊爲何神，未詳。按晉宋神有蘇侯，與蔣侯齊名，見宋書禮志。南齊書崔祖思傳：「祖思初辟州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祠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凶凶之五也。懷珍遂令誅諸雜神。」是蘇侯卽東晉之蘇峻也，未知與此異同。

(2) 道君曲：

中庭有樹自語，梧桐推枝布葉。

(3) 聖郎曲：

左亦不佯佯，右亦不翼翼。仙人在郎旁，玉女在郎側。酒無沙糖味，爲他通顏色。陳胤倩曰：「淋漓新異！」鍾伯敬曰：「沙糖豈可比酒味？俚語妙妙。通字有情理。」所謂仙人玉女，殆卽丹珠之流也。

(4) 嬌女詩：

北遊臨河海，遙望中菰葢。芙蓉發盛花，淥水清且澄。並歌奏聲節，粲粲有餘音。蹀躞越橋上，河水東西流。上有神仙居，下有西流魚。行不獨自去，三三兩兩俱。

上有下有，指橋言。此嬌女之神廟當在橋上。

(5) 白石郎曲：

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

頗有漢樂府奇境。今江寧溧水縣北二十里有白石山，白石郎，此山所祀之水神歟？祀神而侈言神貌之美豔，所謂淫祀者也。

(6) 青溪小姑曲 江寧府志：「青溪發源鍾山，吳赤烏中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壘以洩後湖水，其流九曲，達於秦淮。」千寶搜神記：「廣陵蔣子文嘗爲秣陵尉，因擊賊，傷而死。吳孫權時封中都侯，立廟鍾山，轉號鍾山爲蔣山。」劉敬叔異苑曰：「青溪小姑，蔣侯第三妹也。」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按圖書集成引江甯府志：「青溪夫人祠，在金陵閘，」一曲云開門白水者以此。志又云：「夫人南朝時甚有靈驗，宋猶有之，今廢。按青溪小姑者漢秣陵尉蔣子文妹也。嘗遇難，妹挾兩女投溪中死。青溪小姑祠，其來舊矣。」遇難投水事，未詳所本。又曲云「小

姑所居，獨處無郎，「而志言挾兩女投溪中死，是為已婚，恐不足信。青溪小姑，尙多一逸聞，容篇末敘之。」

(7) 湖就姑曲：「齊書：齊武宣皇后，一曰之，一曰之，一曰之，一曰之。」

赤山湖就頭。孟陽二三月，綠蕨蕨荇藪。

湖就赤山磯。大姑大湖東，仲姑居湖西。

按赤山湖在江蘇句容縣西南。建康志云：「湖在句容上元兩縣界，上接九源，下通秦

淮，周二十里。」湖就姑者，湖濱所祀之女神歟？

(8) 姑恩曲：

明姑尊八風，蕃藹雲日中。前導陸離獸，後從朱鳥麟鳳凰。

(9) 採蓮童曲：

泛舟採菱葉，過摘芙蓉花。扣楫命童侶，齊聲採蓮歌。

白：東湖扶菰童，西湖採菱菱。不持歌作樂，為持解愁思。

陳夙情曰：「一解愁與作樂，更分深淺，言情曲至。」

(10) 下童曲：

走馬上前阪，石子彈馬蹄。不惜彈馬蹄，但惜馬上兒。

神弦歌大致如上。關於青溪小姑，除前所引者外，尙多神話，今彙錄於後，並略論其所以盛傳之故。

(1) 異苑：「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疏，鳥嘗產育其上，晉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乘馬，徼殺數頭，卽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殺？經日謝卒。」

(2) 搜神後記：「晉太康中，謝家沙門竺曇邃，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俗沙門常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邃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廟中姑。如此一日許，臨病硬死。」

(3) 續齊諧記：「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中爲東扶寺，廡在青溪中橋，秋夜步月，悵然思歸，乃倚門唱烏飛曲。忽有青衣年可十五六許，詣門曰：女郎聞歌聲有悅人者，逐日遊戲，故遣相問。文韶不之疑，遂遙暫過。須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妙。謂文韶曰：聞君善歌，能爲作一曲否？文韶卽爲歌草生磐石下，聲甚清美。女郎願青衣取瑟候鼓之，泠泠似楚曲，又令婢歌繁霜，自脫金釵扣瑟候和之，婢歌曰：歌繁霜，

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留連宴寢，將旦，別去，以金釵遺文韶，文韶亦贈以銀盃及瑤珞七。明日於青溪廟中得之，乃知所見，青溪女神也。」（按八朝神怪錄亦載此事，頗有異同。）

據上，吾人約可推知青溪小姑之祀，其來似甚早，並非始於南朝，在西晉太康中已立有專廟，距孫權立蔣廟時甚近，異苑云係蔣子文妹，蓋可信。在初期發生之神話中，雖亦含風流意味，然尙屬夢境，迨梁唐均作續齊諧記時，則青溪小姑已一變而爲人，實行與人交接矣。搜神記卷五另一則載蔣子文與會稽東野女子吳望子情好事，情節與此正同，神弦曲中之神，大抵皆此類也。至於青溪小姑之所以傾動一時，或與其阿兄蔣子文有關，宋書禮志四：

「宋武帝永初二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蔣山祠，所在山川，漸皆修復。明帝立九州廟於鷄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鍾山王。」

按宋書九十九元凶劭傳，載劭將敗時，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是蔣祠在宋文帝時尙未毀絕，故劭得以迎取其神像，而鍾山王之封，尤早在明帝前

也。又沈約自撰之寶蔣山廟文云：「仰惟大王，年臨二七，世兼四代」是知蔣侯實爲當時羣神之冠冕，南齊東昏並嘗封蔣侯爲帝，青溪小姑旣爲蔣侯之妹，自爲人所樂道矣。

(三)西曲歌

樂府詩集：「西曲歌出於荆，郢，樊，鄧之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亦異，故因其方俗而謂之西曲。」通志云：「宋代以荆雍爲南方重鎮，晉王子爲之牧。江右辭詠，莫不稱之以爲樂土。故宋隋王誕作襄陽樂，齊武追憶樊鄧作估客樂是也。」然則西曲之發達，固亦自有其特殊之經濟背景，余謂南朝民間樂府，名曰民間，實出城市者此也。今觀其歌詞，如「乘星冒風流，還儂揚州去，」「人言揚州樂，揚州信自樂，」猶足當時遠處城市淫靡生活之普遍心理。

西曲歌凡三十五種，中十六種爲舞曲，二十一種爲倚歌，重孟珠，翳樂兩種。古今樂錄：「凡倚歌悉用鈴鼓，無弦有吹。」而吳聲歌樂器則有箜篌琵琶之屬，故樂府詩集謂其聲節與吳歌異。惟內容風調，則不獨舞曲與倚歌無殊，卽與吳歌亦無別也。

(1)石城樂 唐書樂志：「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

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歌凡五首，樂府作無名氏，殆當時衍質曲之聲而作者。

生長石城下，開牕對城樓。城中語少年，出入見依投。

陽春百花生，摘插環髻前。撓指踢忘愁，相與及盛年。

聞歡遠行去，相送方山亭。風吹黃蘗藩，惡聞苦離聲。

因聞而相送，知非正式情侶。撓與腕通。

(2) 莫愁樂 唐書樂志：「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

。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有此歌。」按樂府解題：「古歌亦有莫愁洛陽女，與此不同。」而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亦云：「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然則不獨石城有莫愁也。又按前歌有「撓指踏忘愁也」之語，故知忘愁爲石城樂之和聲。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3) 烏夜啼 唐書樂志：「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今所傳歌詞，似非義慶本旨

。」

可憐烏白鳥，強言知天曙。無故三更啼，歡子官闈去！
籠窗窗不開，蕩戶戶不動。歡下葳蕤籥，交儂那得往？
遠望千里煙，隱當在歡家。欲飛無兩翅，當奈獨思何！
風俗至此，淫靡極矣。

(4) 估客樂 古今樂錄：「齊武帝之所製也。帝布衣時嘗遊樊鄩，登祚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敕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猶行於世。釋寶月又上兩曲。」武帝一首殊木質。

昔經樊鄩役，阻潮梅渚根。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殺。
寶月兩首，則極溫柔嫵媚之致：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意武帝所云「感憶追往事」者，卽寶月所詠之事。武帝固以難言，故敕寶月更爲之耳。以和尙而解作此等語，亦南朝特產也。

(5) 襄陽樂 古今樂錄：「宋隋王誕之所作也。誕始爲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

仍爲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謠，因而作之，所以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也。「凡九首，樂府作無名氏。

朝發襄陽城，一宿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人言襄陽樂，樂作非儂處。乘星冒風流，還儂揚州去。

揚州蒲蝦環，百錢兩三叢。不能買將還，空手攬抱儂。

上水郎擣篙，下水搖雙楫。四角龍子幡，環環江當柱。

范大士曰：「環環江當柱，妙想。當讀去聲。」又曰：「以大堤之盛，而女郎花艷，多出揚州，此風由來舊矣。」范知其然者，以歌云「還儂揚州去」也。

(6) 三洲歌：

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

風流不暫停，三山隱行舟。願作比目魚，隨歡千里遊！

風流二字，亦係雙關。古今樂錄：「三洲歌者，商客數遊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讀此及上估客樂，相見當日商業之繁盛，商人之逸豫。

(7) 採桑度 一曰採桑。唐書樂志：「採桑因三洲曲而生。梁時作。」樂府詩

集云：「古今樂錄曰，採桑度，舊舞十六人，梁八人。卽非梁時作矣。」按陳胤信古詩選列之晉代，恐亦無據，要爲梁以前作耳。通志云：「採桑度，三洲曲所出也。與羅敷，秋胡行所謂採桑者異矣。」

治遊採桑女，盡有芳春色。姿容應春媚，粉黛不加飾。

春月採桑時，林下與郎俱。養蠶不滿百，那得羅縠襦？

採桑盛陽月，綠葉何翩翩。攀條上樹表，牽壞紫羅裙。

所謂南朝民間樂府，稱俱鄉村意味者，惟此數曲而已。紛黛不加飾，與子夜歌中畫眉注口者自異。

(8) 江陵樂 通典：「江陵，古荊州之域，春秋時楚之郢地。秦置南郡，晉爲荊州，東晉宋齊以爲重鎮。」按卽今湖北江陵縣地。

陽春二三月，相將踏百草。逢人駐步看，揚聲嘗言好。不復出場戲，堤場生青草。試作兩三回，踉蹌方就好。

(9) 青陽渡：

碧玉擣衣砧，七寶金蓮杵。高舉徐徐下，輕擣只爲汝。

(10) 來羅

鬱金黃花標，下有同心草，草生日已長，人生日就老。

(11) 那呵灘 古今樂錄：「那呵灘和云，郎去何當還。多述江陵及揚州事。那呵蓋灘名也。」

我去只如還，終不在道邊。我若在道邊，良信寄書還。

陳胤倩曰：「尋思曲折，極肖女子臨別之情。」尚有兩首云：

聞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願得篙櫓折，交郎到頭還！

篙折當更覓，櫓折當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頭還？

范大士曰：「一種相關之情，寫來如話。」按范說以爲男女倡答之詞，極是。

(12) 孟珠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攀條摘香花，言是歡氣息。

望歡四五年，實情將懊惱。願得無人處，回身就郎抱。

將歡期三更，合冥歡如何？走馬放蒼鷹，飛馳赴郎期。

實情猶言委實，將歡猶言與歡。合冥，猶合昏也。

(13) 翳樂：「不...」

人言揚州樂，揚州信自樂；總角諸少年，歌舞自相逐。

(14) 夜度娘：

不... 夜來，冒霜雪；晨去，履風波。雖得敘微情，奈儂身苦何！

(15) 雙行纏：

朱絲繫腕繩，真如白雪凝。非但我言好，衆情其所稱。

新羅繡一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

明周祈名義考云：「行纏，婦人用帛偏束其足者。」然則纏足之風，蓋始於六朝。惟觀

「讀曲歌」：「跳把絲織履，故交白足露，則知其時，此風未盛，且不如宋以後之專尙小

脚也。

(16) 平西樂：

我情與歡情，二情感蒼天。形雖胡越隔，神交中夜間。

(17) 尋陽樂：

難亭故儂去，九里新儂還。送一却迎兩，無有暫時閒。

雞亭九里當係地名，未詳。故儂新儂，猶言舊歡新歡。

(18) 白附鳩：

石頭龍尾灣，新亭送客渚。酤酒不取錢，即能飲幾許？

(19) 壽陽樂。古今樂錄：「宋南平穆王（劉鑠）爲豫州所作也。」樂府作古詞，謂其歌辭蓋敍傷別望歸之思。

「可憐八公山，在壽陽。別後莫相忘！」

辭家遠行去。空爲君，明知歲月駛。

籠窗取涼風，彈素琴。一嘆復一吟。

夜相思，望不來。人樂我獨悲！

按壽陽在今安徽壽縣，其北有八公山。又前歌石頭新亭，亦在建業，則知西曲所收，實不盡爲荆襄樊鄧之歌。

(20) 拔蒲：

朝發桂蘭渚，晝息桑榆下。與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按毛詩卷耳：「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千載而下，惟此歌堪爲

嗣響。但爲歡爲戚不同耳。

(21) 作蠶絲：

春蠶不應老，晝夜常懷絲。何惜微軀捐，纏綿自有時。

素絲非常質，屈折成綺羅。敢辭機杼勞？但恐花色多。

纏綿，花色，皆妙合雙關。花色者，所謂「大堤謔女兒，花難驚郎目」也。

(22) 楊叛兒 唐書樂志：「楊伴兒，本童謠歌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少隨母入內，及長，爲何后寵，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所歡。語訛，遂成楊伴兒。」按古今樂錄又作楊叛兒，梁武帝詩亦云：「南音多有會，偏重叛兒曲，」皆緣一聲之訛。今歌七首，殊少佳製，當時或愛重其音節耳。

歡欲見憐時，移湖安屋裏。芙蓉繞床生，眠臥抱蓮子。

(23) 西烏夜飛：

陽春二三月，諸花盡芳盛。特底喚歡來？花笑爲聲弄。
感郎崎嶇情，不復自顧慮。臂繩雙入結，遂成同心去。

(24) 青驄白馬：

青驄白馬紫絲韁，可憐石橋根柏梁。

汝忽千里去無常，願得到頭還故鄉。

問君可憐六萌車，迎取窈窕西曲娘？

齊唱可憐使人惑，晝夜懷歡何時忘。

(25) 安東平：

淒淒烈烈，北風爲雪。船道不通，步道斷絕。

吳中細布，闊幅長度。我有一端，與郎作袴。

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丈，爲郎別厝。

制爲輕巾，以奉故人。不持作好，與郎拂塵。

東平劉生，復感人情。與郎相知，當解千齡。

漢書食貨志：「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禮記疏：「丈八尺爲端。」此歌

上云我有一端，下云餘有三丈，則此所謂一端，猶言一匹耳。厝，置也，謂別作也。陳

胤倩曰：「語質韻古，欲追漢魏。」良然。東平，在山東。

(26) 女兒子：

巴東三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沾衣。

按此曲郭茂倩亦收入雜歌謠辭內，題曰巴東三峽歌。後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十四巫峽條：「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與此不同，當係一歌，因入樂而異。

（六）月節折楊柳歌 合開月凡十三首。正月歌：

春風尚蕭條。去故亦入新，苦心非一朝。折楊柳。愁思滿腹中，歷亂不可數。

二月歌：

翩翩鳥入鄉。道逢雙燕飛，勞君看三陽。折楊柳。寄言語儂歡，尋還不復久。

五月歌：

蕪生四五尺。素身爲誰珍，盛年將可惜。折楊柳。作得九子粽，思想勞纖手。

七月歌：

織女遊河邊。牽牛願自嘆，一會復周年。折楊柳。摺結長命草，同心不相負。

九月歌：

甘菊吐黃花。非無杯觴用，當奈許寒何。折楊柳。授歡羅衣裳，含笑言不取。

十一月歌：

素雪任風流。樹木轉枯悴，松柏無所憂。折楊柳。寒衣履凍冰，歡詎知儂否？

閏月歌：

成閏暑與寒。春秋補小月，念子無時閒。折楊柳。陰陽推我去，那得有定主？

此歌格調甚爲別致。普通皆首二句或第二句與第四句相押。此則首句用韻，而與第三句相押，又以「折楊柳」三字句爲換韻關捩。故首三句韻部不拘，折楊柳以下則概押有韻。體似變化，而律極謹嚴，自有樂府以來，尙無此種。卽如南朝歌曲，以五言五句，成章者雖間亦有之，（如前溪歌）然皆一韻到底，用法亦一如常式，與此絕不類。惟讀曲歌有「折楊柳。百鳥園中啼，道歉不離口。」全合於此歌之後半，疑融合吳聲歌而成者。陳胤倩列此歌以晉，恐不足信。折楊柳三字無意義，爲曲中之和聲，如古樂府「賀賀賀」何何何」之類。

是歌之流傳，其給與吾人之暗示，有重要者兩點：第一，詩體之變遷，恒以音樂之變遷爲轉移。此歌特殊之格式，爲求適合於當時特殊之聲調，而非由於作者之矜奇，殆無可疑。漢樂府如安世歌郊祀歌之整齊駢儷，與鼓吹饒歌之長短參差，其所以不同者，

亦卽緣聲調之關係，此歌足以證明其故。第二，前人有謂詞之形成原於就律絕中之和聲填以實字者，此歌亦足爲證明其說。如吾人易「折楊柳」以同聲韻而含有意義之三字，卽與詞無殊。故唐五代長短句之成功，雖以所受外來夷樂及里巷歌謠諸新腔調之影響爲大，而由於固有律絕之嬗變，亦一途徑之一也。（詳拙作論詞之起源，國文月刊第二十二期）

南朝前期民間樂府，吳聲歌，神弦歌與西曲歌，已概如上述。陳繹曾詩譜云：「三國六朝樂府，猶有真意，勝於當時文人之詩。」而胡應麟詩數，尤極推崇：「漢樂府雜詩，自郊廟，饒歌，李陵蘇武外，大率里巷風謠，如古樂壤南山，知其成言，絕無文飾。故深樸真至，獨擅古今。自曹氏父子以文章自命，賓僚綴屬，雲集建安，然薦紳之體，旣異民間，擬議之詞，又乖天造，華藻旣盛，真朴漸漓。晉潘陸興，變而排偶，西京所制，實始蕩然。獨五言短什，雖出閭閻閨閣之口，句格音響，尙有漢風。若子夜，前溪，歡聞，團扇等作，雖語極淫靡，而調存古質。至其用意之工，傳情之婉，有唐人竭盡殫力，不能追步者。余嘗謂相和諸歌後，惟清商等絕，差可繼之。」

陳胡二氏之論，誠非無見，惟以漢樂府采詩之本義言，則南朝亦爲樂府史上最浪漫

與最空虛之時期。唐人新樂府之發生，其機兆蓋伏於此。又自是而後，樂府始完全與政治，社會脫離關係，僅爲一般賞心悅耳之具而爲情歌豔曲所佔領，大有非此不足以被諸管弦之勢，唐人之律絕，五代宋人之詞，元明之曲，皆是也。其有歌詠民間疾苦之作如漢樂府者，非惟無入樂之機會，（唐人新樂府，實皆未入樂之詩耳。）並其入樂之資格而亦喪失之。每憶歐陽修嘲范希文爲窮塞主之言，輒不禁慨然。凡此皆樂府變遷之跡，亦吾國詩歌升降之所由，而南朝樂府實有以爲之關鍵者也。

第二章 南朝後期之文人樂府——梁陳

南朝樂府，以前期民歌爲主幹，梁陳擬作，則其附庸。然不有此種擬作，則民歌影響，亦末由而著。溯自東晉開國，下迄齊亡，百八十餘年間，民間樂府已達於其最高潮；而梁武以開國能文之主，雅好音樂，吟咏之士，雲集殿庭，於是取前期民歌咀嚼之，消化之，或沿舊曲而譜新詞，或改舊曲而創新調，文人之作，遂盛極一時；故在梁陳之世，民歌雖仍然被諸管弦，而新作品則訖未產生，殆亦所謂物極必反者耶？

南朝民歌之模擬，本不始於梁，顏延之嘗詆湯惠休詩爲委巷間歌謠，知其風已開於宋。茲略舉數例，以資說明。如宋孝武帝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金翠闌無緒。思君如日月，回還晝夜生。

又湯惠休楊花曲：

江南相思引，多嘆不成章。黃鸝西北去，銜我千里心。

又謝朓玉階怨：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他如晉謝尚之大逼曲，宋謝靈運東陽谿贈答，鮑照採菱歌等，亦俱爲模擬之作。然以其時文人多薄而不爲，故其風未盛。至梁，一方因音樂力量，一方又因對民歌自身之愛好，模擬乃成爲極普遍之現象。形式內容，皆與民歌無大差異。寢假而影於當時之全詩壇，而有所謂「宮體詩」之產生。故此期文人樂府，並無個性與特殊面目，韓退之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非過論也。今先敘梁代作者。

梁武帝 姓蕭名衍，字叔達。在位四十八年，侯景之亂，餓死臺城，年八十六。所作詩歌計數十篇，以模擬當時民歌諸小曲爲其代表作，而江南弄十首，尤爲特出。

（一）子夜春歌：

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可限！

澗蘭葉始滿地，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憐意，摘以寄心知。

（二）子夜夏歌：

閨中花如繡，簾上露如珠。欲知有所思，停織復踟蹰。

江南蓮花開，紅光照碧水。色同心復同，藕異心無異。

(3) 子夜秋歌：

編帶合歡結，錦衣連理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

(4) 子夜冬歌：

寒園動繖帳，密筵重錦席。寶帳拂長袖，含笑留上客。

(5) 襄陽蹋銅蹄。

隋書樂志：「梁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蹄，謂金蹄，為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

士，皆面縛，果如謠。故卽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按三曲皆為當時流

行之五言四句體，其一云：

草樹非一香，花葉白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

草樹花葉，比喻言之，蓋追憶襄陽行樂之事。

(6) 江南弄 古今樂錄：「梁天監十一年冬，武帝改四曲製江南弄，上雲樂十四

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龍笛曲，三曰採蓮曲，四曰鳳笛曲，五曰採菱曲，

六曰逐女曲，七曰朝雲曲。」江南弄：

芳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躡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

獨踟躕。(和云：陽春路，娉婷出綺筵。)

又採蓮曲：

遊戲五湖採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爲君儂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採蓮曲！(和云：採桑洛，窈窕舞佳人。)

又朝雲曲：

張樂陽臺歌上調。如寢如興芳隆曠。容光既黯復遠沒。復遠沒，望不來。巫山高，心徘徊。(和云：徙倚折耀華。)

格局甚別，餘四曲亦同。按西曲中無以七言及三言成章者，而江南弄則悉爲七言及三言所構成，此其故亦緣聲調之異。樂錄謂武帝改西曲製江南弄，則江南弄自不同於西曲，故詞句亦隨之而異耳。

樂府中之疊句，泰半由音樂關係，然嘗其所疊，往往爲篇中主旨所在。至如此處之疊句，則並爲章法，韻脚，情意轉換之樞紐，故卽離開音樂，猶自有其文藝上之曲線美，亦樂府中利用疊句表情法之一進步也。

自武帝製江南弄七曲，當時和者計簡文帝有江南，龍笛，採蓮三曲，沈約有趙瑟，

秦箏，陽春，朝雲四曲，其格律一與梁武原作相同，則知填詞一道，自三國章昭以降，已益見流行矣。

(二)梁簡文帝 名綱，字世續，武帝第三子。綱賦詩多輕靡，故當有「宮體」之目。沈德潛曰：「詩至蕭梁，君臣上下，惟以豔情爲娛，失溫柔敦厚之旨，漢魏遺軌，蕩然掃地矣。」然其描情繪景，往往勘理入微，蓋亦有獨到之處。按綱與湘東王書云：「未聞吟詠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滿江江水，遂同大傳。」又與嘗陽公書云：「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慎，文章且須放蕩。」是綱對於文學之觀念，根本即與前此不同也。且其由來者漸矣，前期民歌，何一而非「宮體」耶？茲錄其尤綺豔者。

(1) 夜夜曲：(樂府作王儂) 風動綺羅香，花開錦帳涼。愁人夜獨傷，滅燭臥蘭房。祇恐多情月，旋來照妾床！

(2) 擬沈隱侯(約) 夜夜曲： 霧露夜中霜，河開向晚光。枕啼常帶粉，身眠不着床。鬢膏盡更益，薰鑪滅復香。但問愁多少，便知夜短長。

(3) 採蓮曲 (樂府作昭明太子)

桂楫蘭橈浮碧水。江花玉面兩相似。蓮疎藕折香風起。香風起，白日低。採蓮曲，使君迷。(和云：採蓮歸，綠水好沾衣。)

(4) 折楊柳 (樂府作柳惲，從玉臺。)

楊柳亂如絲，攀折上春時。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城高短箭發，林空畫角悲。曲中無別意，併是爲相思。

(5) 豔歌曲：

雲緇桂成戶，飛棟爲梁。斜牕通蕊氣，細隙引塵光。裁衣魏后尺，汲水淮南牀。青驪暮當返，預使羅裙香。

魏后尺，不詳。淮南牀，卽用晉拂舞歌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牀」語。牀，井鉢，蓋設架井上以支持榘者。

(6) 烏棲曲：

芙蓉作船絲作竿，北斗橫天月將落。採蓮渡頭擬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浮雲似帳月如鉤，那能夜夜南陌頭。宣城投泊今行燕，停鞍繫馬暫棲宿。

織成屏風金屈膝，朱唇玉面燈前出。相看氣息嗔君憐，誰能含羞不自前？

陳胤備曰：「楊用修引北堂書鈔，宜城九醞酒曰醞酒，謂投泊字乃醞酒字之誤，亦通。然投泊字，本無不妥。」胡震亨唐音癸籤云：「屈戌，今人家牖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卽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戌。」按簡文帝詩原作屈膝，不作屈戌，豈胡氏所見本不同耶。句意蓋謂屏風乃織成，屈膝乃金作者。

詩藪云：「簡文烏棲曲四首，奇麗精工，齊梁短古，當爲絕唱！如郎今欲渡畏風波，太白橫江詞全出此。至北斗橫天月將落，朱唇玉面燈前出，語亦高妙。惟江總桃花春水木蘭橈一首差可繼之。」

要之，樂府至簡文，實已開晚唐李義山，溫飛卿一派風格。雙聲聳聽，逸韻動心，思入微茫，巧竊變態，是其所長。如權歌行之「濺妝疑薄汗，沾衣似故前，」美女篇之「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亦皆新雋得未曾有。至於直寫胸襟，抒吐蘊抱，在篇成琢，靡句不雕，罕獨有之情，鮮貫串之旨，是其所失矣。

(三)沈約 字休文，歷任宋齊梁三世。約對於樂府詩歌之貢獻有二：一爲文獻之保

存。其宋書樂志四篇實爲研究樂府者之重要材料，約於當時流行之舞曲，皆摒斥不著一詞，第略詳其本末，而於漢魏古詞，則盡量登載，不厭詳備，漢樂府之得以一二留傳至今，不至全部淹滅者，約之力也。一爲四聲之發明。古詩近體，實從此判。自唐宋以迄今茲，雖詩體代變，蓋未有不受其說之影響者。約所作擬古樂府甚多，但殊少新意，求其明媚近人，仍當推描寫歡情舞態諸小品。殆亦時爲之耶？

(1) 春白紵：

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舞縠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流胸滿堂中。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瑤草駐容色。舜日堯天歡無極。

(2) 夏白紵：

朱光灼爍照佳人。含情送意遙相親。嫣然一轉亂心神。非子之故欲誰因？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瑤草駐顏色。舜日堯天歡無極。

(3) 夜白紵：

秦箏齊瑟燕趙女。一朝得意心相許。明月如規方襲予。夜長未央歌白紵。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瑤草駐顏色。舜日堯天歡無極。

古今樂錄：「沈約云，白紵五章勅臣約造，武帝造後兩句。一陳胤倩曰：「其體甚異，故須留傳。命語亦健，不淪卑響。」按晉白紵舞歌三首皆七言，惟用平韻，此則兼用仄韻，又末四語不變，爲稍異耳。」

(4) 秦箏曲：

羅袖飄飄拂雕桐。促柱高張散輕宮。迎歌度舞遏歸風。遏歸風，止流日。壽萬春，歎無極。

此爲約所作江南弄四首之一。雕桐，謂琴。陳胤倩曰：「又從遏歸風，別生一意。」

(5) 六憶詩：今僅存四首。

憶來時，的的上階墀。勤勤敍離別，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見乃忘飢。

憶坐時，點點羅帳前，或歌四五曲，或弄兩三弦。笑時應無比，嗔時更可憐。

憶食時，臨盤動容色。欲坐復羞坐，欲食復羞食。含哺如不飢，擊甌似無力。

憶眠時，人眠強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傍人見，嬌羞在榻前。

此詩當時或未入樂，然無妨視爲前期民歌之嫡傳，法秀所謂當墮犂舌獄者也。

(四) 江淹 字文通，亦歷仕三世。詩凡百餘篇，樂府則只數首。今從玉臺錄其西

洲曲一首。（此詩樂府作古詞，陳胤倩，王士貞古詩選並入晉詩。）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羅羅色。西洲在何處？兩漿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聞門郎不至，出門採紅蓮。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干頭。欄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蟬聯而下，一轉一妙，正復起東井井，自成章法。其體製蓋自蔡邕飲馬長城窟行，繁欽定情詩脫來，却變而為俊逸駘宕。唐人如張若虛之春江花月夜，李日之長干曲等篇，則又從此脫出者。羣芳譜：「烏臼，一名鴉臼。烏喜食其子，因名之。或云其木老則根下黑爛成臼，故得此名。」

陳胤倩曰：「西洲曲搖曳輕颺，六朝樂府之最豔者。初唐劉希夷，張若虛七言古詩皆從此出，言情之絕唱也。夫豔，非詞華之謂，聲情宛轉，語語動人，若趙女自挑心招，定非珠璣翠翹，使人動心引魄也。尋其命意之由，蓋緣情溢於中，不能自己，隨目所接，

隨境所遇，無地無物，非其感傷之懷。故語語相承，段段相結，應心而出，觸筆而歌，並極纏綿，俱成哀怨，此與離騷天問同旨，豈不悲哉。一又曰：「段段組合，具有變態，由樹及門，由門望路，自然過渡，老妙在閉門露翠鈿句可畫。……自近而之遠，自淺而之深，無可奈何而託之於夢，甚。夢借風吹，縹緲幻忽無聊之思，如游絲隨風，浮萍逐水……太白尤摩疊於斯，每希規擬，長干之曲，當作粉本。至如海水搖空綠，寄愁明月，隨風夜郎，並相蹈襲。（太白聞玉昌齡左遷龍標詩：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故知此詩誠唐人所心摹手追而究莫能遠者也。」按陳氏此論甚確。惟謂與離騷天問同旨，則似非真象。此篇風格，出於前期之楚歌西曲，實至明顯，魏晉以來，文人五言之作多矣，其音響有一篇似此者乎？則其源流所在，自不難見。文通本擅長模擬，其效民歌而成此傑作，不足爲異。昭明獨尚雅音，略於樂府，故文選全錄文通雜詩三十首，而此則闕擷樂之刻。徐陵以入玉臺，可無遺憾。茲將張李二人之作，附錄以資對照。張若虛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滄海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
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

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祇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
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捲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
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紋。
昨夜閒潭夢花落，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滿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李白長干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
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
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滙瀨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外哀。
三月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來，雙飛西園草。
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到長風沙。
按此卽陳氏所謂「長干之曲，竟作粉本」者。

(五)吳均 字叔庠。均文體清拔，好事者效之，謂爲「吳均體」。陳胤倩曰：「均詩非不清，而一往輕率，都無深致，想其才氣俊邁，亦太白之流也。」有所思云：薄暮有所思，終持淚煎骨。春風驚我心，秋露傷君髮。

淚煎骨，語亦尖新。按此亦緣採用當時流行之民歌體，故與漢魏歌中之有所思，名同而實異。又小垂手云：

舞女出西秦，躡影舞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折腰應兩笛，傾足轉雙巾。蛾眉與曼臉，見此空愁人。

楚辭：「娥眉曼睩，目騰光些。」王逸注：「曼，澤也。」字亦作慢，李後主詞：「慢臉笑盈盈，相看無限情。」本此。

(六)柳惲 字文暢。父世隆，善彈琴，爲當世第一。惲每奏父曲，輒感思。嘗以搗衣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見賞於王融。其江南曲云：

汀洲採白蘋，日暖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復應晚！不道新知樂，祇言行路遠。

又獨不見云：

別島望雲臺，天淵臨水殿。芳草生未積，春花落如霰。出從張公子，還過趙飛燕。奉帝長信宮，誰知獨不見？

兩篇皆五言八句，平仄對仗，漸趨嚴謹，與上吳均小垂手，梁簡文帝擬沈隱侯夜夜曲等，並可視爲五言律體之濫觴。江南曲五言四句換韻，疑亦係受前期民歌影響，蓋疊兩首而爲一首者。獨不見，詠漢成帝班婕妤好事，末句押題名，亦從子夜變歌來。梁世著名詩人之作品，大要如上。此外，則江洪有秋風曲：

孀婦悲四時，况在秋閨內。淒葉留晚蟬，虛庭吐寒菜。

北牖風吹樹，南籬露墜吟。庭中無限月，思婦夜鳴砧。

費昶有採菱曲：

妾家五湖口，采菱五湖側。玉面不關妝，雙眉本翠色。日斜天欲暮，風生浪未息。

宛在水中央，空作兩相憶。

包明月有前溪歌：

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窗。獨眠抱被嘆，憶我夢中儂。單情何時，

王臺卿有陌上桑：

鬱鬱陌上桑，盈盈道傍女。我君上河梁，拭淚不能語。

鬱鬱陌上桑，遙遙山下隱。君去戍萬里，妾來守空閨。

鬱鬱陌上桑，皎皎雲間月。非無巧笑姿，皓齒奈誰發。

鬱鬱陌上桑，烏烏機頭絲。君行亦宜返，今夕是何時？

四章自為起訖。首句雖同，配入次句，以與起下文，便覺章章自異。此亦係借漢樂府

題目而運用新詩體者。其為女子所作，則范曄妻沈氏有昭君嘆：

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蟬鬢，百萬寫蛾眉。一聞金盞君，

徐悱妻劉氏（孝綽妹劉令嫺）有摘同心梳子贈謝娘詩：

兩葉難為贈，交情未未因。同心何處恨？梳子最關人。

又夢見故人詩：

覺能方知恨，人心自不同。誰能對角枕，長夜一邊空？

其二詩香子夜之流。梳子髮關之子。王粲為劉表，並劉表主

樂府至陳，聲情益蕩，史言後主荒於聲色，與江總等狎客，遊宴後宮，詩酒流連，

罕關庶務。雖欲不亡，其可為乎？今亦次敘之。

(一) 陳後主 名叔寶，字元秀。隋書樂志云：「後主於清樂中造黃鸞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鬢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辭，綺豔相高，極於輕蕩，男女倡和，其聲甚哀。」又晉書樂志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並陳後主所作。」按諸曲存者惟玉樹後庭花一首，爲七言體：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豔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隋書五行志云：「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辭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詞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爲歌讖，此其不久兆也。」按二句全篇已伏，是尙不止一爲也。後主又有烏棲曲：

合歡襦薰百和香，牀中破織兩鴛鴦。烏啼漢沒天應曙，只持懷抱送郎去。

漢魏六朝七言歌詩，其句法率爲上四下三，絕無變化，此篇首句作折腰句法，尙屬僅見，至北少陵出，而七言句法之變而備。自韋屯邠於繁復，固一切文體演變之通例也。至所作自君之出矣，尤得子夜風致：

自君之出矣，霜暉窗夜明。思君若風影，來去不曾停。

目君之出矣，房空帷帳輕。思君如畫燭，懷心不見明。
自君之出矣，綠草遍堦生。思君如夜燭，垂淚著鷄鳴。

詞旨新雋。唐人詩「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宋人詞「紅燭自憐無好計，夜長空替人垂淚。」皆本此。類此之作，集中尙多，大抵不外借民間曲調而自寫新詩，如所擬楊叛兒曲，便幾與五言律無異也。
(二)徐陵字孝穆，與庾信齊名。嘗輯玉臺新詠，於「往古名篇，當今巧製」，多所著錄。其樂府亦以流宕妖豔爲勝。如折楊柳：

嫋嫋河堤樹，依依魏主營。江陵有舊曲，洛下作新聲。妾對長楊苑，君登高柳城。
春還應共見，蕩子太無情。

對仗，平仄，黏貼，無一不與唐人五律吻合，徐氏以前，尙無其作，然則卽視爲五律之鼻祖，固無不可也。與前梁簡文帝一首相較，則知此時四聲之用益嚴密。陵又有七言烏棲曲：

繡帳羅帷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爭啼。

作已。

七言兩句換韻，蓋變其體而爲之者。至長相思二首則爲長短雜言：

長相思，好春節。夢裏相啼愁不洩。蟬中起，曉前發。柳絮飛盡絮，遊絲斷復結。

欲見洛陽花，如君厭頭雪。

長相思，與歸難。傳聞秦詔戍擊關。龍城遠，雁門寒。愁深瘦轉劇，衣帶自然寬。

念君今不見，誰爲抱下冤？

按長相思二調，始於宋吳質爲，爲五言古體，至梁張率始變爲長短句，體式與此相同，

徐陵所作，蓋亦填詞之始。六朝雖爲五言盛行之時期，而填詞一道，復未流行，較此種

長短句，不見發達。

(三) 總字維持，初在梁，入陳，後主採爲侯炯尚書令。日與後主游宴後庭，

多爲雜詩，載帶狎客。陳亡，復仕隋卒。總五言詩，在陳世堪推獨步，樂府則與徐陵等

同爲一丘之貉。其七言烏棲曲與閨怨篇二首，最爲清綺。烏棲曲云：關關雎鳴，白鳥

桃花春水木蘭棹。金鷓鴣盡聚河橋。輪西上對應行裝，城南美人啼著曙。

此送別之作。沈制，翠國每歲遣使詣京師，進計籍，謂之上計。閨怨篇云：

寂寂綺窗大牖，紛紛白雪綺牕。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燃。屏風有意

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遶西水凍春應少，朔北鴻來路幾千。願君關山及早度，
念妾桃李片時妍！

本傳言論於五言七言之壽。然傷於浮豔。篇篇可爲質證。陳胤倩曰：「轉雋。字字縵上
極豔，便是填詞法。」鍾伯敬曰：「池上句，麗字落脚，奇！然已履踐乎詞家口齒矣。
沈德潛曰：「竟似唐律，稍降則爲填詞矣。」諸家之論，雖不無高卑軒輊之見，然詞
之風格確由六朝綺豔樂府孕育而成，則亦信不可誣也。又曰：「詞手動筆，體裁
視本章所述，則前期民歌之影響於梁陳詩人已具可見。間當思之，當前期晉宋之
交，猶有大詩人如陶淵明，如謝靈運，如顏延之者數輩崛起於其間，而蕭梁以文風號爲最
盛，作家之多，前此不逮，乃其精華無一足以語於此數；及今觀之，然後知梁陳之影響
於當日詩壇實至深且巨。蓋前期民間豔曲初興，作者猶人自爲詩，故各有其面目，後期則
此種豔曲，浸漬已久，一般作者專在民歌中討生活，遂至雷同相從，了無個性。嚴滄浪
謂「南朝（陳）詩人，張正長詩篇最多，亦最無足省發。」朱子謂「讀齊梁間人詩，四
肢皆癢散不收拾。」蓋有由然矣。此固用「齊風是也，莫春氣發。」一語謂「詩王謝樂府
亦到今之言文學史者，率偏重南朝數大詩人，而略於其樂府，要知南朝樂府自是富有時

代性與創作性之文學。雖其浪漫綺靡，不足擬於兩漢，然在文學史上實具有打開一新局
面，鼓盪一新潮流之力量。舉凡前此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所謂「先王作樂崇
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節羣生之流散，」與夫班固所謂「足以觀風俗，知薄
厚，」種種傳統觀念與功用，至是已全行打破而歸於消滅。由敘事變而為言情，由含有政
治社會意義有變而為個人浪漫之作，桑間濮上，鄭衛之聲，前此所痛斥不為，今則轉相
率以綺豔為高，發乎情而非止乎禮義，遂使唐宋以來之情詞豔曲，得沿其流波，而發榮
滋長，而蔚為大國，此固非一二大詩人之所能為力者也。鍾伯敬曰：「讀晉宋以後子夜
讀曲諸歌，想六朝人終日無一事，只將一副精神時日，於情豔四字上體貼料理，參微入
透，其發為聲詩，去宋元填詞途徑，甚近甚易。非唐人一反之，順手做去，則填詞不在
宋元，而在唐人矣。」其言良非無見哉。

要之，南朝樂府，吾人得以兩語括之曰：「唐宋以來聲詩之鼓吹，而兩漢樂府之喪歌
也。」

第四章 漢樂府大作家鮑照

當南朝綺羅香澤之氣，充斥瀰漫之秋，其能上追兩漢，不染時風者，吾得一人焉，曰鮑照。鮑氏樂府之在南朝，猶之黑夜孤星，中流砥柱，其源乃統漢魏樂府中來，而與整個南朝樂府不類，故特闢專章，敘之於後，以明流別。亦莊生所謂逃空虛者聞足音而喜之意也。

與鮑氏同時而略前者有兩大詩人，一爲陶淵明，一爲謝靈運。陶詩默契自然，陶後世田園一派，謝詩苞含名理，爲千古山水之宗。其境界皆甚高，在詩史上之地位，亦極重要。然陶謝二人，並絕少樂府之作，陶僅臨終所製挽歌三首，謝作較多，亦不逮其詩。故以詩言，陶鮑謝三家，後先鼎足，以樂府言，則當讓鮑照獨步！

蓋樂府本含有普遍性與積極性二要素，以入世爲宗，而不以高蹈爲貴。以摹寫人情世故爲本色，而不以詠嘆自然爲職志。謝既出身名門，縱情丘壑，陶亦高臥北牕，安貧樂道，同爲一種超人間之生活，本不適宜於樂府之寫作，其內心亦無寫作樂府之需要，至如鮑照，位卑人微，才高氣盛，生丁於昏亂之時，奔走乎死亡之路，其自身經歷，卽

爲一悲壯激烈可歌可泣之絕好樂府題材，故所作最多，亦最工。陶謝之短於樂府，而照獨以樂府鳴者，斯其故也歟？

鮑照一名昭，（唐時避武后諱改）字明遠。本土黨人，後移家東海。先世不可考，無兄弟，妹令暉，亦以詩聞。照少有才思，弱冠游京師，嘗爲「行路難」諸古樂府，文甚道麗，名震郗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臨川王義慶都督江州，招聚文學之士，照甚見知賞。二十一年王薨，照服喪三月歸鄉里。二十三年始與王濬在朝，引爲侍郎，二十六年濬爲徐兗二州刺史，照隨從。濬行事多非，照屢表求解職。孝武孝建元年除海虞令，內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時孝武以文自高，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不復盡其才思，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後出爲秣陵令，轉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子項。六年子項爲荊州刺史，照從之鎮，子項，孝武第七子，時年尙未十歲。大明八年，孝武崩，翌年泰始元年，明帝卽位，以子項爲鎮軍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反。子項旋爲宗景所執，賜死。照死於亂兵。一說，爲宗景所殺。年五十餘。黃州府志云：「昭侍鎮荊州時，嘗築室於黃梅，今邑治基，卽其舊宅。有讀書臺，在東冲山。」硯北雜志云：「鮑明遠墓在蘄州黃梅縣南里許。」（關於鮑氏

傳世，以南齊虞炎鮑照集序爲最早，亦較詳確。沈約宋書本堂傳，僅附見臨川烈武田道規傳後。南史與之大同小異。）

鮑詩在者約二百首，其中樂府凡八十餘篇，除吳歌二首，中興歌十首爲當時流行之五言四句體外，自餘皆屬古詞，蓋擬漢樂府而齊其裁者也。與夫俱寫癡情，不涉世事，所謂喧醜之制，迥不侔矣。在諸作品中，有慨嘆富貴士大夫之無節操者，如梅花落：

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悲？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

此蓋託諷之詞。念爾之爾，謂雜樹，亦指世間悠悠者流。沈德潛曰：「以花字聯上嗟字成韻，以實字聯下日字成韻，格法甚奇。」按此法亦本繆襲魏鏡歌。有描寫貧賤之疾苦而深痛世情之涼薄者，如代貧賤愁苦行：

湮沒雖死悲，貧苦卽生劇；長嘆至天曉，愁苦終日夕。盛顏當少歇，鬢髮先老白。親友四圍絕，朋知斷三益。空庭懸樹萱，藥餌媿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顏就人惜！
取頃不相酬，慙愧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爲千條計，事未見一獲。
運圯津塗塞，遂轉死溝洫。以此終百年，不如還窶窶。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本篇所詠，尤爲深刻。貧年數語，非身歷者不能道。其代白頭吟：「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刺世態之炎涼，語亦沉痛。有譏諷當日政風之惡濁，制度之不良者，如代放歌行：

蓼蟲避葵藿，習苦不言非。小人自慙醜，安知曠士懷。鷄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馬四方來。素帶曳長飀，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懷？

沈德潛曰：「素帶二語，寫盡富貴人塵俗之狀。」按日中二句，感慨尤深，此輩直以京城爲行樂處耳。賢君愛才數語，實是反說。魏晉以來，用人不以才而以勢，南朝益重門第，馴至黃口小兒，執袴蕩子，亦起家爲常侍，照本北人，地胄孤單，故終沉淪下位，能不致其憤懣？豈伊，猶豈有。其敘述從軍之痛苦而代士卒請命者，則有代東武吟：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途度萬里，寧巖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郵曲亦罕存。世事一朝異，孤續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腰鑿刈葵蘿，倚杖牧鷄豚。昔如韞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此託爲老卒之言。末四語，則作者希冀之意。密途猶近途。虺，竟也。韓非子：「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耶？對曰，籩豆所以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故哭。文公乃止。」又韓詩外傳：「昔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意蓋欲國家如晉文公之不捐棄席，田子方之不棄老馬也。魂云古通，謂不愧田子所云也。按宋文帝對北魏凡三次用兵，一在元嘉七年，一在二十七年，一在二十九年，皆無功。而後兩次更遭慘敗。良以臨時周章，養兵無素，遇下寡恩，不能得人死力，故雖有封狼居胥之意，終不免倉皇北顧。明遠此篇之作，蓋有深意存焉。

凡此諸篇，皆南朝二百餘年間樂府之所絕無者。而其感人之深，影響之大，跌宕悲

涼，馳騁縱橫，如驪騮之開道路，鷹隼之出風塵，尤當推明遠少作七言「擬行路難」十八首。以詩中「余當二十弱冠辰，」「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諸語考之，殆遠明弱冠前後所作，並非同出一時。樂府古題要解：「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樂府詩集引陳武別傳云「武常牧羊，諸家牧豎有知歌謠者，武遂學行路難，則所起亦遠矣。」按今傳世行路難，則以明遠詞爲最早。文選以體制關係，未行甄錄，玉臺載其四首。今摘殺於後。其一云：

奉君金卮之美酒，瓊瑤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葡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空聞古時清吹音？

一奉字直貫下四句，天矯無匹。蓋以騷賦之筆調而爲樂府者。零落雉聲，宛轉疊韻。抵，側擊也。柏梁臺，漢武建。銅雀，曹操建。其二：

璇閣玉墀上椒閣，文窗繡戶垂羅幕。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采芳藿。春燕差差風散梅，開幃對景弄春暉。含歌挹涕恒抱愁，人生幾時得爲樂？——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

椒閣者，漢時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四壁。文牕猶綺牕。其三：

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列秦女攜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帷裏明燭前。外發龍鱗之丹綵，內容麝芬之紫煙。——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嘆終百年。

起處如銀河落九天，莫究其源，至末始點出本意。秦女攜手仙，用秦穆公女弄玉與蕭史乘鸞仙去事。其四：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曰有命，曰吞聲，蓋門第社會中不平之鳴。謝元春曰：「不曾言其所以，不曾指其所

在，自唱自愁，讀之老人。」其五：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會有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皆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讀此可見明遠之爲人。按明遠侍郎上書云：「臣北州衰淪，」蓋其時尚門第，故曰孤

也。論語：「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篇中重「息」字韻，漢魏古詩所不忌。其六：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園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啄蠱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

漢樂府：「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但見句句法本此。其七：

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陽春妖冶二三月，從風簸蕩落西家。西家思婦見悲惋，零淚霑衣撫心嘆。初送我君出門時，何言淹留節迴換。牀席生塵開鏡垢，纖腰瘦削髮蓬亂。人生不得恒稱意，惆悵徒倚至夜半。

其八：

劉藥治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我昔與君始相值，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我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索寞與先異。還君金釵玳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

陳胤倩曰：「起句每有遠想，長於託興。」兩意字照射今昔。其九：

春鳥啾啾且暮鳴，最傷君子愛思情。我初辭家從軍僑，榮志溢於雲霄。流浪漸冉經三齡，忽有白髮素髭生。今暮臨水拔已盡，明日對鏡復已盈。但恐羈死爲鬼客，客思寄滅生空清。每懷舊鄉野，念我舊人多悲聲。忽見過客問何我，——寧知我家在南城？——答云「我曾居君鄉，知君游宦在此城。我行離邑已萬里，今方羈役去遠征。來時聞君婦，閨中婦居獨宿有貞名。亦云朝悲泣開房，又聞暮思淚霑裳。形容憔悴非昔悅，蓬鬢衰顏不復妝。見此令人有餘悲，當願君緩不暫忘！」——

寫征人思家之苦，却從過客口中畫出，甚妙。婦居獨宿，本屬一意，然增入二字，頓覺聲態嫵媚，聲調悠揚，省却不得。亦云以下，並過客轉述所聞之詞。其十：君不見，柏梁臺。今日丘墟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雲澤雉棲其中。歌姬舞女今誰在？高墳纍纍滿山隅！長袖紛紛徒競世，非我昔時千金軀。隨酒逐樂任意去，莫令長嘆下黃墟！

長袖承上歌姬舞女，韓非子：「長袖善舞。」非我之我，亦謂歌姬舞女，殆塊死人身而爲衆生說法矣。黃墟，謂地下。其十一：諸君莫嘆貧，富貴不由人。丈夫四十強而仕，余當二十弱冠辰。莫言草木委冬雪，

會應蘇息遇陽春。對酒鼓長篇，窮途命運委皇天。但願樽中九醞滿，莫惜床頭百個錢。直得優遊卒一歲，何勞辛苦事百年？

舉斯十一首，已足概其餘，真所謂一壯麗豪放，若決江河。」（彥周詩話）按晉書八十三：「袁山松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續晉陽秋歌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山松爲東晉末人，孫恩之亂，死於滬濱城，史云山松文其辭句，是亦有行路難之作，惜其辭不傳。然觀此段所載，則知行路難一曲，當晉宋之間，甚爲風行，明遠所作如此，蓋亦有得於聲道之助。

南齊書文學傳：「發唱驚逸，操調險急，靡蕩淫豔，傾炫心魂，斯鮑照之遺烈也。」

「杜工部云：「俊逸鮑參軍。」朱子云：「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遠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陸時雍云：「明遠才力標舉，凌厲當年，如五丁鑿山，開世人所未有。」此雖論其全詩，以評行路難，尤覺切當。胡應麟曰：「元亮，延之，絕無七言，康樂僅六二首，亦非合作。歌行至宋益衰，惟明遠頗自振拔，行路難十八章，欲汰玄浮華，反於渾朴，殺來長短句，實多出此。與玄暉五言，俱北齊人軌轍矣。」又曰：「上地曹劉之逸步，

下開李杜之先鞭。然則明遠行路難，關係尤爲重大，概可知矣。七言至此，蓋已別創一新境界，由板滯遲重變而爲流轉奔放。

統觀上列，可知明遠樂府，其意識體裁，皆與兩漢「感於哀樂，緣事而發」者爲近，而與當時「悅目淫心，喧闐之制」實相遠。謂爲漢樂府大作家，其誰曰不宜。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第六編 北朝樂府 附隋

第一章

概論

北史文苑傳序云：「中州被蕩，戎狄交侵，替猶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闕出矣。然皆迫於倉卒，率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才有優劣，時運然也。」故北朝一代，實無所謂文學，如白有之，則厥為樂府。溯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塞內，其後生晷日繁，實力日厚，輒因忿恨，殺害吏民，漸為心腹之患。晉武帝太康二年郭欽上疏謂宜及平吳之後，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元王荒服之制。不聽。惠帝元康九年，江統作徙戎論，謂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者畏服，強則侵叛，宜及兵威力盛，行諸羌氏於邊境。復不見用。而其時更有八王之亂，方以干戈自相魚肉，五胡之禍，實兆於是。此北朝所由來，亦即北朝樂府所由生也。

北李延壽北史，起於後魏道武帝登國元年，訖於隋義寧二年，而此所謂北朝，則始於南北對峙之初，終於北周禪位，即公元三一八至五八一年。而以隋附焉。在此二百六十餘年中，北朝皆蹉跎於異族，惟就文化方面言，則亦可分爲兩期：第一，五胡十六國之混亂時期。——公元三一八至四三九，此期胡風最盛。第二，後魏，北齊，北周之統一與分治時期。——公元四三九至五八一年。此期已漸染華風。考北朝正式成立樂府，在第一期魏道武帝開國之世，（約當公元三八八），而其發達，則在魏太武帝統一北朝，及孝文帝崇尚華風以後，故吾人敘北朝一代樂府，亦大致可就此種文化之變遷而分虜歌漢歌前後之兩期。

（一）虜歌時期

此爲初期以虜音發表之歌。即後魏道武帝所用之樂章。隋書音樂

志引北齊祖奭表云：「魏氏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皇始

二年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采用，皆委棄之。」又魏書樂志：「太祖（道武帝

）初，正月上日饗羣臣，兼奏趙燕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

樂其所生，禮不忘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凡一百五十章。昏曉歌之，時與絲竹合

奏，郊廟宴饗亦用之。」可知此時所用樂章，乃係一種虜音歌曲，惟魏志所云一百五十

章之真人代歌，至唐時已遺佚泰半。舊唐書樂志：

「北狄樂，其可知者，鮮卑，吐谷渾，部落稽，皆馬上樂也。後魏樂府始有北歌，

不似所謂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時，（魏先世稱代）命掖庭宮女，晨夕曠之。今存者五

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華皇太子。

言：企喻是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辭，此後魏所謂銀羅迴者也。其曲亦多可汗之

人。辭。北虜之俗，呼主爲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趙之際，（代都時）

與：鮮卑歌也。其詞虜音，竟不可曉。」

惟歷代史志，皆不錄其詞，故今則併唐末尙存之五十三章歌詞，吾人亦不可得而見。今

鼓角橫吹曲中猶有鉅鹿公主，企喻二曲名，然其詞非所謂「虜音不可曉」者，自非鮮卑

歌之舊。故此期樂府，實等於零，其真象，已不可得而知也。

北齊按北齊書三十三徐之才傳：「太冑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尙才

典，又御勅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樂

曰：童謠云，周里跋求伽，豹嗣嫁石婆。斬家作媒人，唯得一盞紫綬靴。今太后忽改名，

私所教怪，之才曰：跋求伽，胡言去已。豹嗣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家作媒人，但令

人合葬。自新冢唯得紫綬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綬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霜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觀此，知北齊時猶有一種虜音歌謠，流行社會。唐志謂真人代歌以其詞虜音，竟不可曉者，以此推之，略可窺見一斑。行而不遠，固其宜也。

（二）漢歌時期。此爲後魏以來用漢人語言文字所發表之歌。亦間有後魏以前作品。隋書樂志云：「孝文頗爲詩歌，以勗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又北史孝文帝紀：「太和十九年六月，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又咸陽王禧傳：「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胡違，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爲被髮之人。」此期漢語歌曲之發達，當即在魏孝文前後。今其作品，大部尙存，即所謂「梁鼓角橫吹曲」是也。魏書樂志不載，不知何故。樂府詩集引陳釋智匠古今樂錄云：「梁鼓角橫吹曲，有合喻，瑯玕王，領鹿公主……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皆歌有曲，十曲有歌。是時樂府胡吹舊曲，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雍臺，胡

遵利羗女，淳于王，捉搦，東平劉生，……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總六十六曲。」

三曲有歌者，謂淳于，捉搦，東平。此六十六曲之歌詞，今悉存樂府詩集橫吹曲辭，爲北朝樂府唯一材料矣。

所謂「梁鼓角橫吹曲」者，實皆北歌，非梁歌也。今歌辭中有「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及長安，渭水，廣平，鉅鹿，隴頭，東平，柔津諸北方地名，皆可爲證。按梁武帝有雍臺一首，爲胡吹舊曲十一亡曲之一，（見上引）又隋志云陳後主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是此種北歌，固嘗先後輸入於梁陳，故習匠作樂錄時，因題曰梁鼓角橫吹曲耳。歌是北歌，而保存之者則南人也。後世選詩家，因循不改，鑿以屬梁，不足爲訓。

橫吹曲本爲胡樂，於軍中馬上奏之，自漢武帝時卽輸入中土，李延年因摩訶兜勒一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者是也。魏晉以來，不復具存。而其時所用者有黃鵠等十曲，其辭亦亡。故今所編北朝樂府，乃橫吹曲辭之最早與最地道者。北朝本以朔虜入主中華，崇尚武勇，習於征戰，由其民族性之所近，故橫吹曲獨盛，而與南朝繁淫之清商曲分道

(1) 企喻歌：

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屍喪狹谷口，白骨無人收！
放馬大澤中，草好馬著蹏。牌子鐵補襠，鈹銖鶴尾條。
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補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鈹銖。
第一首，悲壯如讀戰城南。或云是苻融詩，本云深山解谷口，茫骨無人收。融，秦苻堅時人。後二首不甚可解，寫當時士兵之裝束，從軍情形可想。吳且生日：「鐵補襠，乃馬上飾鞍之具。」

(2) 慕容垂歌：

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岸。我身分自當，枉殺牆外漢！
慕容愁憤憤，燒香作佛會。願作牆裏燕，高飛出牆外！
慕容出牆望，吳軍無邊岸。咄我從諸佐，此事可惋歎！

胡應麟曰：「慕容垂歌三首，諸家但注垂履歷，而此歌出處懵然。按垂與晉桓溫戰於枋頭，大破之。又從苻堅破晉將桓仲。堅潰，垂衆獨全，俱未嘗少創。惟垂攻苻丕，爲劉牢之所敗，秦人蓋因此作歌嘲之。則此歌亦出於苻秦也。楊用修謂垂自作，尤誤。」

氏辯歌非垂自作，甚是，蓋首句難通也。又歌詞兩言吳軍，其為指為劉牢之所敗事，無疑。當係秦人嘲笑之什，因用代言，故致混淆。漢者，謂漢也兒。其時軍中，必有漢人。

(3) 紫驪馬歌：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

所謂「出門懷死憂」者也。此歌凡六曲，其後四曲，即拆用漢古詩十五從軍征一首，故從略。

(4) 隴上歌：(雜曲)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驍驄文馬鐵鍔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驍驄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

按晉書載記：「劉曜圍陳安於隴城，安敗走，曜使將軍本先追之，斬安於澗曲。安妻於撫下，言見夷險，與衆共之。及死，隴上為之歌。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則此歌固嘗被諸管絃也。

(5) 李波小妹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北史三十三李安世傳：「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公私爲患，百姓爲之語云云。刺史李安世誘波等殺之。」樂府詩集不收，實亦雜歌謠辭之類。讀上兩歌，具見北人崇拜英雄之情緒。若南人之所歌頌，則香桃葉，芳姿，碧玉，莫愁之類也。與李波小妹同爲當時巾幗英雄，而其行事復卓絕千古，備歷社會之崇拜讚美者，尙有代父從軍之木蘭。其讚美曲卽樂府中三大傑作之一。——木蘭詩。當於本章末另述之。

(一) 羈旅 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斷，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此種作品，最足說明北人「少涕淚」之性格。雖悲痛欲絕，終不似南人活活作以女子態，沒些丈夫氣。

(二) 折楊柳枝歌：(又有折楊柳歌，其第一首，與此全同，惟下馬二字作蹀蹀。)(三) 下馬吹長笛，愁殺復客兒。其意與前二首同，亦言離人。

上馬下馬，正寫行客。一任愁殺，終不掉淚。

(2) 瑯琊王歌：

瑯琊復瑯琊，瑯琊大道王。鹿鳴思長草，愁人思故鄉。

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強！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

末首詞旨甚厚，陳胤倩曰：「奇想，奇語！」身在客中，猶自比猛虎，有氣概。

(3) 隴頭流水歌。古今樂錄：「樂府有此歌，曲解多於此。」又太平御覽五

百七十二引辛氏三秦記：「隴右西關，其阪紆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

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上有清水，俗歌曰：（卽下隴頭歌末首）。按魏晉所用

漢橫吹曲有隴頭，此歌或亦參用漢古詞，非盡作於北朝，亦如紫騮馬之用十五從軍征。

歌凡三曲：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西上隴阪，羊腸九回。山高谷深，不覺腳酸。

手攀弱枝，足躡弱泥。

陳胤倩曰：「念吾二句，情真似國風。五解二語，盡行路之艱難。」鍾伯敬曰：「二弱

字，雨雪饑渴之苦，在其中。「按第一曲之末，古詩源多出「登高望遠，涕零俱墮」二句，未詳所本。豈惟蛇足，竟是大殺風景。又有隴頭歌三曲：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真慘實酸，最足動人。梁陳以還，隴頭之作甚多，皆不及此。脚酸舌卷，行役之苦，心肝斷絕，思鄉之情，然終不以此，歔歔欲泣，故自爾悲壯。

(三)豪俠 禮記中庸：「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鄭注云：「強，勇者所好也。北方以剛猛爲強。」觀史記游俠列傳，若朱家，若劇孟，若郭解諸大俠，無一而非北人，尤足證南北民性之確有不同。此類樂府，卽充分表現北人「剛猛爲強」之本色者。

(1) 企喻歌：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鷗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

首句甚奇，謂欲作健兒也。張蔭嘉曰：「兩向波，言兩向分飛避之，如波之分散也。」胡應麟曰：「今喻歌，元魏先世風謠也。其詞剛猛激烈，如云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等語，真秦風小戎之遺。其後雄據中華，幾盡宇內，卽設歌詞可徵。六代江左之音，率子夜，前溪之類，了無一語有丈夫風骨！惡能抗衡北人？」斯言亦誠哉！

(2) 瑯琊王歌：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

快馬高纏鬃，遙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

第一首，不獨情豪，抑亦語妙。廣平公，姚弼。姚興之子，泓之弟。有武幹，赫連勃勃難起，秦諸將咸敗亡，獨弼率衆與戰，大破之。然好亂，欲殺泓篡之，興病革，聞變，因力疾臨前殿，賜弼自盡。(晉書載記)則其人固甚驍勇。

(3) 折楊柳歌：

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蹴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北史七十辛昂傳：「巴州萬榮郡人反叛，圍郡城，昂於是募通關二州得三千人，倍道發

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趨賊壘，謂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此北周時事。曰作中國歌，然則當時軍中固尚有一種勝歌也。漢兒歌，卽中國歌矣。漢兒一名，爲北朝對中原華人之通稱，意存輕視，如北史六齊神武帝紀：「衆曰：惟有反耳。神武曰：爾鄉里受制，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又卷四十九祖瑛傳：「穆提婆云：孝獻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可知所謂漢兒之真諦，不容吾人自謂。

(4) 東平劉生歌。

樂府古題要解謂劉生不知何代人，齊梁以來爲劉生辭者皆稱其任俠豪放，周遊五陵三秦之地。按此歌殊不類，且不甚可解，姑錄之以存其名。

東平劉生安東子，樹木稀，屋裏無人看阿誰。

(5) 敕勒歌：(雜歌謠辭)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北史齊神武紀：「是時(東魏武定四年)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樂府廣題曰：「其歌本鮮卑語，易爲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然則此歌乃一翻譯作品，雖經翻譯，而一種雄渾闊大氣象，仍

不可掩。

碧雞漫志云：「金不知書，同於劉項，能發自然之妙。」詩叢云：「金武人自不知書，此歌成於信口，咸謂宿根。不知此歌之妙，正在不能文者以無意發之，所以渾朴蒼莽。使當時文士爲之，便欲雕績滿眼。」按史言神武使金唱，廣題亦言易爲齊言，則是舊有此歌，不得直謂金作也。

(6) 高陽樂人歌：

可憐白鼻騮，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盡地作交賒！

「何處鸞鷲來？兩頰色如火。」「自有桃花容，莫言人勸我。」

無錢但共飲，何等慷慨。陳胤倩曰：「猶有結繩之風，北俗故樸！」按北歌古今樂錄云：魏高陽王樂人所作。亦足證鼓角橫吹曲爲北朝作品，與梁無涉。

(四) 閨情 北朝婦女，亦猶之男子，別具豪爽剛健之性。與南朝嬌羞柔媚暨兩漢溫貞嫺雅者並不同。朔虜文化，本極幼稚，男女之別，向無節文，諸如父子同川而浴，同牀而寢，以及姊妹兄弟相爲婚姻，母子叔嫂遞相禽獸，史不絕書。元魏奄有華夏，雖漸染華俗，終帶胡風，故讀此類作品，頗足徵知原始人類對於兩性關係之觀念。

(1) 地驅歌：

青青黃黃，雀石頽唐。槌殺野牛，押殺野羊。

羈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踢地呼天！

側側力力，念君無極。枕郎左臂，隨郎轉側。

摩捋郎鬢，看郎顏色。郎不念女，不可以力！

第一曲不甚可解。以其他三首例之，當亦言情之作，野字可想。老女不嫁，乃至踢地呼天，更無一點忸怩羞澀之態。又有地驅樂歌一首云：

月明光景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

此亦情歌，蓋有待未來之作。不自悲傷，却怪他人，與南朝便有剛柔之別。

(2) 折楊柳枝歌：

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聲，只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

范大士曰：「阿婆不嫁二語，老嫗所能解，而絕不鄙俗。乃知真正俚言，未有不雅者。」

也。鍾伯敬曰：「此等行徑，亦非老女不辦作如此兩孔。」按似無關老少。

(3) 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

郎在十重樓，女在九重閣。郎非黃鸝子，那得雲中雀？

(4) 紫驢馬歌：

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

北俗對寡婦甚不重視，如齊神武帝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間寡婦。(北史神武紀)又崔亮受暉旨，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與壓己爲婢。(北史壽與傳)讀此歌亦略可見。

(5) 捉搦歌：

粟穀難舂付石臼。弊衣難護付巧婦。男兒千凶飽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
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水徹骨冷。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
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
誰家女子能行步。反著袂襪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媪！
男兒千凶飽人手，讀之令人爽然自失。天生句亦「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意，翻觀

得直提了當。老女不嫁只生口，何不早嫁論家計，戀歌中不忘經濟，亦生活環境使然。在此類情歌中，尙有不少輕婉酷似南朝者，當係受南朝樂府影響以後之作。續敘於下。

(6) 淳于王歌：

肅肅河中育，育我須含黃。獨坐空房中，思我百媚郎。

百媚在城中，千媚在中央。但使心相思，高城何所妨？

(7) 折楊柳歌：

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撥郎臂，蹀座郎膝邊。

放馬兩泉澤，忘不著連羈。撥鞍逐馬走，何見得馬騎？

(8) 黃淡思歌：

心中不能言，腹作車輪旋。與郎相知時，但恐傍人聞。

江外何鬱拂，龍舟廣州出。象牙根帆檣，綠絲作幃繆。(舟本作洲)

曹婉轉如子夜讀曲。而黃淡思第二首，其言及江外廣州，殆根本即非北歌。

(9) 幽州馬客吟歌：

炎燄帳中燭，燭滅不久傳。盛時不作樂，春草不重生！

南山自言高，只與北山齊。女兒自言好，故入郎君懷。
郎著素袴褶，女著彩袂裙。男女共燕遊，黃花生後園。

賡帶南朝浪漫氣息定爲北朝後起之作。在政治上，雖南北對立，而在文學上則北朝畢竟爲南朝所征服，如北史柳慶傳：「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麗，逮於江左，彌復輕豔，洛陽後進，祖述未已。」其在樂府，亦正如是。此種軟化之開始，約在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魏書樂志：「昔孝文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得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卽西曲）總謂之清商樂。」一則是當孝文時，吳歌西曲，皆經輸入北朝。又洛陽伽藍記載：「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妓女一百人，盡習一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團扇歌，固吳歌也。又北史魏孝武紀：「帝之在洛也，從妹有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二曰安德公主，三曰蒨蕪，亦封公主。帝內宴，令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旣以明月入關，（遂爲西魏）蒨蕪曰：縈。宇文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則知自南音輸入後，北，卽對之發一濃厚之興趣，好之惟恐不能。故雖婦人女子，亦復出口成誦，明月雙關，尤足爲受南朝吳歌影響之證。則北歌之有此轉變，

誠不足異。除上舉橫吹曲外，雜曲及雜歌謠辭中，亦有此種軟化之作。

(10) 楊白華：(雜曲)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梁書九十三楊華傳：「楊華，武都仇池人，魏胡太后(宣武帝皇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部降梁。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按此事魏書，北史靈皇后胡氏傳並不載，南史則云楊華本名白花，奔魏後名華。核以歌名，蓋可信。

通首隱切姓名，筆筆雙關，分明從吳歌得來。此歌作於胡太后，爲毫無疑。而其風格纏綿若此，則一般民歌之不能無轉變從可知矣。

(11) 咸陽王歌：(雜歌謠辭)

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滿漲彌岸長，行人那得渡！

北史：「後魏咸陽王禧謀反，事洩，禧渡洛水，被擒賜死，宮人爲之歌，其歌遂流於世。」

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竝管奏之，莫不灑泣」。與前楊白華俱不失爲南朝轉錄民歌，已無復北人剛猛之氣矣。

(12) 北齊太上時兒謠：

千金買藥園，中有芙蓉樹。破家不分明，蓮子隨他去。

幾然子夜前溪。此種聲詩之軟化，亦卽異族喪失其固有性質之徵兆，其漸趨衰落，吾人實不難於閨情一類作品中占之也。

(五) 貧苦 顏氏家訓：「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此浮華之氣，大盛於清商，而愁苦之音，獨傳於鼓角者歟？雖作品不多，是資表異，別立一類，亦以爲漢相和之續焉。

(1) 幽州馬客吟：

快馬常苦瘦，勦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

有錢始作人，一語破的，自是閱歷之談，然南人似未夢見。以黃禾能起羸馬，比出有錢始可作人，亦真切。若無錢，則只有作勦兒耳。勦兒者掠取人財物之健兒也。

(2) 雀勞利歌：

雨雪霏霏雀勞利。長嘴飽滿短嘴飢！

此亦諷世之言，人世紛紛，何真不然？韓非子：「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所謂長嘴也。漢樂府：「自惜袖短，納手知寒，」所謂短嘴也。勞利字無義，喻雀喧噪聲。

(3) 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括。食糧乏盡若爲活？救我來！救我來！古今樂錄云：「前云無辭，樂工有詞如此。」樂府詩集又另有一首作古詞：

兄爲官受困辱。骨露力疲食不足。弟爲官吏馬食粟，何惜錢刀來我贖？

陳胤倩曰：「必有實事，情哀詞促。」

(4) 琅琊王歌：

東山看西水，水流盤石間，公死姥更嫁，孤兒甚可憐！

亦橫吹曲中之孤兒行也。民歌發端，每用興語，成於信口，初無含義，故往往與下文若斷若續，此歌亦一例。更有一種純爲聲韻作用者，如北齊盧士深妻崔氏之醜而辭，陳胤倩古詩選引虞世南史略云：「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醜兒面，咒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

紅，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一紅一白，輪流顯倒，只在換韻以起下文。

北朝民間樂府，具如上述。數量雖不及南朝，內容則轉較充實，凡北朝社會狀況，生活形態，民情風俗，皆約略可見，不似南朝之全屬豔曲。而對於異族性格之表現之鮮明，使吾人讀其歌而如見其人，尤足以補史籍之遺闕。惟前期虜音之真人代歌，未經翻譯保存，爲可惜耳。

附論木蘭詩 此詩亦隸鼓角橫吹曲，屬戰爭一類。其時代向成問題，今先錄原詩，然後稍加考究。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一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一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衣裳。當牕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張蔭嘉曰：「木蘭千古奇人！此詩亦千古傑作！焦仲卿妻後，罕有其儔！」西陽雜俎：「明駝千里脚，謂駝臥腹不貼地，屈足漏明，故曰明駝。」帖花黃，謂作黃額妝。古婦勻面，惟施朱傅粉，六朝乃兼尙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鬢裏撥，異作額間黃。」又「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又庾信詩「額角輕黃細安」，是其證。撲朔，跳躍貌。離，不明貌。

按樂府詩集有兩木蘭詩，此其第一首，並題曰「古詞」。後一首與此優劣懸殊，可置辯。關於此篇之時代與作者，則自北宋以還，說亦至不一。大體可分爲兩派：

(一) 以爲唐人作者 主此說者不多，惟古文苑題曰唐人木蘭詩，文苑英華以爲唐章元甫作。英華成書當北宋初年，古文苑，時代或較早。

(二) 以爲非唐人者 主此說者最多。(1)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妻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魏氏雖不信世傳之說，然其意實認爲唐以前之作。(2) 郭茂倩樂府：「古今樂錄曰：「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章元甫續附入。」又豉角橫吹曲敍：「按歌辭有木蘭一曲，不知起於何代也。」而於漢橫吹曲關山月下則注云：「古木蘭詩曰：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按相和曲有度關山，亦類此也。」郭氏雖云不知起於何代，然稱爲古木蘭詩，以與漢樂府相提並論，則其意亦以此篇爲古詞非唐人作甚明。(3) 滄浪詩話：「木蘭詩，文苑英華直作章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4) 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按劉氏次莊，郭氏樂府，並云古詞，無姓名，郭氏又曰：古今樂錄云，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章元甫續附入。則非元甫作也！」(5) 陳胤倩古詩選：「朔氣數語，固類唐人，然齊梁間人每爲唐語，惟唐人必不能

爲漢魏語，以此知其真古詞也！」又云：「木蘭詩首篇甚古，當其淋漓，輒類漢魏，豈得以唐調疑之？」（6）吳日生歷代詩話：「余觀其敘事布辭，蒼括千古，決非唐手所及！」（7）張蔭嘉古詩賞析：「詩中用可汗字，木蘭當是北朝人，前詩則南朝人所作。」至近人對此詩之論斷，亦各不同。姚大榮謂作於隋，（東方雜誌二十一卷二號）徐中舒謂作於唐，（東方二十一卷二號）羅根澤據文苑英華以爲韋元甫作，（樂府文學史）胡適之白話文學史，陸侃如詩史，張爲騏木蘭詩時代辨疑，（國學月報二卷四號）則並定爲北朝作。諸先生之論，皆有所據，惟私意以爲仍屬北朝爲允。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云，木蘭不知名。按玉海一百五引中興書目：「古今樂錄，十三卷，陳光大二年僧智匠撰。起漢迄陳。」樂錄雖未載其詩，然已錄其題，足見作於陳以前。如爲隋唐作，則智匠不得預爲此語。此其一。

詩言天子坐明堂，又言可汗問所欲，天子可汗，自係一人，按東晉明帝世，柔然社崙，已稱可汗，又北歌胡吹舊曲有一慕容可汗曲，並早在元魏前。北朝本以胡虜入主中華，故天子可汗，得以通稱。如謂此詩作於隋唐，則不得稱天子爲可汗也！此其二。

木蘭詩雖蒼爽流麗，然却自樸厚，正係民歌「明轉出天然」之本色。其中如東市買

駿馬數句，朝辭爺娘去數句，雄兔脚撲朔數句，皆語涉奇趣，無理而妙。惟漢樂府中時遇之，唐人絕不解作此種言語，此其三。

古詩歸木蘭詩小注云：「杜兵車行，用爺娘喚女聲等語，而復自注之。草堂舊犬喜我歸四段，亦用此語法，想亦極喜此詩耳！」按杜甫草堂詩：「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胡盧。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溢村墟。」其爲用木蘭詩句法，甚明！故自南宋劉後村詩話卽已指出。蓋詩歌史上之通例；惟有文人模擬民歌，決無民歌反向文人集中作賦也！又按四部叢刊影宋刊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於兵車行：「爺娘妻孥走相送」句，有：「（王）彥輔曰，杜元注云：古樂府云，不聞爺娘哭子聲，但聞黃河之水流濺濺。」與古詩歸「而復自注之」之說相合，則此二語，確爲當。杜甫自注，疑，蓋唐人作詩，下字皆須有來歷，耶娘二字，杜或恐人譏其不雅，故自注其出處。然杜爲盛唐大詩人，向使木蘭詩爲唐人作，豈得稱爲「古樂府」乎？此其四。——清人仇兆鰲杜詩詳注，楊倫杜詩鏡詮，皆引此二語，而奪「杜元注」字樣，殊非是！

木蘭詩首六句，與鼓角橫吹曲折楊柳枝歌「敕敕何力力」一曲，（見上）幾完全相

同，足徵其爲同時同地之作。陳胤倩謂「折楊柳柳歌自是引用木蘭詩，以此知木蘭辭，非唐人作。」孰爲原唱，孰爲引用，吾人固不敢遽下斷語，要其時代則相去必不遠，蓋樂中多有用當時流行之語，稍加變動而綴以新意者，故雷同之辭，往往而有，如漢樂府「西門行之與步出夏門行，西門行之與古詩十九首」去者日已疎」一首，孔雀東南飛之與「豔歌何嘗行，以及本章所述折楊柳枝歌之與折楊柳歌，皆其例。此等處，吾人正可據以推知二者時代之關係。以一時自有一時流行之口頭語，故彼此得以通用。如出唐人必不全然挪用六朝時歌謠。此其五。

木蘭雖不知名。然必實有其人，代父從軍，亦必實有其事，否則決無此傑作。然按之地理，考之歷史，木蘭且必爲北朝人也。蓋北朝尙武，故卽女子亦嫻於弓馬，李波小妹，旣流傳於歌謠，太妃公主，亦見稱於帝紀。（北史齊神武紀）而求之並世之南朝，及後此之隋唐，皆絕無其匹，以此推之，則以木蘭爲北朝女子，木蘭詩爲北朝作品，自屬於事理爲近。張蔭嘉謂木蘭爲北人，詩則南人作，蓋猶狃於以鼓角橫吹曲爲樂歌之謬見，亦未爲確。此其六。

近人以木蘭詩爲唐作者，其根據大致有二：一爲文苑英華。此書本多紕謬，此尤無

稽，不足據，前引彭氏辨證已駁之。二爲詩中「策動十二轉」一語，以十二轉爲唐時官制也。意此乃出唐人竄改。古詩每以流傳之久，不免爲後人點竄，因而帶有不同時代之色彩。此種危險性，尤以樂府詩歌爲甚！以其事之奇，文之妙，音節之美，行之遠而歌之者衆也。如晉樂府原本漢魏古詞，便多增加竄易之處，卽其證。要之，有以上六端，木蘭詩斷乎非唐人作！

關於木蘭自身之傳說，百嘴紛紜，然自陳釋智匠已不能知其詳，蓋無足取信矣。

第二章 北朝文人樂府

北朝文人樂府，斷自元魏以下，蓋自李文遷洛，崇尚華風，君臣唱和，時時聞發，自是爾後，始有可述也。如北史彭城王勰傳：「勰從孝文帝幸代都，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株，帝賦詩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勰時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又魏書十三：「胡太后與明帝幸華林園，尙女羣從於都亭曲，令三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明帝詩曰，恭已無爲勉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其風味乃不減建安。

然卒以南北風氣不同，士大夫爲適應時代環境之要求，競以章表符檄爲先務，而以樂府詩歌爲末技，北史魏收傳：「收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便同兒戲！」則一般可知。故作者及作品皆寥寥。

而在此寥寥之作者與作品中，亦無甚特殊面目，不似民間樂府——鼓角橫吹曲，之能表現北人「剛猛爲勇」之氣。蓋北朝民間樂府，多出胡漢，而文人樂府，則其作者悉

爲漢人，又多醉心南方文學，如邢邵之私淑沈約，魏收之祖述任昉。至於蕭愨，蕭撝，庾信，王褒，則根本爲南人。種族既異，性情自殊，惟剛柔華實之間，亦微有不同耳。故北朝文人樂府，不如南朝，與其民間樂府有直接因果之關係。今次敘之。

(一)北魏 北魏爲樂府者，以溫子昇爲大家。史言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帝嘗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此土。」樂府凡七篇，皆甚可誦。如結襪子：

誰能訪故劍？會自逐前魚！裁紉終委篋，織素空有餘！

首句用漢宣帝事，見漢書。次用龍陽君事，見戰國策。裁紉用班婕妤好詩，織素用古詩：「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織練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四句用四事，而一意貫穿，亦新穎。詩意蓋諷世人之厭舊喜新。又如涼州樂歌：

遠遊武威郡，遙望孤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

路出玉門關，城接龍城阪。但事弦歌樂，誰道山川遠！

按此歌樂府不載，僅偶遺之歟。子昇又有擣衣一篇，頗具蒼莽之氣。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悽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蠶婦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

楊慎丹鉛錄：「字林，直舂曰搗。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臥杵，對立搗之，取其便也。嘗見六朝人畫搗衣圖，其制如此。」詩云秋夜，則此搗衣，非謂水邊可知。杜詩：「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又「新月猶懸雙杵鳴，」則唐時尙爾。蠶婦塞在薊州，晉書慕容皝載記：「於是率騎三萬出蠶婦塞，長驅至薊北。」天狼，星名。雙關郎字。子昇外，王容有大堤女：

寶髻耀明璫，香羅鳴玉佩。大堤諸兒女，一一皆春態。入花花不見，穿柳柳陰碎。東風拂面來，由來亦相愛。

按西曲襄陽樂「大堤諸女兒，」此蓋擬之。樂府不載，古詩賞析以爲清商曲辭中之西曲歌，是也。末語言情甚婉妙，然亦纖巧。王容外，王德有春詞：

春花綺繡色，春鳥絃歌聲。春風復瀟瀟，春女亦多情。愛將鶯作友，憐傍錦爲屏。回頭語夫婿：「莫負豔陽征！」

按子夜四時歌：「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此篇實擬之。與上篇合看，足徵北朝文人所受南朝樂府之影響。

(二) 北齊 北齊作者較北魏爲多，所帶南朝色彩亦較北魏爲重。北齊書魏收傳：

「收每讓陋邢邵文，邵又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我偷任昉！」觀此可以知其意。如邵思公子：

綺羅日減帶，桃李舞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

邵樂府僅存此篇，已足見其風格實與南音爲近。若魏收所作，則字矜句鍊，語豔情靡，尤適宵梁簡文帝。如權歌行：

雪溜添春浦，花水足相流。桃發武陵岸，柳拂武昌樓。

又永世樂：

綺窗斜影入，上客酒須添。翠羽方開美，鉛華汗不沾。關門今可下，落珥不相嫌。翠羽當謂衣，二語殊豔。汗不霑，卽東坡詞「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意。又如挾瑟歌：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筋下成行。

白氏六帖：「魏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筋。」六朝人多以玉筋爲淚，如劉孝威詩「誰憐雙玉筋，流面復流襟。」王褒詩「誰憐下玉筋，向暮掩金屏。」唐溫庭筠詞「淚流玉筋千條，」語本此。以上三篇皆與南朝文士之作無異。他如裴讓之之有所思，哀怨亦不減

南朝。

夢中雖暫見，及覺始知非。展轉不能寐，徙倚獨披衣。悽悽曉風急，曖曖月光微。空室常達旦，所思終不歸。

至若蕭愨，則本爲南人，其發爲南音，尤無足怪。如上之回：

發軔城西時，回輿事北遊。山寒石道凍，葉下故宮秋。朔路傳清警，邊風卷畫旒。歲餘巡省畢，擁仗返皇州。

此篇與前徐陵折楊柳一首，平仄黏貼，皆與五律絲毫不爽。故陳胤倩謂爲「一直是盛唐，固亦南調。」是則近體之形成，實出六朝樂府。初唐沈宋，不過沿波逐流而踵事增華耳。雖無二人者，近體詩之興盛，固已不可遏也。在北齊一代作者中，其不受南朝影響，猶保持北人本色者，唯一高昂，然昂實一赳赳武夫。如征行詩：

鬪鬪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

頗有北歌拙壯之風。異物志：「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俟其欲萌，爲垣以繞之，其臍不可以刀截，擊鼓驚之而絕，因跳鳴食草，以一二百口爲羣。」又如行路難：

春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只言作虎牢。更被處置河橋北。迴首絕望
梗蕭條，悲來雪涕還自薄。

北史高昂傳：「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雖憚昂。神武每申命三軍，爲鮮卑言，昂若在列
時，則爲華言。」讀真詩，則其人可知。

(三)北周 北周一代，南音尤盛，周書十三趙王招傳：「招字豆盧突，幼聰穎，
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招以胡兒而學江南庾信體，則其時風尚可知。惟作者
無聞，招樂府存者亦惟從軍行：

遼東烽火照甘泉，朔北亭障接燕然。水凍菖蒲未生節，關寒檣燄不成錢。

豈不如史傳所云之輕豔，此則文獻不足，無可如何。其可得而敘述者，則皆原屬南
人。

(1)蕭瑄 本梁宗室，侯景之亂，守成都，以周文帝見討，遂歸西魏，周武帝時
爲文學博士。瑄嘗念舊邦，故樂府多身世之感，如勞歌：

百年能幾許？公事罷平生。寄言任立政，誰憐李少卿？

瑄移身北朝，故以李陵自比。又如婦婦吟：

寒夜靜房櫺，孤妾思偏癢。悲生聚繡黛，淚下浸妝紅。蓄恨縈心裏，含啼歸帳中。會須明月落！那忍見床空？

此亦以嬌婦自況者。雖不無故國悲涼之感，終不脫南朝清調。

(2) 王褒 褒初亦仕梁，荊州破，入周。陳胤倩曰：「王子淵詩淹雅，是南朝作家，輒有好句，足開初唐之風。傷心北地，如夏蟬經秋，獨樹孤吟，纏綿不已。」褒樂府凡十九首，其中時代確可考者惟燕歌行：

初春麗景鶯欲嬌。桃花流水沒河橋。薔薇花開百重葉，楊柳拂地數千條。隴西將軍號都護，樓蘭校尉稱嫖姚。自從昔別春燕分，經年一去不相關。無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漠北薊城雲。淮南桂中明月影，流黃機上織成文。充國有軍屢變營，陽史討虜陷平城。城下風多能却陣，沙中雪淺豈停兵。虜國小婦猶年少，羽林輕騎數征行。遙聞陌頭采桑曲，猶勝邊地胡笳聲。胡笳向暮使人泣，長望閨中空佇立。桃花落地杏花舒，桐生井底寒葉疎。試爲來看上林雁，應有遙寄隴頭書。

北史不傳謂褒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梁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詞，江陵爲周師所破，元帝出降，方驗焉。是此篇乃未入周時作。錄之以示七言詩演

進之程序。其出塞，高句麗二首當作於北朝。出塞：

飛蓬似征客，千里自長驅。塞禽惟有雁，關樹但生榆。背山看故壘，繫馬識餘蒲。

還因麾下騎，來送月支圖。

裏以文雅而總兵戎，故多邊塞之作，塞禽二語，非察其境者不能道。高句麗一首，則爲六言，頗極慷慨：

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盃覆盃漼漼，垂手奮袖婆娑。——不惜黃金散盡，
，只畏白日蹉跎！

按塞渡河北詩云：「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此詩亦強作自寬語耳。

(3) 庾信 字子山，在梁時，與徐陵齊名，文並綺豔，故世號「徐庾體。」入周後，作風亦無大變。如對酒歌：

春火煥桃花，春洲藉芳杜。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老馬向渭橋，日隴山頭哺。

山簡接羅倒，王戎如意舞。箏鳴金谷園，笛韻平陽塢。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

何處覓錢刀？求爲洛陽買！

觀渭橋句，當作於北朝。子山詩組織華贍，鍾鍊精工，善於隸事，工於屬對，觀此作可

見。接連，白帽。二句寫酒發狂態。晉石崇有金谷園，漢馬融好吹笛，獨臥平陽塢中。二句寫聲伎。史記貨殖傳：「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又游俠傳：「周人（洛陽）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是洛陽人固善賈也。又如烏夜啼：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賈氏妻。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烏恒夜啼！

按此篇已爲後來七律之濫觴。史記：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晉書：賈滔妻蘇蕙，消發從流沙。蕙思之，織錦爲迴文詩贈滔。子山蓋隱以自喻。觀下怨歌行可證：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回頭望鄉淚落，不知何處天邊？胡塵幾日應盡？漢月何時更圓？爲君罷歌此曲，不覺心隨斷弦。

不直言陷虜思鄉，却託之遠嫁之少婦，固知未變其綺豔之初體。胡塵二句，感慨自深，不無種族之痛。子山六言樂府，又有舞媚娘：

朝來戶前對鏡，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祇疑落花漫去，復道春風不還。少年還有歡樂，飲酒那得留殘！

如謂所來人謂仙怨，西江月，亦次舊詩中一進步也。按北史四十七陽休之傳：「休之弟

俊之，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詞，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然則六言一體，當周齊之世，固曾風行一時。南朝樂府，絕少六言，（惟神竝歌中有之，亦只兩句）。而庾王二子，俱有其作，斯緣南北嗜好不同之故也歟？惜俊之自作，所謂「陽五伴侶」者，今已不傳，亦北朝文人樂府一大損失矣。子山樂府尙多，茲從略。

北朝文人之作，約如上述。其作者既非胡人，而爲中原漢人，且有爲江南漢人者，故其氣味頗與當時民間樂府不相屬。嚴格而論，實無異南朝樂府之副產品。在政治上，北朝統一南朝，在文學上，則南朝統一北朝。庾信之入周，卽爲此種使命之完成。

第四章 南北朝樂府之比較觀

北史文苑傳敘曰：「暨永明（宋）天監（梁）之際，太和（北魏）天保（北齊）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吟咏，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此其故，顏氏家訓已嘗言之：「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銛鈍，得其質直，其詞多古語。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音辭篇）此雖論音辭，然文學之歧異，固亦未嘗不由於此。蓋山川水土不同，斯性質才情各異，故發爲聲詩，亦互有別。一貴清綺，文勝乎質，一重氣質，質勝乎文。而詩歌之道，言之無文，則行焉不遠，北朝文人樂府之消沉，或不解吟詠，或有作而終歸湮沒，如陽俊之「淫蕩而拙」之類，亦自然環境使然也。

其表現此種作風之差異最爲明顯者，厥爲南北兩朝之民間樂府，卽清商曲辭與鼓角橫吹曲。今卽將前此所敘，作一綜合之比較。按大子夜歌：「歌謠數百種，」現所存南

歌，無數百種之多，又後魏太樂令崔九龍云：「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現所存北歌則只數十曲，知兩朝樂府，俱有亡佚，而北朝損失尤重，茲所比較，亦只能就現存者言之耳。

(一)音製 南歌爲淺斟低唱之女樂，出於江南，屬清商。北歌則爲軍中馬上之武樂，來自漠北，屬橫吹。故唐太樂令壁記序云：「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南朝夙尚淫祀，故有祀神之神弦曲，北歌則無有。又南歌有和聲，送聲，北歌亦無有。

(二)形式 南北朝民歌，皆係短章，以五言四句爲主。四言四句體，亦有之，但均不多，此其所同。惟南歌中有五言三句者，如讀曲，神弦等。有五言五句者，如前溪。有五言六句者，如嬌女，聖郎。北歌則並無之。北歌中，有七言四句之七絕體，如捉搦，隔谷諸曲。南歌則亦不見。惟文士擬作，頗尙斯體，如梁簡文，陳後主諸人之烏棲曲，皆七絕。至於六言一體，南北民歌俱寡，南惟道君一曲，爲六言二句。北尙未見，惟文人多好爲之，如陽俊之之陽五伴侶，王褒之高句麗，庾信之舞媚娘。此其所異。

(三)內容 南歌內容單調，純爲男女相悅之情，畫眉注口之事，綺羅香澤之氣。北

歌則較複雜，有寫從軍邊塞者，有寫英雄氣概者，有寫貧人孤兒之痛苦者，有寫兄弟之不相顧者，即屬情歌，其中女性亦似甚樸素，絕無脂粉氣。蓋南北社會環境，風俗習尚，及經濟背景皆不同也。此其內容殊異之有迹而可尋者。竊謂文學作品，必有其三大要素，即情感，想像與思想也。故今更就此三者一比較言之。

(1) 情感 文學為情感之結晶，民歌之可貴，即在有真情。惟其有真情，故雖同為民歌，而仍各具面目。即以南北朝民歌觀之，南人未免兒女情長，北人則多風雲之氣，南人情柔，而北人情剛，一如潺潺溪流，委婉曲折，一如蓬蓬野火，順風而趨，迥不相侔。「拾得娘裙帶，同心結兩頭，」「汗污莫濺洗，持許相存在！」北朝決無此種癡心男女。「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南朝亦決無此種好漢。其在戀歌，南歌如「通夕竟不來，至曉出門望」。一「夜相思，望不來。人樂我獨悲！」「思歡不得來，抱被空中啼！」「一坐復一起，黃昏人定後，許是不來已！」「真乃寸寸柔腸，低徊欲絕。北歌則直云：「欲來不來早語我！」「子不我思，豈無人？更不能悲啼矣。南歌又如：「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願得無人處，回身就郎抱！」「雙眉畫未成，那能就郎抱！」北歌則直云：「女兒自

言好，故入即君懷！」「枕郎左臂，隨郎轉側。」「更不待作爾許周折矣。孔子曰：「食色，性也」。男女相悅，蓋亦自然。惟南朝女子則每猶豫其詞，如云：「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誰能不相思？獨在機中織！」「誰能空相憶，獨眠度三陽？」」「那能聞中繡，獨無懷春情？」北歌則云：「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媪！」「兩言而決耳。一剛一柔，一直一曲之間，昭若白黑。故吾人讀南歌只覺纏綿宛轉，柔情一片，而讀北歌則有時不免眉飛色舞，拍案驚奇！

(2) 想像 想像之發生，由於情感，而此情感之表達，亦往往有賴於想像。李笠翁嘗云：「未有真境之所欲爲，能出幻境縱橫之上者！」此言頗能道出想像之妙用。南歌如：「想聞歡喚聲，虛應空中諾。」「形雖胡越隔，神交中夜間。」「皆極富想像意味。又如：「百鳥園中啼，道歡不離口。」「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攀條摘香花，言是歡氣息。」「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流許。」「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之類，亦以聯想而造語新奇。至如解圍中之隱比，聯想尤多警切。此點確爲南朝樂府一大特色，北歌則大抵敷陳其事而直言之，揣摩之作甚少。故其情歌，視南歌終覺少曲致。

(3) 思想 思想與情感，關係至密切。有一人之思想，斯有一人之情緒，有一時代

之思潮，斯有一時代之情緒。民歌發乎情，止乎情，似不受若何思想之拘束。然細按之，則亦每爲一時代思潮之產物，相和歌辭之不能作於六朝，亦猶清商曲辭之不能作於兩漢也。何以故？以兩漢六朝之思想不同故。兩漢爲儒家思想，故其婦女，有垂死託孤之病婦，有自甘鋪糜之賤妾，有主持門戶之健婦，有不愛多金不畏權勢之羅敷與胡姬，亦皆不失爲性情之正。南朝則儒家思想權威已趨沒落，純爲一種自我享樂之人生觀，今讀其歌，如云：「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冶遊步春露，豔覓同心郎。」「何惜負霜死，貴得相纏綿！」「願得連暝不復曙，一年都一曉！」皆充分表現一種縱情極欲之浪漫心理。北朝雖屬胡虜，然其地固吾中華之舊邦，其民固亦多吾中原之遺民，儒家禮俗，猶有存者，加以生活不似南朝優裕，故其思想轉能注重實際人生。卽如女子情歌，「老女不嫁只生口！」「何不早嫁論家計？」亦必以生活家計爲言。又如「阿婆欲嫁女，今年無消息！」心雖欲嫁，然仍必待阿婆之嫁，不敢如南朝女子之浪漫，「豔覓同心。」嫁之一字，南歌數百首中絕不見，而在數十首之北歌中，却屢見不一見，亦是見北朝仍爲一儒家禮教社會也。至男子方面，南朝與女子同；北朝則爲一初民之英雄思想，故每以「鷓子」「猛虎」等自比，其愛好快馬利刀，乃勝於女色。石勒嘗謂：「大丈夫

夫行事，當端端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北歌時有此丈夫氣概。

因有以上思想，想像，情感三者之根本差異，故風格亦隨之不同，則北史所謂清綺與氣質之分是也。

要之，南歌之數量與力量，皆遠過北歌，惟衡以樂府采詩之本義，則北歌反覺可貴。以其中所詠者，尚泛及於社會各方面，不無卽事箴時之作，不似南歌第爲搖蕩心魂之什也。昔紀曉嵐論東坡詞云：「尋流溯源，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

余於南朝樂府亦云。

第五章 隋樂府

有隋一代之樂府，大致可分爲兩期：卽文帝時之擬古樂府；與煬帝時之擬南朝樂府。前者爲南朝豔曲之反動，而後者則南朝豔曲之餘波也。此兩時期之成因，隋書文學傳敘言之甚悉：「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道揚鑣，其意淺而浮，其文匿而采，詞尙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返，無所取裁。高祖（文帝）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文藝，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卽位，一變其風。」蓋此兩運動之倡導者，皆爲在上之人君，各憑其政治力量，故能於數十年極短時間內，而造成前後兩極端之風氣也。

（一）文帝時之擬古樂府

文帝起自布衣，混一海宇，念創業之艱難，嘆世風之淫蕩，故卽位之初，卽以正音

樂，改文體，務。如開皇九年詔云：「朕祇承天命，濇薄萬方，百王衰弊之後，兆庶澆浮之日，聖人遺訓，掃地俱盡。制禮作樂，今也其時。朕情存古樂，深思雅道，鄭衛淫聲，魚龍雜戲，樂府之內，盡以除之！」又開皇十三年詔：「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禮，競造繁聲，浮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所謂淫聲，繁聲，皆指南朝豔曲。而觀隋書李諤傳，尤足見隋初君臣上下對於南朝香豔文學之深惡痛絕。傳云：

「諤又以瞻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返，於是上書曰：魏之三祖，重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隨！競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損本逐末，流禍壅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僞，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卿大夫，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

在隋初君臣銳意復古之下，一二百年來風靡大江南北之南朝豔曲，乃不能不暫告銷聲匿

跡，可取而代之作，卽爲擬古樂府！於是短篇小體，復變而爲長篇歌行；由男女相思，復變而爲自由抒寫，頗爲曹魏擬古之遺意。今就其內容，分兩方面敘之：

(1) 借古。西京已盛衰，此可以薛道衡，辛德源，何妥諸人之作爲代表。要字類，屬詩音律，樂府凡四篇，皆擬古，其門有車馬客行云：

門有車馬客，言是 鄉家。歡氣有寄信， 歡印檢開。問書看未歸， 行客屢相識。惜問故鄉人， 辭還淚不息， 一宵離 人，下筆 慶國。——寸心 之 鶴，相送 向南 天！

按妥本南人，江陵陷，入周，復任隋，故求二語云然。蓋用曹魏樂府「月明星稀，鳥鳴南飛」句意。於擬古之中，寓身 之感，雖用舊題，仍不失爲 詩！與六朝人擬古，雖鳴高樹嶺但詠雞，鳥生八九子但詠鳥者，判不同矣。辛德源字孝基，擬古樂府亦有數篇，其詩所操云：

秦事傳青閣，拂除乃 幽。散條凝露彩，含芳映日華。已知香若麝，無怨直如麻！不 萎 草，空作眼中花！

魏西操屬琴曲。史書 魏，文帝時不得調，思於林慮山，蒼幽居賦以自寄，此詩以幽關

自喻，猶幽居之旨也。已如二句，寄情於物，有身世之感。荀子：「逢生麻中，不扶而直。」詩：「道之寧人，焉往而不三黜？」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文帝朝數坐事除名，煬帝爲晉王時與道衡有宿怨，及卽位，乃以論世政害殺之。其擬古樂府凡五篇，七言長歌「豫章行」，亦爲借古題自寫幽懷之作：

江南遠接閩甌，山東奚妙屢經遊，前瞻滄嶂千重阻，却帶驚濤萬里流。楓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滌吳洲。君行適度茱萸嶺，妾住長依明月樓。樓中愁思不可斷，始復一窗望。春。鷺鷥水上萍初合，鳴鶴園中花併新。空憶當時角枕處，無復前日畫眉人。照骨金環誰用許？見郎明鏡自生塵！蕩子從來好留滯，不復關山遠迢迢。嘗學流女嫁老牛，莫作如嬌叛夫婿。偏訝思君無限極，誰能欲忘還復憶。頃作王母三青鳥，飛去來傳消息。豐城劍昔曾離，經年累月復相隨。不畏將軍成久別，只恐封侯心已移！

馬縞中華古今注：「晉時牛斗間常有紫氣，張華知非王右之氣，乃是劍氣。乃以雷煥爲豐城令，煥得詔，到縣乃掘縣獄深，得劍兩枚，一送與張華，一煥自佩。後華子越佩過

延平津，躍入水，使人尋之，乃見化爲龍也。煥卒，子亦佩之，於延平津亦躍入水化爲龍矣。（晉書稍異）豈城一句用此事。西京雜記：「戚姬以百鍊金爲彊環，光照指骨。」照骨句本此。

按隋書本傳：「仁壽（文帝）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遠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愀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兼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寶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物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是篇之作，殆爲此事。道衡開皇初嘗聘陳，後又四防嶺表，至是復出爲襄州總管，皆江南地，故借哀章行以自寫耳，非真爲孤妾嗚冤也！史言文帝不欲道衡久知機密，此詩所以有明鏡生塵之嘆。末語頗懷弓藏狗烹之憂。

詩蓋云：「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盧思道征車行，（見後）薛道衡豫章行，音響格調，咸自停勻，體氣豐神，尤爲煥發。」按七言樂府，鮑照以前，多每句押韻，殊欠靈通。自鮑氏行路難行，始變爲隔句押韻，與五言無異，而氣體始暢，然猶時雜硬語，罕用虛字，文句亦不尚排偶也。至道衡此篇，則幾於無句不偶，虛字之呼應，尤蟬聯而

下，如「空憶，無復，」——誰用，自生，」——從來，况復，」——當學，莫作，」——不
畏，只恐」之類，實爲七言歌行演進中之又一階段！

(2) 借古題而寫時事者。此種方法，蓋自曹操開之，至此始復行採用，可以下盧
思道，楊素二人之作爲代表。素字處道，爲隋猛將，與道衡最莫逆，有贈薛播州詩十四
首，爲世所誦。其樂府出塞，卽紀實之作：

漢虜未和親，憂國不憂身。一握并河梁上，窮涯北海濱。據鞍獨懷古，慷慨感良臣。
歷覽多舊迹，風日慘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絕四隣。樹寒偏易古，草衰恆不春。
交河明月夜，陰山苦霧辰。雁飛南入漢，水涵西咽秦。風霜久行役，河朔備艱辛。
薄暮邊聲起，空飛胡騎塵。

隋書素傳：「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又
云：「仁壽初，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是素曾屢出塞，故借古題
以敘其事也。當時薛道衡，虞世基皆有出塞詩，然係和楊素之作，故從略。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涿人。初仕齊，後入周，繼復仕隋，與藪載其逸事一則：「北
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肝。謂北人

食飽，其地無肝，故有此句。思道詩續之曰：其飢分炊飲，同饕餮魚。謂南人無諷，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詩話總龜〕與薛道衡人日之作，同爲北人生色不少。

思道卒年，諸書無攷。本傳：「開皇初，以母老解職，歲餘被徵。……思道陳殿庭非杖之所，朝臣犯笞，請以贖論。上嘉納之。是歲卒於京師，年五十二。」訖無明文。陳胤倩古詩選云開皇卒，蓋忖度之詞。按隋書刑法志：「高祖性猜忌，明察臨下，每於殿庭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回，十年（開皇）尙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庭非笞罰之地。……」志云柳彧等諫，思道當與其事，則本傳所云「是歲卒於京師」者，爲開皇十年也。

思道詩計二十六篇，其中爲擬古樂府者凡十，擬南朝者只採蓮一曲，今舉其七言長篇從軍行：

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犀渠玉劍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平明假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谷中石虎經衝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無消息，朔門迢遞千里。朝來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黑雲起。庭中奇樹已堪攀，塞上征人鬢未還。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

舟，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篋，蒲艦相接，二百餘里。此所謂「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者也。一爲好尙。隋書裴蘊傳：「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儷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煬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庶民，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人樂至三萬餘！」此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者也。今亦析此期作品爲兩種，分別敘之。

（1）因南朝豔曲而填新詞者 漢魏樂府，不事填詞，有之，蓋自吳章昭始，稍後，晉傅玄亦嘗爲之，然其風未盛也。至梁陳之世，則樂府頗以填詞爲能事。如梁武帝，沈約，梁簡文帝諸人之江南弄，四時白紵歌梁鼓吹曲，以及陳後主，徐陵，江總諸人之長相思，皆填詞之作也。填詞之妙用，卽在於能以不同之歌詞，保持同一聲調，煬帝旣醉心南朝豔曲，故多卽其豔曲之聲調而填之新詞。如春江花月夜，陳後主所造曲也，而煬帝填之：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

露含葍氣，春潭漾月輝。漢水逢遊女，湘川值雨妃。

同時，諸葛穎和作一首云：

張帆渡柳浦，結纜隱梅洲。月色含江樹，花影覆船樓。

今後主原作不傳，然以此推之，當亦係當時流行之五言四句體也。又如四時白紵歌，梁沈約所製者也。而煬帝填之。其東宮春云：

洛陽城邊朝日暉。天淵池前春燕歸。含露桃花開未飛。臨風楊柳自依依。小苑花紅洛水綠。清歌宛轉繁絃促。長袖逶迤動珠玉。千秋萬歲陽春曲。

又江都夏云：

黃梅雨細麥秋輕，楓樹蕭蕭江水平。飛樓綺觀軒若驚。花鏡羅帷當夜清。菱潭落日雙鳧舫。綠水紅妝兩搖漾。還似扶桑碧海上。誰肯空歌採蓮唱？

試取沈作白紵歌（見上南朝文人樂府章）對照，即知此爲填詞，沈作七言八句，此亦七言八句。沈作每句押韻，此亦每句押韻。沈作四句換仄韻，而此亦四句換仄韻。同時虞世基有和煬帝四時白紵歌二首，其長安秋云：

露寒臺前曉露清。昆明池水秋色明。搖環動珮出層城，鳴弦鳳管奏新聲。上林葡萄合縹緲，甘泉奇樹上葱青。玉人當歌理清曲。婕妤恩情斷還續。

亦屬填詞者，咸五六兩句稍有變化耳。虞世基外，則文帝時嘗擬古樂府之辭道衡，至
此亦轉而作鹽曲，其昔昔鹽，亦可爲填詞一類。詞云：

垂柳覆堤，蘆花覆齊。六淫芙蓉怨，花一桃李區。採桑秦氏女，織錦賈家妻。
關山別燕子，風月空國。恒飲千金笑，長垂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
飛魂同夜歸，倦寢憶晨起。龍騰雲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遊代北，今歲遊西。
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詩書云：「尋道術昔昔鹽，大是唐人排律。時有失粘耳。」陳胤倩曰：「空梁落燕泥，
固以自然勝。結亦悠揚。」按結句用蘇伯玉妻盤中詩「何惜馬蹄蹄不促。」

考昔昔鹽一調，隋以前不見，樂府列之近代曲，並引樂苑云：「昔昔鹽，羽調曲，

唐亦爲舞曲。」然鹽之爲說，究不可曉。秋窗隨筆云：「隋曲有疏勒鹽，唐曲有突厥鹽
阿鵲鹽，或云關中人謂好爲鹽，故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態吳姬笑是鹽，當
時語也。余杖鼓譜中尚有阿杖鹽。秦人也，今關中語無以好爲鹽者。阿殆唐方言耳。

豈今人與千百年前音同？按好之爲訓，於義無取，或說自不足信。古詩紀云：「支
怪錄載魏三娘工扇畫，又有突厥鹽，貴者鹽……唐人詩媚賴具娘唱是鹽，更考新樂府

骨體，謂之體者，如行、吟、曲、引之類也。〔丹鉛餘錄亦云：〕「梁樂府有夜夜曲，或名昔昔曲。昔，即夜也。〔子，昔昔夢爲君。〕亦曲之別名。〔沈約有夜夜曲，梁簡文帝嘗擬之，皆五言八句體，與此頗類，餘錄之說，不爲無見。〕意此詞蓋衍夜夜曲之聲，故爾文句加多，遂易其名耳。

遺書世篇所稱南朝色彩甚濃，當作於煬帝朝，如作於文帝時，不幾同司馬幼之以華體而被罪耶？劉氏傳記：「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七梁蕃燕泥否？』」據此，亦約可推知其時代。

夫詞之與詞，非有二也。聲雅正者詞不得鄭衛，詞鄭衛者聲亦不侗雅正。此期作者既多采用南朝體曲之聲詞，用其聲，斯不得不擬其詞。聲淫蕩矣，詞之安得而不淫蕩乎？填詞之作，尙有煬帝與王冑之紀遼東，然係自造之新曲，於下節詳之。

(2) 因南朝體曲而造新聲者 隋書樂志：「煬帝大制禮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翔達造新聲，創高廣樂，以夕相送樂，玉女行觴，神仙出客，鬥鷄子，鬥百草，泛龍舟絕曲，將抑摧滅，哀音絕。〔按煬帝嘗羅網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則此種新聲，蓋亦本之梁陳之體曲者，〕是詞極淫綺。今上制諸曲之十者惟有泛龍舟：

舳舻千里泛歸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南江北海西頭。六轡漸停御百丈，暫罷開山歌繼謳。詎似江東堂間地，獨自稱言鑑裏遊。

唐書樂志：「泛龍舟，炀帝江都宮作。」炀帝開皇中嘗嘗揚州總管，故有言旋舊鎮之言。百丈，謂挽龍舟之絲纜。此篇與前庾信烏夜啼，皆足爲七言律之開山。隋書柳賢傳謂煬帝早年屬文，爲庾信體，此或卽效庾信作者。此外，煬帝又有江都宮樂歌：

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榭高明復好遊。風亭芳樹迎早夏，長皋麥隴趁餘秋。綠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躡紫驪。綠觴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州。

與上注龍舟格局相同，不知是否屬同一調。寫揚州風物，語亦工麗。然以天子而流連光景，沉湎酒色如此，又何怪樂戲之州，卽爲殺身之地耶？煬帝尙有喜春遊歌一首：

步緩知無力，臉曼動餘嬌。錦袖淮南舞，寶袿楚宮腰。

在煬帝所造諸新曲中，惟紀遼東二首，頗得樂府紀事之遺意，然而詞旨浮誇，驕亦甚矣。其詞云：

遼東海北剪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鏃散馬牛，旋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乘旄仗節定遼東。倭讎變夷風。清歌凱捷九都水，歸宴洛陽宮。策功行賞不淹留。全軍精習謀。詎似南宮複道上。先封雍齒侯？

按煬帝親征高麗，凡四次，所以大業八年出師爲最盛，帝紀：「八年三月，軍駕渡遼，大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七月癸卯班師，九月庚辰，止至東都。」東都爲洛陽，詩云師宴洛陽宮，當作於是時。賈誼過秦論：「銷鋒鑿鏃，以爲金人十二。」尙書武成：「武王伐殷，自商至於豐。乃假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又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湮谷直通之。」集解：「關塞：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結語蓋用此。雍齒，漢高仇人，高祖先封之，以安定羣臣，詳史記留侯世家。

此詩結構甚別，一句七言，一句五言；上四句一韻，下四句另換一韻；兩首如一。疑與梁武帝江南弄相同，先有吹調而後填之詞者。若下王冑之紀遼東，則分明爲填詞矣。王作亦有兩首，悉與煬帝作相合，茲錄其一：

遼東浪水車馳行。俯拾信神兵。欲知振旅還歸樂，爲聽凱歌聲。十乘元戎纔渡遼。扶藪已冰消。詎似百萬臨江水，按轡空迴鏃？

與原作幾於絲毫不同。查當日煬帝之製此篇，造爲新聲，羣臣附和，如此之作，定復不少，惜皆湮滅，難以證實。然即以本篇所舉諸作觀之，亦足見此時填詞之流行也。

煬帝征遼，役民喪財，實爲隋亂亡之一大原因，海山記載有挽舟者歌一首，足徵役民所發生之影響，錄以資對照：

我兒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飢，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十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勇男，爛此無主屍。引此孤魂回，負其白骨歸？

按隋書大業七年帝紀：「於是遼東戰士及餽運者，填咽於道，晝夜不絕。苦役者始爲羣盜。」又劉元進傳：「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矣，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辱之時，猶死亡大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是行也，吾屬無遺種矣！』是多有亡散。」此歌首云「我兒征遼東，餓死青山下，」則民心之怨毒可知。惜乎，樂府不采詩，使煬帝有以自聞其過，而無誣羣臣如王官豈，又復希意導言作爲諛媚之詞，遂至一再殘民以逞，而卒招滅亡也！

煬帝君臣，既大造新聲，於時民間，亦競賭異曲，舊唐書樂志：「踏搖娘生於隋

末，隋末，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懷其妻，其妻美色，善歌爲怨苦之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弦，因寫其夫之容，妻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近代
段人，頗改其度，非舊旨也。一惜其曲詞不傳，傳者有丁六娘之詞案：

裙裁孔雀羅，紅綠相參對。映一蛟龍錦，分明奇可愛。粗細君自知，從郎索衣帶！
爲性愛風光，偏憎正夜促。曼曼腕中嬌，相看無厭足。慵慵不耐眠，從郎索花燭！
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落盡。欲作勝花妝，從郎索紅粉！
二八好容顏，非意得所關。蓬萊欲一折，尋枝倒顛攀。欲呈鸞織手，從郎索指環！
丁六娘不詳，樂作隋丁六娘，引樂苑云：「十索，羽調曲也。」一謂爲十索，只得其
四，當係遺佚。樂府別載無名氏十索二首，古詩紀據選詩拾遺亦作丁六娘，詞云：
含嬌不自舞，羞眼遙相望。無那關情伴，共入同心帳。防人眼多，從郎索錦障！
蘭房下翠幃，遠帳寄鴛鴦。懷情宜共暢，密意須同寢。欲共作纏綿，從郎索花枕！
亦子夜讀曲之流也。

晉之樂府於隋煬帝，又一變而爲南朝豔曲之天下，一復前日綺羅香澤，風雲月
露之舊觀，漢魏遺意，實極蕩然。迨有唐社工部出，創爲新樂府一體，超然於音樂之

外，始克繼絕存亡而加以摧陷廓清焉。

嗚呼，第觀有隋一代之興亡，而有以知夫聲詩之道，實與政通！

校勘者：章學義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青年文庫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本書每冊定價

生料紙 本國幣 五元
熟料紙 六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蕭 滌 非

發行人

劉 百 閱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刷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刷廠

中央圖書館



791456

